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07689832 9

語言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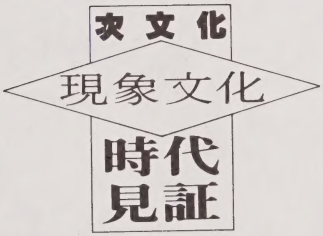
港式廣府話研究

次文化堂・現象文化
吳昊

I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076898329


次文化
現象文化
時代
見証

次文化香港學叢書

現象文化系列之十二

俗文化語言（I）

吳昊著

次文化堂出版

——次文化現象文化系列⑫

俗文化語言(Ⅰ)

作　　者：吳　昊

社　　長：彭志銘

發 行 人：黃世豪

出版顧問：馬傑偉

發行經理：鄭偉龍

編　　輯：馬適之

助理編輯：陳喜萍

封面設計：原秋白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 612－618 號
好望角大廈 10 樓 1009 室

電　　話：7805625

印　　刷：友聲國際印刷有限公司

總 經 銷：利源書報社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4 年 4 月初版

書　　號：SCB164

ＩＳＢＮ：962-7420-05-22A

定　　價：HK$60

©一九九四年　版權爲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複印、轉載或其他用途。

＊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香港話大系》宣言

香港俗話，過去的不斷湮沒，現在的又不斷增加，眞是浩如煙海，其天地之大、堂奧之深，非要作長時間收集、整理和研究，還動用大量人力物力，不能有顯赫成果。

查香港俗語出處，源廣流闊，簡直百川滙海，絕對字字有所本，可能來自：

（1）古代漢語；
（2）廣東地區方言（例如客家話）；
（3）外省語（例如上海話）；
（4）外國語（例如英語）；
（5）書面語；
（6）歌謠（例如童謠、民歌）；
（7）背語（即行頭話、術語）；
（8）格言、諺語；
（9）俏皮話（例如歇後語）；
（10）口頭禪；
（11）穢語（俗稱「粗口」）；
（12）江湖切口（例如黑社會暗語）；
（13）佛道眞言；
（14）生活文娛詞彙；
（15）地名及人名等。

次文化堂勇敢地踏上第一步，陸續出版一系列研究香港俗語的書籍，更呼籲各界文化友好、前輩老師一起在遼闊的俗話境地上耕耘，羣策羣力，衆志成城，支持我們，讓《香港話大系》能包羅萬有，對過去的發掘鉤沉，對現在的網羅保留，能一本一本的出版下去，謝謝！

前　言：龍種與跳蚤

香港俗話，多姿多采，它承繼粵語俗話的寶庫，亦能大量開創自己的空間，只可惜在過去甚少有學者著書立說，窮源竟委，以致很多俗話失去了出處，甚至淹沒不爲人知。

清朝錢大昭撰《邇言》，沈濤爲之序說：「豈知街談巷語，亦字字有所本，世之人習焉不察。」

沒錯，俗話者應是字字有所本源才對。

世人認爲廣東及香港俗語，無字可寫，無文可讀，無書可據，實在大錯特錯。其天地之大、堂奧之深，非要作長時間研究，不能有甚麼成果。字源錯綜複雜，但趣味盎然，本人力微智弱，初步探源，亦有所發現關於廣東及香港俗話出處有來自：

古代漢語、中國各地方言、洋爲中用的外國語、各行各業的隱語、黑社會背語，甚至佛偈禪話和地名、人名等……

簡直不能一一舉例闡明，就舉有關地名、人名產生的俗話爲例，舊時香港人一談及某某人「孭鏟」，就會贈他一句「害死亞堅」。這亞堅究竟是誰？

原來他就是香港開埠初期的警務處長威廉・堅（中區街道「堅道」以他爲名），他到任時香港盜賊如毛，有一次竟連港督官邸都被小偷光顧，亞堅就被港督責難，認爲辦事不力，差點「燉冬菇」，這就是「害死亞堅」一詞來源了。

此所以，香港的俗話天地是妙趣無窮的，它橫得文字學、民俗學、掌故軼聞、歷史文化、人物地理的範疇，你可以嚴肅的處

理，大做學問，但又可以作談笑的資料，領悟點人情世故。

我與次文化堂出版人彭志銘兄已經極盡努力，耕耘於遼闊的香港俗話荒地上，實在力量有限，錯誤難免……但所出版之書，目的是拋磚引玉，希望獲得前輩反應和加以斧正，最重要者，請向我們提供更多的線索，網羅更多的香港俗話……。

海涅的詩句：「我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

眞的如此，我們是萬大不願意的，我們要把詩句改爲：「我播下的是蚤種，收穫的卻是恐龍。」

希望羣策羣力，我們的香港俗文化語言系列能夠一本一本的出版下去，我只是開始，也希望有志者能背負起這個沉重得使人窒息的包袱，努力下去。

吳昊　序於香江　1994.3.

目錄

巴閉 …… 3
夜冷 …… 5
波 …… 7
嗲 …… 9
中心 …… 11
搞 GAY …… 12
搞 GAG …… 14
好 CHEAP …… 15
扮 COOL …… 16
落 D …… 18
FEVER …… 20
開 P …… 21
油脂 …… 22
杯葛 …… 24
摩囉 …… 25
T 恤 …… 27
搖搖 …… 29
咕喱 …… 30
三文治 …… 32
沙甸魚 …… 33
揨佢走 …… 35
士鐸舖 …… 36
的確涼 …… 37
卡拉 OK …… 38

打老虎 …… 39
賣大包 …… 40
坐花廳 …… 42
起牒腳 …… 43
蟲蟲飛 …… 45
棚尾拉箱 …… 46
落雨收柴 …… 47
華秀隻狗 …… 48
舉獅觀圖 …… 50
鹽倉土地 …… 51
三衰六旺 …… 52
豬籠入水 …… 53
蝨虼擔枷 …… 55
木屋泰山 …… 56
三年唔發市 …… 58
咸豐年咁耐 …… 59
水鬼升城隍 …… 60
苦過金葉菊 …… 62
賊劫火灰船 …… 63
唔食廣東米 …… 64
五窮六絕七翻生 …… 65
唔理三七二十一 …… 67
做媒 …… 68
唔做媒人三代好 …… 69

茄喱啡 …… 71
花 …… 73
女郎 …… 74
尤物 …… 76
奶媽 …… 77
肉彈 …… 78
梅香 …… 79
後生 …… 80
市頭 …… 81
外江佬 …… 82
戲棚仔 …… 84
兩公婆 …… 85
仔 …… 86
佬 …… 87
摩登保鑣 …… 89
三行仔 …… 91
土鯪魚 …… 92
阿飛 …… 94
鼠摩 …… 95
二五仔 …… 96
扯皮條 …… 97
大耳窿 …… 98
拐子佬 …… 99
臘鴨蟲 …… 100

皇帝 …… 101
行 …… 103
勒 …… 104
髡 …… 105
鼕 …… 107
樽 …… 108
軒 …… 109
江湖 …… 110
花紅 …… 112
架鸑 …… 113
水腳 …… 114
墨超 …… 115
風爐 …… 117
一雞 …… 118
羅庚 …… 120
蛋鏾 …… 121
雜碎 …… 122
私己 …… 125
間隔 …… 126
打烊 …… 127
買水 …… 128
路數 …… 130
路邊社 …… 131
有冇鐳 …… 134

老番冬 …… 135
角落頭 …… 137
盲公竹 …… 138
波蘿蓋 …… 140
一篤痰 …… 141
口立濕 …… 142
神砂・濕柴 …… 143
月份牌 …… 144
夾餸 …… 146
出恭 …… 147
定 …… 148
踭墩 …… 149
踭墩樓 …… 150
揸甌 …… 151
沏水 …… 153
學樣 …… 154
睺到實 …… 155
督波 …… 156
吃苦頭 …… 157
搵快錢 …… 158
揚衰佢 …… 159
識認 …… 160
傾偈 …… 161
修整 …… 162

畀和俾…… 163
催谷…… 164
谷到爆…… 165
科錢…… 166
沖涼…… 167
諗掂佢…… 168
冧…… 169
戚、橦、棟…… 171
拿手…… 174
瞓…… 176
撈飯…… 177
煞氣…… 178
講古…… 179
抹面…… 180
問到篤…… 181
糴米…… 182
帐…… 183
揇…… 184
頻能…… 185
冇碇企…… 186
制得過…… 187
揸手 PAIR …… 188
掠水…… 189
覘…… 190

斟斗…… 191
打機…… 192
酧…… 193
白灼…… 194
打救…… 195
出馬…… 196
匝…… 197
變卦…… 198
扠…… 199
頂缸…… 200
轉彎…… 201
做人情…… 202
打九九九…… 203
打戲釘…… 204
打眞軍…… 205
演全武行…… 206
嚏…… 207
擦番餐…… 208
擺路祭…… 209
心照…… 211
[illegible]展牀[illegible]展蓆…… 212
趯得就趯…… 213
參考書目…… 215
作者簡介…… 217

俗文化語言・I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1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 Toronto, Canada • M5S 1A1

巴閉

論俚語之多，俗話之博，文化之雜，我哋嘅香港話比傳統廣東話更爲趣怪刁鑽，因爲香港話一來繼承廣東話之精髓，二來經常消化西方文化，三來隨社會與傳媒演變，存舊創新兼而有之，好值得查根究底一番也。

本臭皮匠將會好努力咁進行有趣的香港話逐個捉，有新有舊，兩樣都會兼顧，諸位看官，小弟只係班門弄斧，唔好當我好巴閉呀！嘿，由乜嘢香港俗話講起好呢？

既然剛才提過「巴閉」，咁就由巴閉講起。到今時今日，香港人仍然好興口邊掛番句：

「乜好巴閉咩？」

「嘩，唔好嘈得咁巴閉喇！」

「做乜巴巴閉閉啫？」

「巴閉」係來自廣州話，很久很久以前係學習自印度話。要知道廣州早到漢朝時代已經與東南亞及中東等國家人民通商，那些印度商人說話相當嘈吵，經常叫着：「BAP RE, BAP RE！」（意指「我的天呀！」「OH,FATHER！」）於是廣州人就學佢哋咁講，講吓講吓就演變成今之「巴閉」了。

持咁嘅講法，係英國駐上海之副領使官兼中國通HERBERT A.GILES所說。他一八八六年出版一本字典形式的書

《與遠東有關事物之參考字彙》（《A GLOSSARY OF REFERENCE ON SUBJECTS CONNECTED WITH THE FAR EAST》），提出了一個英文字BOBBERY，係源出自廣州話「吧蔽」（即「巴閉」），再轉化爲洋徑濱英語，流傳到今時今日也。

如果唔信，你可以攞本大英文字典翻開查BOBBERY，睇下點解？意思係：「嘈吵，亂發聲音騷擾別人。」

係唔係同「巴閉」之意甚爲接近？

上世紀中外經商繁密，那些十三行商人略懂英語，有時當着洋人面顯威風，便操唔鹹唔淡英語及廣東話夾雜，責罵他的下人們：「WHAT FOR YOU巴巴閉？」

當然那些洋商聽到莫名其妙，但聽聽下又覺得極有趣，「巴巴閉」就被英文創作爲BOBBERY；跟着學起那些華商口吻罵人：「WHAT FOR YOU BOBBERY MY？」

如果HERBERT A.GILES講法成立，「巴閉」此語就認眞巴閉，來自印度，變爲廣州話，再由廣州話變爲英語，簡直係「跨文化」大接觸也。

夜冷

「夜冷」，香港話仍然有講：「擺夜冷」，即係賣舊嘢，其出處簡直考死人也。

說到這裏，有必要先賣個關子，某日電視某綜合性節目的資料搜集員想找尋「夜冷」之語源，請教於一名前任大專歷史系講師，他解曰：「可能出自宋代社會，其時富戶子弟敗家，爲了生計，又礙於體面，便半夜拿些東西擺賣，其時既夜且冷，於是就叫『夜冷』也。」

唉，究竟應唔應該信呢？

於是，我翻閱HERBERT A. GILES著《與遠東有關事物之參考字彙》（A GLOSSARY OF REFERENCE ON SUBJECTS CONNECTED WITH THE FAR EAST），赫然有珍貴發現。

該書有「YE LANG」（中文寫作「□夜□冷」）一條，寫得好清楚其出處，係來自葡萄牙語LEILAO，其意思係相等英文之AUCTION（即「拍賣」）也。

這葡萄牙語非直接傳到廣州，而係兜個大圈，先傳去馬來西亞，變咗馬拉話「LELANG」（當地解作「叫賣」及「拍賣」），再傳到廈門話仍叫LELANG，而汕頭語即轉化爲「LOY-LANG」（中文寫作「嘹嚨」），到了廣州之後始叫做「夜冷」。

可見語言轉化之來由，路程迂迴曲折也。

另外，「夜冷」一詞，有可能是由「喊欄」一詞異變而來的。

欄者，批發買賣市場的別號，如魚市場叫做「魚欄」、菜市場是「菜欄」、買生果的叫「果欄」……等等。

現在的公開拍賣，俗稱爲「喊欄」，取其在欄內（場內）高聲叫喊拍賣之意。由於拍賣的東西，多是舊物，所以，「喊欄」一詞，便成爲買二手貨的代名詞了。

何以「喊欄」又會變爲「夜欄」呢？

二、三十年代，北京西直門附近有一個出售古玩字畫的市集，因爲擺賣者是凌晨半夜才開檔，天亮前收工，故稱之爲「鬼市」。鬼市內出售的東西，多是古物，如舊玉瓷器、金石篆刻、佛像字畫，甚至古老鐘錶等等，交易方式，以「開天殺價，落地還錢」的討價還價來達成買賣，相等於現今的「跳蝨市場」。又由於它是夜間的「欄」場，廣府話便稱爲「夜欄」也。

廣東人愛借音寄意，遂將「冷衫」（毛衣）的「冷」字取替了貿易場地的「欄」，這是絕對值得研究的。

波

「唉，世界杯進入高潮，半夜唔瞓睇波，變咗熊貓眼也。」

沒錯，香港人愛稱「足球」爲「波」，乃係音譯自英文FOOTBALL的BALL，計有「踢波」、「打波」、「好波」、「唔係波」等整個系列之多。而世界杯所踢的波，就叫做「世界波」，四年一次盛事，香港觀眾深夜守着電視機睇波，睡眠不足，一對眼睛全布黑圈，此之謂「熊貓眼」也。

查足球之「波」，係源出於中國，漢代時已有，稱「蹴鞠」，這「蹴」就是踢的意思，其時已懂設立足球場（稱「鞠域」），而且還有人專職球門呢。

當時還有人寫了全世界第一部足球專著叫《蹴鞠》，可惜已經失傳，而班固《漢書・藝文志》把它列爲兵書：「蹋（蹴）鞠兵勢，所以陳武事。」

沒錯，踢波重視布陣和攻略，十足兵士上陣交鋒，所以列爲兵書。

無巧不成話，踢波風氣在古希臘相當流行，除了運動，亦被視爲慶典，在荷馬的史詩中已有記載，而且柏拉圖的《THEAETETUS》有清楚的收錄。

「嘩，佢打茅波呀！」香港人稱「足球」爲「波」的BALL，乃源自古英語BEALLU（即歐語詞系BHEL，「膨

脹」之意），演變爲中古英語BAL。沒錯，中古英國非常流行踢波，一一七五年英國已有文獻記載。英國人視爲狂歡節的重要喜慶活動。

一三一四年四月十三日，英皇愛德華二世下令禁波，何解？愛德華認爲：「因爲，許多人圍着球擁擠碰撞，使市內人聲吵鬧，會導致上帝都反對的壞行爲的發生。」

嘩，踢波竟被視爲得罪上帝，未知今之世界杯如何看法？

不過，人民喜愛，禁無可禁，最後還是被迫解除禁令。

第二次大戰之後，香港人熱愛踢波，波壇名家輩出，而睇波之人風起雲湧，連帶球王比利都要來港獻技，不過進入八十年代香港波友竟盛極轉衰，一蹶不振也。

順帶一談，香港人愛稱婦女胸脯爲「波」，亦與足球有關，嘩，足球般大的乳房，當然係「波霸」也。

嘜

香港話「嘜頭」個「嘜」字，趣怪得來，好多變化，值得一談。

上世紀廣州人與英國商人做生意，立刻學懂一個外來語MARK（指貨品包裝外面所做的標記，後來發展到所謂「商標」的TRADEMARK），於是就音譯爲「嘜」（有時寫作「嚜」或「嘜頭」，有時寫作「嚜頭」）了。

所以，這「嘜」字在省港澳好早就成爲商品「牌子」的俗稱，例如稱某香水做「雙妹嘜」，稱某手表做「梅花嘜」等。

唉，其實有點不公平，因爲替商品加個「嘜頭」者，最早乃係我們中國人。

北宋時期濟南有一家姓劉的針舖，以白兔商標，銅板印刷着白兔搗藥圖，門前大招牌寫着大字「濟南劉家功夫針舖」，兩側寫着小字「認門前白兔兒爲記」。用今之語辭，就係「白兔嘜」也。

至於英國最早的商標，要到一四七三年出現在倫敦街頭的張貼印刷招紙上，比我們的劉記針舖商標要晚好幾百年呢！

暫且擱下此筆商標胡塗帳，講番下我們香港人如何運用「嘜頭」於俗話之上：「睇佢個嘜頭，好人有限喇！」

「嘜頭」竟然脫離商品，落到去形容人的「德性」、「品格」，甚而「相貌」上來了。

把人當商品辦，略帶點侮辱感，而侮辱得來又幾抵死也。

有關「嘍頭之人格化」系列如下：

「掘嘍」，民初時期出現，男人剪辮之後一頭散髮，時人譏之怪相，取其「掘尾」（外國人稱這條辮子做「豬尾」）之意。

「蓆嘍」，指瘋狂迷戀大戲老倌者，多數係女性，因戲院大堂之靚位屬貴妃牀，日日捧場坐於其上，十足「磨爛蓆」。另外還有一譏諷意義，因此等女戲迷肯自動獻身給老倌與他睡覺，即甘願做「老倌之蓆」（「俾佢瞓」咁解），所以叫「蓆嘍」。

「B嘍」，指大酒店開門之侍應，通常由小童或少年爲之，洋人稱BOY者，「B」FOR BOY也。

「波嘍」，五十年代出現，其時潮流興踢波（足球）睇波聽波，這些波迷（或球迷）曾被戲稱「波嘍」了。

好了，所謂「掘嘍」、「蓆嘍」、「B嘍」、「波嘍」等已成明日黃花，唔會有人再講，屬掌故資料。

但「豬頭嘍」、「傻仔嘍」依然有講，其意乃諷刺別人愚蠢也。

中心

「點解咁耐冇上來中心玩嘅？」

「中心」含義甚多，可能係指「社區中心」、「老人中心」，又可能是色情架步，諸如「指壓中心」、「靜電中心」等。

「中心」，五十年代香港人自英文CENTRE直譯過來的，意謂「讓市民能集中在一起的活動中心地點」也。

考本港最先使用「中心」一詞的機構，就是「成人教育中心」了。在五十年代初，政府鑑於戰爭影響，中途停學的青年人極多，於是效英國制度，設立成人教育幫助他們。因爲這並非正統學校，除有英語班外，還有音樂和遊藝等活動，甚至有教交際舞的，像個文娛活動的集中地，當局就直譯爲「成人教育中心」。這是「中心」一詞的起源。

當時的「成人教育中心」是附設於各區的官立小學內，活動時間是晚上，由於辦得好，吸引很多成年人，「中心」一詞就流行起來。時人經常說：「食完飯，去中心！」

此後，各種「中心」紛紛出現，如青年中心、社區中心等，竟連商業大廈或商場等都以「中心」命名，未幾，那些色情場所，也打着「中心」做招牌，污染其原來之精神面貌也。

搞GAY

唉，末世香港，人慾橫流，連同性戀都多了起來，近幾年便有新興口頭禪「搞GAY」，一中一西，相映成趣。

研究性史的學者都會告訴你，男女同性戀歷史悠久，但礙於社會道德觀念保守，只能偷偷摸摸地進行，直到本世紀才逐漸「開放」——特別係美國社會。

於是HOMOSEXUAL這個字被認爲不雅觀，都想找另一個英文字代替。一九二五年，《綜藝》舞台季刊雜誌創QUEER一字代表「同性戀」。一九五三年，美國同性戀界流行GAY字。

所謂GAY者，原本係中古法語，意指「歡樂」，非常優雅，「同性戀係GAY，GAY係快樂」，多好呀。於是GAY字大受歡迎，一講就講到今時今日，同性戀者，通稱GAY GUY；同性戀酒吧，通稱GAY BAR。

傳到來香港，便有「GAY佬」此趣怪香港話，「GAY佬」搞同性戀行爲，就叫「搞GAY」。愛滋病出現後，趣怪香港話有新猷——「AIDS佬」是也。

同性戀者係有自己一套語言的，其中亦有一兩句「暗語」在香港流行，所以有必要向大家介紹。「我地搞S AND M好嘛？」某GAY佬提議。嘩，點解法呀？「S」係SADIST（「虐待狂」）簡寫。「M」係MASOCHIST（「被虐

狂」）簡寫。所以，如果你跟嗰位GAY佬返家，嘿，慘到極，皮鞭刑具對待，打到遍體鱗傷也。

據 DAVID REUBEN 名著《EVERYTHING YOU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SEX》指出，「S AND M」係最危險的性變態行爲，染有這種癖好者性格殘酷，適宜做暴君的行刑者或劊子手，希特拉的「蓋世太保」都是這類人充當。

跟着要講嘅係「CAMP」字，有陣子，香港前衞文化人都愛說：「好CAMP呀！」或者「佢都幾CAMP㗎！」

此「CAMP」係指「扮有型，扮有文化」之意，但以前唔係咁意思，只解作「同性戀」。所以，有人指那些女人型的男人爲：「佢CAMP CAMP哋㗎！」

所謂「CAMP」，源自意大利文CAMPEGG-IARE，表示「從背景站出來」——即係「與別不同」，因爲「搞GAY」係「出衆」之舉也。

搞GAG

「冇厘正經，喺度搞GAG呀！」

中英夾雜之趣怪香港話，在坊間流行常用的頗多，現突然想起七十年代末期曾經流行過一陣子的「搞GAG」。

但凡講到某人行爲滑稽，態度玩世，毫不認眞，說話惹笑，就叫做「搞GAG」，而此類人，則稱之爲「GAG佬」。

英文GAG，係解作「笑話」，以前香港人好少會用此GAG字，多得電視文化推廣，因爲其時之GAG SHOW（「笑話節目」——以許冠文《雙星報喜》爲先驅）大行其道，亦成爲影視界行語，諸如「有冇GAG呀？」「快啲度GAG喇！」「慘，GAG盡人亡」等。

此GAG字，係由中古英語GAGEN（「笑到氣咳」之義）和中古法語GAGA（「愚蠢老人」）所演變出來，在現代漢語，就譯作「笑話」了。

在我國，首先把「笑話」作爲詞條列入的，首見於一九三七年版《國語辭典》，解釋有二：一、能引人發笑的言語；二、輕視人之意。

「輕視人之意」即今之「笑話他人」，指的是「笑話」的動詞用法，亦即「搞GAG」。

但進入八十年代初，「搞GAG」又演變爲「搞笑」也。

好CHEAP

「佢呀？又老土，又CHEAP㗎！」

「嘩，好CHEAP呀，直情係CHEAP霸呀！」

中英文夾雜之趣怪香港話，「好CHEAP」、「勝在夠CHEAP」、「CHEAP霸」等一系列傾巢而出，此乃七十年代中期才出現，流行至今。

英文CHEAP係「平」、「賤價」咁解。記得當時有間相當規模的電器舖，其廣告宣傳語句係搵個男人呱呱叫：「買電器呀，平霸喇！」（「平霸」，乃該電器舖的店名。）

港人曾一度稱那些賤格、老土、尷尬之德性爲「平霸」。

而「平霸」後來又發展爲「CHEAP霸」也。

「平霸」，英文亦有，叫做CHEAP JACK，此位阿JACK仁兄喺舊時英國社會，做其流浪百貨商人，每到一地攤開貨物，講價還價，結果購物者都以低價買到……

古時羅馬有句「CHEAP AS A SARDINIAN」，原來當時興奴隸市場，沙迪利亞人被俘擄之後，由人口販子運到羅馬市集，給買家評頭品足，逐個拍賣。唉，人到此時賤過爛泥，乜嘢尊嚴都已喪失，所以就有「賤過沙迪利亞人」之語，簡直是「CHEAP過平霸」也。

扮COOL

「着番件飛機恤，戴番副墨鏡，一於扮COOL可也！」油脂文化帶來「扮COOL」潮流。

香港話近幾年流行講「扮COOL」。

所謂「扮COOL」，一般認爲係「扮有型」咁解，其實係唔止咁簡單也。

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這個COOL字就非常流行，特別那些不滿現實反抗機械主義的流浪詩人、作家、思想家等，用之作口頭禪，每日講十幾次：

「COOL IT，MAN！」

「BE A COOL CAT，MAN！」

以前只有黑人講嘅COOL乜COOL物，竟連白人知識分子都學講。此COOL係指「冷漠」、「不參與」、「冇興趣」、「沉着氣」，係對當時非人化社會作消極反抗之態度。

這一羣扮COOL的知識分子愛自我放逐於大路上，得閒就躲在下等酒吧吸大麻，聽COOL JAZZ。

乜嘢叫COOL JAZZ？亦係源自黑人，他們彈唱爵士樂曲，愛無譜而爲，愛即興而發，充滿個人風格，可譯作「冷爵士樂」。他們就稱自己爲BEAT GENERATION（可譯作「打垮的一代」），BEAT係意指「被打敗」，又指「音樂節拍」（特別「冷爵士樂」），乃係扮COOL之先鋒也。

一九五九年，JACK KEROUAC的小說《大路上》（ON THE ROAD）威震文壇，BEAT GENERATION就好像發表了宣言，爲世人所知。KEROUAC宣稱：「BEAT GENERATION基本上就係宗教的一代！」

嘿，嘿，咁玄妙，究竟屬乜嘢宗教？就係佛家的「禪」。那一班知識分子如JOHN CLELLON HOLMES，GREGORY CORSO，WILLIAM BURROUGHS和ALLEN GINSBERG等，熱愛中國唐代詩僧寒山子的詩，一邊聽「冷爵士樂」，一邊抽大麻，一邊談禪機。他們的禪就叫做BEAT ZEN。

「禪」係扮COOL之精神面貌，因爲夠冷漠、夠疏離、拒絕參與，虛無縹緲得來又可以有所頓悟，當頭棒喝，COOL得來好過癮也。

所以，其時之扮COOL唔等如今之扮COOL，今之扮COOL只將外貌扮到有型，毫無實質之COOL。

其時他們愛稱自己做COOL CAT（「冷貓」），口頭禪經常說着：「BE A COOL CAT！」沒錯，貓係最愛我行我素，乃動物中最識扮COOL者也。

落D

「落D」，油脂文化帶來另一個詞彙。

先聽下班油脂仔女之對話：

「今晚去邊度好呀？」

「落D喇！」

可能老人家們眞係唔知佢哋喺乜，「吓，乜嘢叫做落D呀？」

此「D」，係英文DISCO（「的士高」）的「D」，「落D」嘅意思就即係「落的士高跳舞」咁解。

DISCO一字，原本係法文DISCOTHEQUE（七十年代初期譯成香港話「的士夠格」）創於一九五四年。

話說，其時法國馬賽有家海員酒吧，那些水手們從美國帶來一批勁歌猛碟，於是放在唱機上播放，然後摟着吧女跳舞到通宵達旦。好了，酒醒之後，繼續航海去了，而那一批批的美國唱碟，就儲藏在該酒吧裏，下次水手再來，又瘋狂打碟跳舞，久而久之，法國人就稱這種酒吧做DISCOTHEQUE了。

「的士夠格」係由兩個法文字組織成，一個DISQUE即「唱片」咁解，另一個THEQUE，來自BIBLIO THEQUE，即「圖書館」咁解，DISCOTHEQUE就等如「唱片圖書館」也。

「的士夠格」「落D」風氣，從一九五四年法國馬賽的海

員酒吧傳到巴黎，而巴黎又傳到去倫敦，倫敦又傳到去紐約，其時係屬小圈子活動，還未係普及，場地和規模都很細小，不成氣候也。

一九六五年，英國演員李察波頓前妻SYBIL BURTON在曼哈頓區經營一間叫ARTHUR的大規模而又美輪美奐之「的士夠格」，舉世矚目，紐約客認爲刺激，紛紛落D嬉戲。於是，風氣就漸漸蔓延各地……

記得，本臭皮匠亦算係本地最早落D之人，時爲一九七〇年，香港有間THE SCENE DISCOTHEQUE（可算「的士高」在香港之先驅），小弟留低頗多之腳毛也。

其時尚未叫「的士高」，仍然叫「的士夠格」，到七十年代中期普及之後，才稱DISCO，簡化得來，又容易稱謂。

至於「落D」變成狂熱，當然係多得JOHN TRAVOLTA的電影《周末狂熱》（一九七七年），該片瘋狂賣座，而跟風者排山倒海的來，做成落D熱潮。

「落D去FEVER呀！」竟有句咁嘅香港話。

FEVER

香港話吸納洋文，早已有之，例如：「佢都TALK得吓英文」、「下星期開PARTY」等等，所以FEVER之有機會晉身爲香港話，一點都不值得大驚小怪也。

原來FEVER一字，係出自中古英文，指「發燒」或「熱病」咁解，後來另有一個意思，就係「瘋狂」或「狂熱」。

今之香港話FEVER，當然係「狂熱」之意，「落D去FEVER」嘅意思，係指「落的士高癲番一晚」。

一九七七年掀起「的士高」熱潮的電影《SATURDAY NIGHT FEVER》（《周末狂熱》）影響之下，舉世瘋狂，FEVER這英文字也就大行其道。

未幾，「狂熱」提早到星期五，因爲美國打工仔唔興星期六返工，其時更發展一句口頭禪：「THANK GOD，IT'S FRIDAY！」（中譯就係：「謝謝天，又到星期五！」）嘩，提早周末，也就提早FEVER也。

香港人心態，「九七期近，盡情FEVER」，充滿世紀末之風情，FEVER一字就經常掛在口邊，唔落D一樣可以FEVER，因爲香港有好多吃喝玩樂之嬉戲方式也。

開P

「落D」之外，還有「開P」。

此二個俗話可稱雙絕，既怪相又甚爲生猛，初時係班油脂仔油脂女及學生哥學生妹等講起的，講吓講吓，竟被接納了，好些香港人也會講在口邊。

「開P」其實係舊有香港話「開PARTY」之變調。「P」者，係PARTY的「P」。

所謂PARTY（「晚會」或「舞會」之類）一字，據WEBSTER大字典，乃係解作「聚會歡笑」之意，晚近到一九一九年始有。

三十年代上海人愛時髦，就把PARTY稱作「派對」，得閒開派對，相當洋化，但香港人不大鍾意講「開派對」，寧願講「開PARTY」，乜嘢「開生日PARTY」、「開聖誕PARTY」之類，係咁就講咗幾十年，豈料進入「的士高」時代，「開PARTY」一語，要向「落D」看齊，也就縮減爲「開P」。

其時又出現一種「P場」（意指「開PARTY之場地」），係某些空置之樓宇，由那些「開P」搞手租用，成爲臨時跳舞FEVER之場地，以賣票方式招攬學生哥學生妹及油脂界到來狂歡。此等「經營」手段其實屬於非法，印象中警方亦有來「冚檔」。到如今，應無P場存在，想FEVER，惟有落D去也。

油脂

十數年香港話深受英美流行音樂及俗文化之影響，例如「油脂仔」、「油脂女」，甚至「油脂飛」，都係來自英文GREASE（「油脂」）也。

《油脂》本來係紐約百老滙一個懷舊（懷五十年代之舊）歌舞劇，作者係JIM JACOBS與WARREN CASEY，在七十年代初期上演，豈料大受歡迎，一演就演了好幾年，到一九七八年拍成電影，由當時之「的士高」紅星JOHN TRAVOLTA及著名女歌手OLIVIA NEWTON-JOHN主演，《油脂》熱潮就這樣掀起……跟着，一九八二年《油脂》拍續集，前後歷經幾年，風氣席捲日本及香港少男少女界……

或問：「點先算係油脂？」

當然要參考所謂「正統油脂文化」之特點：男女衣著打扮要復五十年代之古，個個要戴黑色太陽眼鏡，咁至夠COOL；男的頭髮要塗上髮蠟，封咗JAMES DEAN做偶像，還要披一件飛機恤；女的學梳SANDRA DEE髮型，着窄腳貼身長褲，口中不停咀嚼「香口膠」；他們一聞樂與怒音樂就要起舞，返學校非爲讀書，只爲談情說愛也。

「油脂」英文GREASE一字係「髮蠟」咁解。

將頭髮蠟到實晒，係油脂的重要打扮，最先反映在JOHN TRAVOLTA的銀幕形象下，其成名作《周末狂熱》（一九七

七年），經常見他對鏡用髮蠟梳頭，連跳舞時都係梳頭咁手勢，可見「油脂文化」係好重視頭光髮靚也。

不過，與GREASE相關，而其精神面貌又相當接近者，還有兩個流行的英國俚語，一個係叫做GREASER，拿來稱呼那些皮膚黝黑來自拉丁美洲的男子；另一個GREASE-BALL（可譯作「油脂球」），係指那些南歐人或南美洲出生的人，語意和前者一樣，都帶着輕蔑的意思。

爲甚麼要扯上GREASER和GREASE-BALL？很簡單，美國社會向來人種混雜，拉丁美洲的有、南歐移民的也有，五十年代那些政府中學採「有教無類」政策，班房裏充滿各種膚色的學生，普遍成績低劣，喜歡聯羣結黨，打架的有，亂搞男女關係的有，種種現象全都反映在占士甸成名作《阿飛正傳》（一九五五年）上。

而《油脂》在某點角度看，其實是《阿飛正傳》的音樂劇版本呢。

杯葛

「老細咁刻薄，一於杯葛佢！」

「呢個議員冇誠意，杯葛佢，唔投佢票！」

沒錯，我們香港人最懂得爭取權益，爲伸張正義，採取杯葛行動，鬥爭到底也。

「杯葛」，香港話如此說，現代漢語外來詞也一樣，很少有這樣的一致哩，實在很難得。

「杯葛」，是英文BOYCOTT的音譯，意思就係「反抗和抵制」。唔講你唔知，此BOYCOTT原本並非甚麼政治語辭，而只係一個人名罷了，此君全名CHARLES CUNNINGHAM BOYCOTT，生於一八三二年，死於一八九七年，係北愛爾蘭一個惡漢，專替貴族大地主等收租，手段兇殘，專逼害那些窮困的佃戶，一遇冇田租交者，便諸多虐待……

「豈有此理，一於起來反抗，抵制佢呀！」佃戶們一呼百應，聯結起來對付逼害者。

嘩，作反呀。杯葛不敵，惟有落荒而逃，自始面目無光，備受困擾痛苦而死。

愛爾蘭佃戶這次打了勝仗，簡直轟動一時，影響甚大。此後但凡抵制或斷絕關係，成爲政治經濟鬥爭手段，就以此位愛爾蘭收租佬的姓氏命名，叫做「杯葛」也。

摩囉

既然潮流興逛「摩囉街」，本臭皮匠當然要出來湊熱鬧，研究一下香港話何解要稱印度人爲「摩囉」。

趣怪的「摩囉」系列包括：「摩囉差」、「白頭摩囉」、「摩囉街」、「摩囉廟」、「摩囉大師」等。

嘩，咁洋洋大觀，都係由「摩囉」而來。

首先，睇下字典有冇「摩囉」兩字。《漢語外來詞詞典》（商務印書館，上海辭書出版社）有近似的兩條「外來詞」值得參考一下：第一條，「麼羅」，意指「鬘，一種箍環類的頭飾，又作『麼攞』。源（自）梵（語）MALA。」

第二條，「摩訶羅」，意指「老的，愚蠢的，無知的。又作『摩迦羅、莫訶洛迦、莫喝洛迦』。源（自）梵（語）MAHALLAKA。」

中國很古已與印度人通商，特別廣州這個商埠，人種大混雜，語言大混雜，極有可能由「麼羅」和「摩訶羅」而變出「嚒囉」。廣州人愛嘲笑外國人：「異相，衰樣！」

那戴白頭巾（「麼羅」）的特徵，那又老又蠢（「摩訶羅」）的長相，好啱廣東人對印度人的形容。中國通HERBERT A. GILES的專著亦抱持接近的睇法，而且保留珍貴資料。

HERBERT A. GILES一八八六年著的《與遠東有關事物

之參考字彙》支持我的推論。該書有「MOORMEN」一條，先講其字義，再而講到MAO LOU MEN。乜嘢叫做MOOR-MEN？此英文字，今之字典都有，該書指出「那些紮着白頭巾的中東人，廣東人一律通稱爲『白頭人』，就叫做MOOR-MEN也。」

後來，西方商人有操不純正英文口音者，也就把MOOR-MEN講成MORRAMAN，這個MORRA與「□摩囉」語音非常接近，究竟兩者誰影響誰，眞係不得而知。

HERBERT A. GILES又說：「MOORMEN一字，係源於中文MAO LOU MEN-『貌陋者』。」

嘿，「□摩囉」係「貌陋」嘅轉訛，啱晒廣東人愛嘲弄外國人的心態。

所以「麼羅」、「摩訶羅」、MORRA、「貌陋」，四個語辭，兩個意思（「印度頭飾」和「又老又醜」）係構成「□摩囉」這俗語的字和義也。

早期的香港警察，多由摩囉差擔任之。

T恤

入侵語有時又與衣著扯上關係，最佳例子就係「T恤」了。

香港話以中西互爲組合者唔算多，前文陸續講過都有「落D」、「開P」、「B嘜」等，現在要數到「T恤」。

「T恤」者，講得唔好聽，「底衫一件」，想講得動聽，「時裝的一種」也。

「T恤」係香港人譯自美國語T SHIRT（或TEE SHIRT）。沒錯，T SHIRT乃係美國首創，設計像個英文字母「T」字型，因而得名。最初是打仗時供海軍陸戰隊當底衫着的，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退伍軍人繼續穿着，只視之爲汗衣而已。

豈料一九四七年百老滙舞台上冒起個超級明星，竟使T恤大行其道，傳到去世界各地，此位仁兄就是馬龍・白蘭度，主演的是田納西・威廉斯名作《慾望號街車》。

白蘭度扮演波蘭移民STANLEY KOWALSKI，粗獷、暴戾、冇人性；身穿灰色T恤一件，做晒成套戲，其時觀念保守，已認爲「不文」，再加上那些結實而毛茸茸的肌肉，充滿「性侵犯」感覺。跟着，馬龍・白蘭度進軍荷李活，所拍電影，無不着T恤。嘩，一時間美國男人封佢爲偶像，紛紛學佢咁着衫法，於是T恤就這樣走紅了。

一九五四年，馬龍・白蘭度拍《美國飛車黨》，於是，他那個穿T恤、牛仔褲加皮機恤的造形，就成爲以後電單車黨的「制服」；跟着次年，占士・甸穿T恤拍《阿飛正傳》，於是，T恤、牛仔褲加紅飛機恤，竟流行扮嘢界三十多年不衰（後來，更被油脂文化發揚光大）。

沒錯，一九五五年之後，T恤隨着荷李活電影，進入香港地，本地之年青人開始學着T恤，不過眞正流行起來可要到六十年代呢。

一九六一年，美國有一個「內衣褲學會」（UNDERWEAR INSTITUTE）成立，發表T恤宣言：「其實，T恤既可當底衫着，也可當面衫着。」嘩，好革命性主張呀！

時裝設計家立刻受到啓發，把本來淨色的T恤（多數白色、灰色和泥綠色），設計到七彩繽紛，當正係時裝咁推出。未幾，又加點圖案花紋，再是加點字體，如某大學名字、會所名字等。

後來，更變本加厲，T恤印上口號或標語；再後來索性搞笑一番，畫上一對乳房、領吠、大肚腩等，甚至乎繪有漫畫、寫上笑話之類，稱爲JOKE SHIRT，把T恤降格爲不倫不類。

近數年總算返璞歸眞，市面T恤多數回復舊觀。

搖搖

香港某汽水商搞其「搖搖大賽」，而此玩意也曾在六十年代香港大行其道，亦係多得該汽水商之大力推廣也。

「搖搖」，英文YO-YO（玩具商標名字），係香港譯音，台灣字典譯作「約約」，大陸字典譯作「悠悠」，似乎到目前還未有劃一的譯名。甚至連YO-YO這英文的來源亦神秘莫測，有說係菲律賓土話——因此玩意傳自該地；有說係法文——因它係本世紀初由法國人玩起的。

「搖搖」，據WEBSTER字典的解釋，係用繩子拉動一個球形玩具，原理接近陀螺。沒錯，陀螺是中國一種獨特的童玩，這玩意後來發展到用繩子扯着木輪轉動，亦即是說，「搖搖」其實係中國始創，唔講你眞係唔知㗎。

「搖搖源自中國論」，係日本人考據所得。「搖搖」由中國傳入日本，江戶時代很盛行，見它輕巧有趣，就叫它做「平車」。據此推測，在十八世紀時，「搖搖」又從中國輸往東印度一帶，再傳入歐洲，經法國改良，跟着就流行英法兩地，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搖搖」竟銷聲匿迹。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又再復興，更得到某汽水商之推廣，大搞其搖搖比賽，於是在六十年代瘋魔全球了。

咕喱

「冇心機讀書，大咗，咕喱就有得你做！」舊時香港之家長輩最鍾意咁樣罵那些無心向學之輩。

唉，實在咁講法係對「咕喱」好唔公平，佢地出賣勞力，甚至上世紀之豬仔出洋，並非因爲無心向學所致，而係大清中國政治混亂，經濟極度破落，老百姓才會淪爲「咕喱」也。

廣州人和香港人都稱「苦力」爲「咕喱」，因爲音譯自英文COOLIE。至於COOLIE語源，一般字典都講得不清楚，惟有請出中國通HERBERT A. GILES一八八六年著《A GLOSSARY OF REFERENCE ON SUBJECTS CONNECTED WITH THE FAR EAST》，該書收錄「COOLIE」一條，並有甚詳細解釋：

「東方的卑下奴僕。語源有二——

（1）源自KHOLEES或KOLIS——印度人以此稱呼北部身份卑賤的拉其普特人（RATPOOTS）；

（2）源KULI——南亞泰米爾（TAMIL）語，『薪金』之謂。但土耳其語KULI係作『奴隸』，意思最爲貼切也。中國人對語源解釋不感興趣，愛寫作『苦』BITTERNESS，『力』STRENGTH，痛苦的力量。」

中國通HERBERT A. GILES著的《A GLOSSARY OF REFERENCE ON SUBJECTS CONNECTED WITH THE

FAR EAST》，還收錄了兩個與「咕喱」有關的語辭，雖然已是明日黃花，但有必要鉤沉一下。

該書有COOLIE CHINESE（「咕喱華人」或「華咕喱」）此字彙，顯然殖民地時代的洋人要按民族類別分開各種咕喱，但華咕喱刻苦耐勞，很識鑽營，未幾得到洋大人或洋商看重，晉升爲其他職位，例如「兵頭」（SOLDIER BOSS），管總督大人下面的奴僕，這「兵頭」留存至今，港督府對面現在還有一個「兵頭花園」呢。

HERBERT A. GILES又錄下時人愛稱「兵頭」爲「江臣」，係模仿英文CONSUL（領使大人）發音而創出來的。

「咕喱華人」之外，還有「咕喱橙」（COOLIE ORANGE），解釋曰：「普通的橙，在此『咕喱』係意指『普通』，正如我們常用MANDARIN指豪華和高貴也。」沒錯，充分看到當時洋人的種族歧視心態，認爲一般中國人及事物，都係低賤，以「咕喱」稱之，高貴者就形容爲「官的」，如MANDARIN DIALECT(「官話」)、MANDARIN DUCK（「鴛鴦」）、MANDARIN ORANGE（「柑」）等，一時無法盡錄也。

六十年代，上環三角碼頭一帶，咕喱們的午膳，便是蹲在地上草草解決。

三文治

香港失業率奇低，打工仔搵工跳槽好容易，最慘仲係中層行政人員，受完老細氣，又要受打工仔氣，經常自嘆曰：「我係三文治咋，夾喺中間好慘㗎！」

「三文治」，「夾心階層」代名辭，有時又眞係估唔到連食物名稱都會變咗香港俗話也。

「三文治」，係英文SANDWICH的香港譯音，正統漢語應譯「三明治」，惟獨香港人愛稱「三文治」。SANDWICH原來是中古大不列顛王國的侯爵封號，亦係唔講你唔會知也。

三文治侯爵的第四代JOHN MONTAGU伯爵（一七一八至一七九二年），喜愛玩紙牌，一天到晚玩得廢寢忘食。但是不吃飯終究是不行的，某夜已係晚飯時刻，他捨不得放下手上的好牌，就吩咐僕人把餐桌上的肉或香腸夾在麵包片中間，隨手拿來，一面吞食，一面玩紙牌。以後，這種用兩片麵包夾着肉或香腸的吃法就流傳開來，索性用其封號SANDWICH做名稱了。

至於「三明治」譯音似乎源自廣州，因爲周振鶴與游汝杰合著《方言與中國文化》有此說法：「在廣州話中首先定型的外來詞最突出的例子是『鴉片』（OPIUM），還有『三明治』（SANDWICH）等。」不知何時開始，咱們香港人將「三明治」變爲「三文治」的呢？

沙甸魚

食物名稱演變爲趣怪香港話，「三文治」之外，「沙甸魚」好值一談也。

五十年代香港人很愛以「沙甸魚」形容擠逼情況，其時經常會說：「嘩，巴士好多人，逼到好似沙甸魚咁呀！」又或者：「唉，一家十口住間木屋仔，做沙甸魚呀！」

沙甸魚逼埋一堆，其實係指「罐頭沙甸」而言，其包裝就係塞到實晒。五十年代香港人普遍窮困，大多數靠捱美國救濟品過活，所以對罐頭沙甸魚好熟識，就索性應用來作爲口頭禪了，其中最抵死者首推「木屋沙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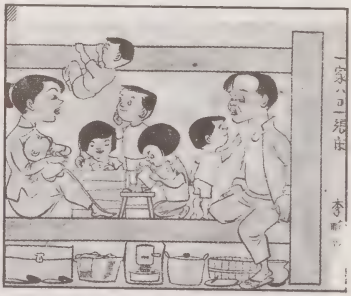
乜嘢叫「木屋沙甸」，就係木屋居民，因其時木屋區林立，人人逼在一起生活，環境極惡劣，就被嘲爲「木屋沙甸」。

其實，所謂「沙甸魚」，又係香港之獨特譯音，而正統漢語外來詞都作「沙丁魚」或「砂汀魚」（譯自英文SARDINE）。歐洲人很早已吃沙甸魚，拉丁語

SARDINA及SARDA係解作「某種魚」。爲甚麼叫「某種魚」？原來理論上沒有一種魚叫做「沙甸」，它是幾種小魚（例如鰛魚）的集合名稱，而非一個品種的魚。

最後一提，我們香港人充滿奮鬥精神，不甘於捱「罐頭沙甸」，不接受「木屋沙甸」的困境，掙扎突破，才有今天的安定繁榮也。

這裏三張圖片，是五、六十年代的漫畫家，透過漫畫，反映出當時香港住屋問題和艱苦時期窮人的困境。



揨佢走

「木屋沙甸」，五十年代香港人的生活困境，原因係牽涉及另一趣怪香港話也。

「佢仲係賴死唔搬，一於揨佢走！」

唉，解放後大量新移民湧來香港，搞到人浮於事，居住成問題，很多人潦倒街頭貧病交迫。流亡客遇到香港有親友者，就厚着面皮投靠，寄人籬下總好過瞓街慘受風雨摧殘……

不過，初時親友還會略爲尊敬，到後來就神憎鬼厭，出動暴力驅逐，「揨佢出街」，連人帶行李掟到街上去了。

所以，五十年代香港話經常「揨揨」（讀「烹」）聲，甚而「聞揨色變」也。

「揨」，咁暴力的字，非廣州俗話咁簡單，而係漢語古字來的。

《集韻・庚韻》說：「揨，披庚切，音烹。打也。」

《類篇・手部》說：「揨，披庚切，打也。」

這都說得很清楚，「揨」係音「烹」，「毆打」咁解。

唐宋等古籍都未見用例，只流傳於廣州俗語裏，還增添了意思，除「毆打」外更要「驅趕」。

五十年代香港的流亡者哀歌，經常因被揨而趕去絕路，悲憤之餘揮刀斬人，上演「六國大封相」也。

士鐸舖

「潮流興去赤柱買衫，因爲嗰度有好多STOCK SHOP，可以廉價買得名牌衣物也。」

沒錯，大約十多年前，一個破落的漁村赤柱就這樣走紅，靠着STOCK SHOP吸引了本地人及外國遊客，使到該地非常興旺，簡直係創造了奇蹟。所以，趣怪香港話有必要一談STOCK SHOP，此名辭一直沒有明確而流行之譯名，有時叫做「士鐸舖」，又有諧趣叫法「士多爽」。

或者先看英文STOCK SHOP指的是甚麼吧！

原來，七十年代歐美名牌衣物好多都係在香港設廠生產——因爲工資成本等都比較便宜，但在生產過程中好可能出現人爲錯誤，導致有一批變成「次貨」，而這些次貨初時只堆積於貨倉（英文STOCK）裏的，但越積越多，而倉租不菲，唯有賤價賣給一些「喊冷舖」（或「夜冷店」），再由它們變賣，而這種商店，就叫做STOCK SHOP了。

七十年代香港出現過經濟不景，不少廠家執笠，一堆堆的成衣急找買家求現金，那段日子灣仔、尖沙咀、九龍城都充滿「士鐸舖」，竟有六百多間，未幾亦發展到赤柱，而後來該處生意竟最興旺，簡直是一枝獨秀了。

的確涼

「着的確涼，唔駛漿唔駛熨，洗完可以即着。」當年的成衣商爲「的確涼」產品大吹大擂。

嘩，對於六十年代初香港打工仔界，這無疑係一大喜訊，竟有無須漿熨之恤衫西褲，實在慳好多工夫打理，況且不像純棉質料之易縐，大可以着多幾次才洗換。那個年頭，先敬羅衣後敬人，身光頸靚係必要條件，「的確涼」之發明確係造益人羣也。

乜嘢叫做「的確涼」？

係香港人從DACRON一字譯音過來的，它是合成纖維衣料的第一代，其特點係彈性好，吸水性小，洗後不會走樣，可以不必漿熨。

DACRON在三十年代已由美國某實驗室研究成功，由DUPOINT廠在一九三九年實行商業化，並於一九五四年投入生產，就這樣一種新布料面世了。

「的確涼」，係香港人按廣東方言來音譯的。由於這個譯音夠通俗，夠生猛，而且好記，到傳入中國之後，各地普遍都沿用「的確涼」（或「的確良」或「滌確良」）。

多數人愛從字面上來想像，以爲穿起了「的確涼」會感到特別涼快，咁就大錯特錯，其實它不吸汗，通氣性不好，並不比其他夏季衣料來得涼快。

卡拉OK

世紀末香港話出現好多怪胎，如「卡拉OK」，此四字簡直雜種到唔識得點形容也。

乜嘢叫做「卡拉OK」？眞係好難用幾個字解釋，佢係一種「酒廊」（飲酒之地方），裏面設有小舞台和背景音樂，歡迎飲客興之所至，登台自我表演歌藝，源自八十年代初日本酒吧界，其作用係讓酒鬼盡量發洩心中抑鬱之情，近幾年才在香港漸漸流行開來……

最先係出現一個英譯日文字KARAOKE，香港人就唔鹹唔淡咁稱之爲「卡拉OK」。這KARAOKE之字意係解作EMPTY ORCHESTRA（「無人大樂隊」咁解，靠機器供應背景音樂，給歌者伴奏而高歌）也。

東京那些酒廊爲迎合失意的打工仔，寂寞的心等自唱自娛，便精心設計激光布景，配合奇幻及色情錄像投映，以增加自娛者的幻想，還每夜進行「卡拉OK」比賽，醉生夢死……

跟着「卡拉OK的士」大行其道，計程車上設有伴奏音樂，餘興未盡者還可繼續揸咪，直唱到歸家爲止。未幾，還出現「卡拉OK雙層旅遊車」，簡直非常誇張……

唉，時代令人瘋狂！

打老虎

「係嘞，今晚一於打老虎！」

嘩，香港地好久已無虎患，何處打老虎呀？分明搵笨。

其實並非搵笨，舊時香港趣怪俗語但凡譏笑道友道姑們吸毒，就會形容他們在「打老虎」，一般解釋：班道友們認爲吸完毒品就會龍精虎猛，威到冇得頂，竟然連老虎都打死也。

所以，吸毒除叫「追龍」，還叫「打老虎」。

自從清中葉鴉片來華，中國人沉醉於吸毒之後，「打老虎」這話就開始從廣州流傳到香港了……

清朝同治年間，香港新界就流行着一種《雞歌》，因爲每屆祭祀必宰雄雞，由此而發展出一種歌謠。這種《雞歌》是由雞頭唱起，一直唱到雞尾的。其中有首《雞翼尖》歌謠唱出道友吸鴉片而傾家蕩產之事：「鴉片癮起眞惡過，一身骨軟好奄尖，無可奈何食煙屎，嗰種下作不堪言。食到肩頭高過耳，骨瘦如柴似個地仙，滿口烏雲生上面，好似玄壇打虎少咗條鞭……」沒錯，道友吃得「煙屎」（翻煲鴉片渣滓而成）多，就會面孔焦黑，十足玄壇，而這玄壇又以打眞老虎出名，但不過少了條鞭，屬好打有限也。

七十年代尾，有一法國拔蘭地酒「百事吉」在電視賣廣告，一個侍應以法文向客人說：「COMMENT ALLEZ-VOUS！」，其發音似：「今晚打老虎」客人奇怪，其實此法文的意思是「HOW ARE YOU！」（你好嗎！）

從此，「今晚打老虎」，又再流行起來。

賣大包

香港之百貨公司及商店，每屆換季或結業，就來一次「大減價」、「大特賣」、「跳樓貨」、「大賤賣」、「大出血」等，名稱多多，無奇不有也。

但本世紀初未識得咁多名稱，卻流行另一趣怪俗話，叫做「賣大包」。

嘩，其時港人一聞「賣大包」就知係「大減價」、「大特賣」，立刻蜂擁而來搶購一空……

「賣大包」雖然近日少講，但不等如冇講，所以有必要追尋其出處也。

沒錯，「賣大包」係與茶樓點心有關。

話說二十年代，廣州有家茶居，爲了招徠顧客，創造出「抵食夾大件」的一種包子，以益街坊。這大包係比一般叉燒包或蓮蓉包巨型得多，簡直有飯碗般大小，內餡更加多姿多采，計有雞肉、叉燒、鴨蛋（四分之一）、燒肉、燒鴨、筍片等等，嘩，咁多料，好抵食呀。這大包價廉物美，只售「二分四銀」，等如一毫子之三分一，即是說，付出一角錢，可買到三個咁多。

當時該茶居一包風行，大受歡迎，吸引很多茶客，生意非常興旺。其實，這些大包餡料，都係廚房之剩餘物資，雖「廢物利用」，仍一家便宜兩家着數，一般平民非常愛戴，不但膾

炙人口，還很快成爲流行俗語，「賣大包」即變相「大減價」是也。

自從二十年代廣州那間茶居始創「賣大包」之後，商家的大減價或大特賣手段這就層出不窮，相當妙趣。

話說廣州市有間「茗心」茶樓開張，爲了招徠茶客，便在舖面外豎了一塊橫額，上寫：「新張伊始，實行賣大包。」

嘩，果然引來不少好奇茶客，爭相飲茶和叫買大包，睇下乜嘢料先……嘿，買到手的大包分量不大，包餡質量也一般，人們正大失所望之際，忽有茶客大叫：「吓，個包度有張五元港幣呀！」跟着，又有幾名茶客有所發現：「我們的包都有呀！」

買大包會有銀紙送的消息傳開，人人都想碰運氣，於是「茗心」茶樓的包點生意越來越加興隆，都希望從包子裏吃出用蠟紙包着的港幣來。而當時茶客之熱烈，竟守在廚房門前，等候大包出籠，爭先搶購……

影響之下，連香港的酒樓茶室都賣大包，竟成爲必備的點心。

記得五十年代，茶樓有「雞球大包」，名稱是美化的，包餡（雞肉、叉燒、鴨蛋等）則一樣，特別在下等茶居甚得勞苦大衆茶客愛戴，因爲抵食夾大件，「食包包食飽」，而近十年這種大包才漸漸消失也。

坐花廳

「打劫？衰咗，坐花廳㗎！」

江湖人物對話，間中仍用「花廳」，入獄坐牢就叫「坐花廳」，雖然此趣怪香港話已被「入册」或「踏監」之類取替，但仍未完全消失於市面也。

其實「花廳」，初時係指衙門審案之偏廳，不等如監獄。而且，這「花廳」是源自客家話的。

羅翽雲著《客方言・釋宮室》指出：「治事處曰花廳。花廳者，分庭之轉語……古者治官處謂之聽事，言受事察訟於是也。漢晉皆作聽，六朝以來乃始加廣，是聽爲借字，廳爲俗字，庭乃其本字。」

解釋得很清楚，衙門之「分庭」轉音就變成了「花廳」。

據清代衙門規格，第一重係大堂，非有殺人越貨大案件，不會在大堂審訊；內進第二重叫做「二堂」，專審多人之訴訟，因爲地方大，可擠滿人。

而二堂兩邊，就是「東花廳」和「西花廳」了，專審「清場」（不容外人聽）案件，例如婦女被姦案，或官紳名流之間訴訟。

大概因爲這花廳之內設有簽押房，犯人認罪就要「簽押」（簽名及打手印），立刻判監——所以，此花廳不好坐，一坐就等如收監。

起牒腳

飲食文化對香港話有頗多之貢獻。例如江湖人物最忌的「起牒腳」，就是與飲食業企堂有關。

好了，江湖人物在酒樓茶室吃飯，有新來之企堂上菜，其時一個菜吃完，再起另一個菜，竟然不拿開原有的碟子，只把新的一碟菜，疊在那隻空碟（避而稱「吉碟」）上，這就是「起碟腳」，乃係撈家們最忌，認爲係凶兆，當然老大不高興，立刻喊打喊殺：「豈有此理，起我牒腳！」

沒錯「碟」與「牒」同音，撈家最怕人家起他的「牒腳」。

所謂「牒腳」就係「度牒」俗稱，古時僧人以肯定自己身份，便由寺院發行度牒。

因爲僧人在舊中國社會屬特殊階級，可以避稅免兵役等，而江湖人物打劫放火，被官兵追得急了，便買張度牒落髮爲僧（最著名者首推《水滸傳》的魯智深），掩飾身份。

所以，久而久之，江湖中人視「牒腳」爲自己之「底細」，就是平日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出身職業等等詳細紀錄，一旦被人「起底」——「起牒腳」，咁就大吉利市，凶多吉少，唔喊打喊殺才怪也。

度牒既是出家人的身份證，又怎麼可以買賣呢？

原來，度牒買賣始於唐代，賣主是大唐中央政府。唐代因

對外窮兵黷武，導致國庫空虛被逼要靠賣官爵及度僧尼，以增加收入。

《冊府元龜》有載：「唐肅宗至德元年九月以軍興事殷，國用不足，詔權賣官及爵，度僧尼，節級納錢。」

度牒售價不菲，但其門如市，究竟有甚麼好處？

原來，每逢戰亂，人民負擔特別重，除了要負荷種種苛捐雜稅之外，還要服兵役及勞役等——很容易便丟掉了性命；但是，只要當了和尚，便可逃避政府的剝削，更不用當兵。還有，寺院田地免稅，好些富戶便買張度牒，逃避賦稅。

《水滸傳》的武松在鴛鴦樓大開殺戒，在十字坡菜園子張青家得了一張年齡樣貌差不多的度牒，便剪了髮，裝作行者模樣，前赴二龍山落草，而沿途又通行無阻。可見有了度牒，就可以化妝，使人辨認不出，對罪犯們來說是頂好的。

蟲蟲飛

「點蟲蟲，蟲蟲飛——蟲蟲蟲蟲飛——」

哈，哈，今篇講到童玩戲言，非常有教育性也。

「點蟲蟲」這手指遊戲，相信做過幼兒者都會玩過，而且玩法簡單，做母親的拉着幼兒的右手食指，輕輕點觸他的左手食指，口裏唱着：「點蟲蟲，蟲蟲飛……」跟着拉離他的右手食指，作飛狀，以後所唱「蟲蟲蟲蟲飛，飛去邊？」屬自由創作了。

一九〇〇年北京大學洋學者ISAAC TAYLOR HEADLAND著《孺子歌圖》收集得一首：「蟲蟲蟲蟲飛，飛到南山，吃露水，露水吃飽了，回頭就跑了。」

可見，「蟲蟲飛」係古老之孺子戲言，據丁惟汾著《俚語證古》，這「蟲蟲飛」來自再古之時的「逗逗飛」，他說：「逗逗飛，住住飛也。小兒作戲，以一指與一指對合，旋即離開，謂之逗逗飛。逗字當作住……逗古住字。按：此爲以一指擬鳥，一指擬木，對合爲鳥集木，離開爲鳥飛去，故云逗逗飛也。」

原來以前玩法，一隻食指當鳥，一隻食指當木，「鳥」點「木」就係「逗」（「逗留」或「居住」），「鳥」離「木」就係「逗逗飛」了。你認爲有趣嗎？

棚尾拉箱

「嘩，九七期近，棚尾拉箱，走得就走！」

「做乜棚尾拉箱，走到亂晒大龍！」

香港末世情懷，趣怪俗話「棚尾拉箱」又再登場，何等的諷刺也。

「棚尾拉箱」何解？係描寫大家走得匆忙，撤退得狼狽，或者此地不能久留，走爲上計之意思。

此語出自粵劇班下鄉上演神功戲時之遭遇。舊時每當喜慶節日鄉間都聘請戲班到來演戲，其目的正如俗話所說「一爲神功，二爲子弟」，即係酬神之餘，給鄉間子弟作一點娛樂也。

唉，其時肯下鄉之戲班當然屬於「二打六」（「次貨」），亦無大老倌坐陣，一出台開腔，連鄉親父老都認爲係「流嘢」，大喝倒彩之餘亦有人向之掟石。

跟着雙方談判，鄉中父老開出條件，要點演某某戲……

慘，此某某戲，班中人唔識唱，看來又要捱石頭，不如匆匆打退堂鼓，匆忙從後台搬走戲箱撤退，而後台就稱爲「棚尾」了。

嘿，如今移民潮風起雲湧，竟顧不及「棚前」還是「棚尾」，總之拉箱遠走高飛可也。

落雨收柴

「咪做嘢好似落雨收柴咁喇！」

舊時講到工作匆忙，粗枝大葉的，就形容此爲「落雨收柴」了。

唉，自從八十年代香港已臻高度現代化，家家戶戶都不會燒柴，此俗話已被人遺忘矣。

在火水爐還未流行的四、五十年代，柴是香港家庭的主要燃料，家庭主婦到時到候便要到柴舖買柴，於是柴舖夥計把一擔擔的柴送來廚房，堆砌在灶底，煲飯燒水的，個多月便用去一擔柴，每遇嚴冬，柴就燒得更多。

燒柴煩惱頻生，柴枝潮濕，需要搬上天台曬乾；如遇柴枝過粗不易燃點，又要出動柴刀破柴，極之麻煩。

在曬柴的時候，忽然天上灑下雨水來，於是便要趕快將柴枝收拾，搬進屋內，非常之忙亂和狼狽，這就是「落雨收柴」了。又因收柴要快要急，一大把一大把的收，當描寫打工仔兼職多，收入數量也多時，其「搶錢」心態，亦可以稱之爲「落雨收柴」也。

不過，兼職所賺，非常濕碎，所以一定要多，這便有另一俗話出現，「山大斬埋有柴」。

但如果不幸被老細得知，慘被開除，於是另一柴的俗話大派用場：「哼，最多認錯求情，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

華秀隻狗

香港話俗稱勢兇夾狼者曰「華秀隻狗」。

「佢當啲客係羊牯，飛擒大咬，仲狼過華秀隻狗呀！」

這「華秀隻狗」的意思，大家都會明白，但有乜掌故，就冇人講得清楚。於是，我只好在浩瀚資料中希望找尋「眞相」，嘿，終於我在一九三九年八月四日香港出版的《成報》找到一篇文章，署名「忠義鄉人」的前輩報人所撰的《華秀隻狗不怕老虎》，記錄了一段傳奇，值得一談。

該文先交代華秀係何許人：「佛山富文里附近，有茶葉莊老板名華秀，常自往來於江浙閩等省辦茶，必以一狗相隨，蓋其喜畜犬，又善相犬，有所發現，必重價以求之……」

舊時廣東人好鬥狗賭博，這華秀喜畜犬，其實出於愛鬥狗。那天，他道經德慶縣一間賣衫的店子，見一隻小狗身短頭大，尾如捲球，前足長於後足，頗有奇相（照此形容，應該屬打得之「沙皮狗」種），華秀喜極，向狗主求得，便帶着牠順道經封川縣探其老友之商店。而該店有三頭惡犬，見小狗欲欺之，豈料小狗一聲沒出，一啖咬去，跟着將彼犬撻離丈餘，令華秀嘆服：「嘩，咁好打！」

自此之後，華秀這頭狗逢打必勝，當地的林三少爺有意公開挑戰，他所養叫「獵祖」的一隻打狗簡直所向無敵，賭本三百兩銀，其時屬相當之數，轟動一時。鬥狗之日，圍觀者衆，

公證人一聲喝「打」，兩犬相撞，華秀狗施展鎖喉法，「獵祖」胸前已被咬着，未及俯首自救，胸肉已被咬落一塊，被撻數尺之遙，前足觸折其一，痛莫能興，鬥志盡失。就這樣，林三少爺輸了三百兩銀……

記錄此段掌故的《華秀隻狗不怕老虎》，還有一段描寫華秀隻狗路經紙紮舖，見一巨型紙紮老虎（因佛山流行飄色），該狗竟誤爲眞虎，立刻發難。本來動物天性一物治一物，惡犬就算如何凶悍都會害怕老虎，偏偏華秀隻狗連老虎都不怕，而且還撲上去攻擊，引爲奇聞，一傳十，十傳百，就成爲俗語，每罵人狼胎，就稱佢做「華秀隻狗」。

另外，那些光天化日，當街調戲良家婦女的登徒浪子、色狼，也是「狼過華秀隻狗」也。

擧獅觀圖

「去搵二叔公，擧獅觀圖！」

「擧獅觀圖」四字以前甚爲流行，近年似覺少講，只有偶然聽到老一輩間中講下而已。

以前有些人爲了「江湖救急」，攞住張棉胎衣物首飾去搵當舖朝奉（俗稱「二叔公」），兩手高擧捧上：「唔該盡當！」咁嘅擧動名爲「擧獅觀圖」，非常典雅，總之比起「擧嘢」、「搵二叔公」等同意思俗話好聽得多也。

那麼，「擧獅觀圖」究竟有乜出處？原來又是源自戲班，因爲舊時香港市民非常流行睇大戲，於是戲班文化炮製了頗多的趣怪香港話，竟連帶戲名《擧獅觀圖》都變成了俗話，唔到你唔認爲誇張也。

粵劇《擧獅觀圖》，故事係講奸臣張台誣告薛剛反唐，累死成家，結果薛家大小老少三百八十餘口抄家問斬，幸好忠臣徐策救出襁褓中的薛蛟，認作己子，撫養成人。薛蛟武功非凡，某日偶在府門把石獅子擧起，徐策見狀，知報仇有望，乃引他入堂中看一幅圖，畫中就是薛門一家三百餘口行刑時的慘況……

沒錯，進入當舖，「擧獅觀圖」，好有意象，雙手擧高張棉胎，見到咁嘅情形，不免感懷身世：「好慘，仲慘過薛蛟呀！」

鹽倉土地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1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 Toronto, Canada • M5S 1A1

「老淫蟲，正式鹽倉土地！」

嘿，「鹽倉土地」，久未聽聞之趣怪香港話，有必要記下來也。

首先要講下「鹽倉土地」係乜嘢意思，就係「鹹夾濕」咁解，廣東俗話指人好色，稱之爲「鹹濕」。如果據吳漢癡主編之《切口大詞典》（一九二四年上海東陸圖書公司），此「鹹濕」係粵妓之口頭禪，其解釋爲：「人之性情言語擧止衣服，帶有鄉下土氣，而性喜看婦女者。」由此得見，鹹濕係兼有老土之意也。

好了，輪到「鹽倉土地」。

中國沿海盛產鹽，甚且連開埠前香港亦係產鹽區（例如官涌、屯門、九龍塘等地都盛產鹽），而在過去，鹽被視爲非常重要的生活所需品，也相當昂貴，所以要設倉庫儲存鎖好。

這些鹽又潮又濕，又充滿鹹味，所以譏人「鹽倉土地」，就是說他「鹹夾濕」。

但「土地」者，似乎另外多一重意義，廣東人習俗愛設立「地主公」（即家宅之守護神），俗稱叫做「土地」。嘿，試想一下負責守衞鹽倉這個「土地」會怎樣作風，還有，浸淫其間，日久成精，其「鹹濕功力」越來越厚，竟成爲「鹽精」也。

三衰六旺

「我駛乜消極呀，人有三衰六旺，話唔定下期六合彩係我中呢！」

沒錯，香港人甚信風水命理，而且抱持樂觀精神，於是趣怪俗話「人有三衰六旺」就經常掛在口邊了。

怎樣叫「衰」？怎樣當「旺」？

據中國古代算命術《三命通會》指出五行和四時關係密切。五行有「旺相休囚死」的五種狀態：「旺」，即處於旺盛狀態；「相」，處於次旺狀態；「休」，休然無事，亦即退休；「囚」，衰落被囚；「死」，被克制而生氣全無。可見，係有兩「旺」和兩「衰」。

而在春夏秋冬四個季節裏，每個季節都有一個五行處於「旺」，一個五行處於「相」，一個五行處於「休」，一個五行處於「囚」，一個五行處於「死」的狀態，所以「旺」完會「衰」，「衰」完會「旺」，循環不息的。

好了，「三衰」係指「身衰」、「家衰」、「運衰」。而「六旺」乃是「丁」、「財」、「畜」、「牧」、「農」、「果」等的興旺。

在往日的農業社會裏，「丁財兩旺」最重要，所以居首位。

既然「旺」與「衰」係輪流轉，因此不須消極，明天會更好的。

豬籠入水

「佢就好喇，咁多兼職，簡直豬籠入水！」

嘩，又係末世心態，打工仔除正職之外，頻頻「秘撈」，搵得就搵，博機會移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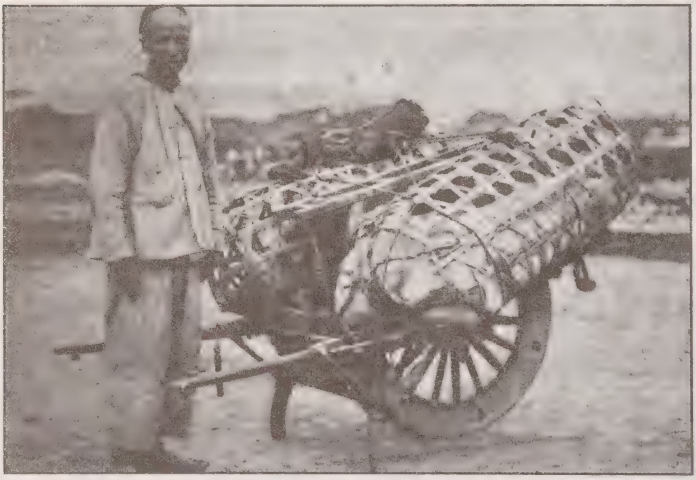
於是，趣怪香港話「豬籠入水」就此登場，但凡「財源廣進」我們就稱之爲「豬籠入水」，何解？箇中道理，好易明白。

所謂「豬籠」，現今仍可見，它是用一種竹片編織而成的籠子，其長短高矮，大概跟一匹豬的身體差不多。編織的圖案極簡單，竹片跟竹片織着，籠身完全「疏窿」，露出好多六角形的「籠眼」，像拳頭般大小。

好了，豬籠何時始派用場？

就係運豬去某地屠宰時，這豬籠就是用以載運的一種工具，特別水路運豬，把籠子疊起來放，那船大可以滿載才出發，然後一籠一籠的起卸上陸，非常便當也。

在水路運豬，偶然不愼，連籠帶豬的滾了一個下海（河）的時候，你試想一下，豬籠下海之後，是會呈現一種怎樣的情形呢？因爲豬籠通體都是疏而且闊的籠眼，掉進水裏之後，水當然就會很迅速的從四方八面同時沖進籠子裏面。水爲財也，「豬籠入水」就變成「財源廣進」也。



這兩張圖片所見的，都是中國傳統的竹製豬籠，相信現今的青年人，很多也未見過呀！古時，姦夫淫婦的姦情被揭，按例被浸豬籠者，便是困在這容易入水的豬籠內，行刑去也。

蝨𤓓擔枷

「呢單嘢千祁唔好上身，否則蝨𤓓都要擔枷呀！」

沒錯，現時香港人興講「孭籮」，以前愛講「蝨𤓓都擔枷」。

先說乜嘢叫做「擔枷」。

舊中國刑罰極不人道，設計一種沉重的木製械具，加在囚犯的頸項上，使之負着重擔，日日受折磨，稱之爲「帶枷」，落到廣東話是「擔枷」。

《舊唐書・刑法志》記載武則天製造十種大枷殘酷折磨反對她的人：「一曰定百脈，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豬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哼，就只聽名字已感其恐怖了。

枷的重量不一，明朝制度，死罪重三十五斤，徒流重二十斤，杖罪重十五斤。

不過，《水滸傳》第六十一回，玉麒麟盧俊義屈打成招那個枷就驚人了，叫作：「一百斤死囚枷」。嘿，一百斤重的枷，簡直收買人命，未行刑已折磨到半死。

所以，「擔枷」係好恐怖之刑罰，當你惹事上身，株連一家大細，甚至身上跳蝨（「蝨𤓓」）也要服刑，咁就認眞「大籮」也。

木屋泰山

「住天台木屋，做木屋泰山！」

五、六十年代趣怪香港話，最趣怪者莫過於「木屋泰山」，當然隨着今之住屋臻向完美，此語早已消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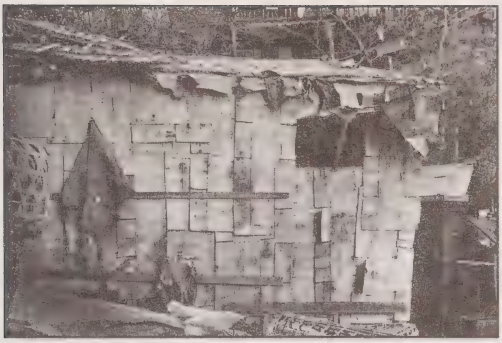
所謂「泰山」，當然係指蠻荒獵險，從一株樹飛去另一株樹的英雄人物TARZAN（美國作家EDGAR RICE BURROUGHS所創造），隨着電影片集在香港放映，受到歡迎而流行起來，這便有「木屋泰山」的趣怪香港話出現了。

好了，解釋完「泰山」，就要談一吓其時香港的天台木屋情況。因爲大陸解放之後，大批難民湧現，香港住屋成嚴重問題，木屋區林立，還發展到樓宇的天台上。位於灣仔和旺角區的唐樓都有五層高，天台密密麻麻僭建着大量木屋（有些業主收取金錢，賣出天台給住客搭鐵皮屋）。

其時之樓宇一間緊貼一間，天台相連，街頭的天台住客，可以屋過屋的，來到街尾天台，非常方便，時人就稱之爲「天台木屋街」。

對於那些小偷道友輩，一遇警察追捕，立刻從街上奔入樓宇，再奔上天台，然後天台過天台，飛簷走壁，逃之夭夭，使警方非常頭痛。

就這樣出現了一個非常生動的俗話，那些在天台木屋飛來飛去的人，就叫做「木屋泰山」了。



居住在山邊，不一定是木屋、石屋或鐵皮搭成的鐵皮屋，用紙皮搭成的，你見過未呢？這便是了！

木屋區最怕失火，不只財物受損，另外由於環境擠迫，通道狹窄，人命也難保啊！

在樹上搭建木屋而居，才是名副其實的「木屋泰山」也！

三年唔發市

「佢間舖頭好生意？嘿，三年唔發市，發市當三年囉！」

所謂「發市」就即係開市，「唔發市」，即係冇生意，而每譏人做生意「拍烏蠅」，就會贈番句「三年唔發市，發市當三年」，好抵死之諷刺也。

查「發市」此俗語古已有之……例如《水滸傳》第二十四回：「三年前六月初三下雪的那一日，賣了一個泡茶，直到如今不發市。」第三十一回：「刀卻自好！刮我手裏不曾發市，且把這個烏先生試刀。」

例如《金瓶梅》第二回：「立到如今不發市，只靠些雜趁養口。」

例如《殺狗記》十出：「老娘三日不發市。」例如《運甓記》二十三出：「今日早間坐到這個時候，並無一個主顧與我發市。」

不過，此「發市」南傳到廣州及香港時，多了一重意義，可以解釋爲「生意興旺」，而這是從前所沒有者，例如「呢間舖頭今日眞發市」，就係形容該舖買賣眞好也。

唉，做生意最忌唔發市，特別香港地舖租咁貴，根本沒有心情忍耐「三年唔發市」也。

咸豐年咁耐

「咸豐年咁耐嘅事，仲提嚟做乜！」

沒錯，但凡形容年代久遠者，就叫做「咸豐年咁耐」，而且還帶着點消極意義，「不提也罷！」

咸豐是清朝皇帝，一八五一至一八六一年，距今百多年，都算係幾耐。不過，何以不說「道光年咁耐」或「同治年咁耐」，偏偏要說「咸豐年咁耐」？相信很難找出答案也。

可是，大膽假設依然有必要。這咸豐朝的十一年，係中國蒙上史無前例的最大恥辱！

咸豐六年，英法聯軍藉口「亞羅事件」，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侵入廣州，燒毀民房八千餘間。羣衆怒燒洋館。咸豐八年，反對英法軍侵粵，香港大罷工，參加者二萬人。逼簽「天津條約」。咸豐十年，逼借九龍，跟着八國聯軍打上北京，咸豐皇帝逃往熱河，火燒圓明園，逼簽「北京條約」，九龍割讓給英國。咸豐十一年，廣州沙面租界成立，香港碼頭工人罷工。

嘩，整整十一個年頭，國家恥辱無窮，九龍割讓，港人有切膚之痛。簡直係最難忘而又要忘掉的年頭，不禁嘆息曰：「咸豐年咁耐，仲提嚟做乜！」

水鬼升城隍

「阿威哥中咗六合彩，發咗達，即刻水鬼升城隍，扮大鼻，唔識人囉！」

唉，香港人就係咁現實，一朝得志，語無倫次，於是只好贈他一句古老俗話「水鬼升城隍」也。

關於水鬼的傳說，有兩種。

一、人死於水，就化爲厲鬼，出而找尋替身，每隔三年，那個溺死過人的地方，必然另有一人溺死，以前香港七姊妹的南華游泳場，就是鬧過這樣的鬼話了。

二、水鬼像一隻猴子，夜深人靜的時候，出現在河邊和海岸，向人作祟，鬧到天明才隱回水中，如果你夠膽拿女人的「腳盆水」或男人夜壺裏的東西，向着那鬼物照頭淋，它就無所遁形，回不到水中，只好向你哀求饒命，你便給它一盆清水，讓它潔淨，打發它回去。

從這第二種傳說看，水鬼是不成氣候的「小鬼」。

而「城隍」呢？古時天子祭「八蜡」，這八蜡是八個神，排第七的叫「水庸」，就是城隍了，乃係一個城池的守護神，算係個大神也。

《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祭坊與水庸，事也。」（鄭注：「所祭有八神也，水庸七。」）

所謂「水庸」，即溝渠，古代城市多有護城溝渠，故此以

它爲城市守護神，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正式稱爲城隍神，始於南北朝時代。

《北齊書・慕容儼傳》敍及郢城被大軍包圍，守城的慕容儼唯有去拜城隍：「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禱，於是順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謂，冀獲冥祐。斘須臾，沖風起，驚濤湧激……」

《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描寫城隍之容貌：「開元中滑州刺史書秀莊來城樓，忽見一人長三尺許，紫衣朱冠參謁，曰即城隍之主……」這城隍告訴刺史，黃河之神欲毀城，他也不許，將與之決戰於河濱，果然河中忽晦，有白氣直上十餘丈，而城樓有青氣縈繞。刺史立刻命令弓箭手射擊白氣，結果打了勝仗。所以城隍係一位「大神」。

俗語說「小鬼唔見得大神」，現在，那個阿威哥的小鬼，眞的升做大神，嘿，也就這樣不可一世啊！

九龍油麻地，廟街榕樹頭旁的城隍廟。

苦過金葉菊

有沒有聽過老人家如是說：

「欲要哭，睇金葉菊。」

「佢條命仲苦過金葉菊呀！」

嘿，嘿，悲劇人間。

往時之趣怪香港話，每講到某某人遭遇悽慘，命途苦楚，總會形容佢「苦過金葉菊」也。

「金葉菊」，係乜？點解咁苦？

當然又係粵劇來源，戲名一個也。

清代廣東戲班已流傳着首本戲《江湖十八本》，係選取古來戲曲最流行於時者共十八本，列爲經常會上演之劇目，也是用來教授紅船子弟的。後來，《江湖十八本》失傳了很多，戲班重新再選取，便有《新江湖十八本》的出現，其中第十七本戲寶就係《金葉菊》了。

《金葉菊》故事大意：忠臣後人張應麟年少英俊，得二女月嬌與淑英之愛，引起西宮國舅區雲光妒忌，借失去御賜之金葉菊誣告張家，陷害忠良，謀殺了應麟，二女逃亡，如何賣子葬夫，如何痛苦求生；結果十多年後，應麟的兩個兒子中了文武狀元，如何陣上交鋒母子相逢，如何斬殺奸臣報仇雪恨，總之非常煽情，睇到觀衆哭完一場又一場。

所以，「欲要哭，睇金葉菊。」

賊劫火灰船

「人結人緣，賊劫火灰船。」

唉，世紀末香港人吃齋信佛者多起來，於是「緣」字就經常掛在嘴邊，甚麼「有緣無分」、「前世孽緣」、「隨緣樂助」之類，全都搬出來了，既然如此，舊時趣怪俗話「人結人緣，賊劫火灰船」應該找來一談也。

好，由「緣」開始，此乃釋家之語，佛門中人對人生的一切事物，都說是各有「緣分」的。父、子、夫婦、師生、朋友等五倫，固然屬於緣分，而人間的悲歡離合死死生生，也都列入緣分之中。

杜甫詩：「繡羽銜花他自得，紅顏騎竹我無緣。」

沈周《詠帘》詩：「知無緣分難輕人，敢與楊花燕子爭。」

沒錯，「緣」又指「機緣巧合」，有時連做賊的都要信㗎，例如那幫匪徒原定械劫貨船，豈料陰差陽錯，劫着一條運火灰的船隻，唉，「火灰」（木炭燒成的灰）不值錢，只能作建築之用，甚麼金銀珠寶全部欠奉，簡直非常失敗，正式「唔係你財，唔入你袋」。

所以，「人結人緣，賊劫火灰船」就係強調「巧上加巧」，「有咁啱得咁蕃」，白費心機也。

唔食廣東米

「阿炳呀？唔食廣東米好耐囉！」

「唔食廣東米係乜意思？即係死咗也！」

唉，今日香港超級市場所售賣之米，一係泰國米，一係美國米，一係澳洲米，而且還是甚麼「眞空處理」包裝，確係唔食廣東米好耐。

不過，何解「唔食廣東米」等如「人死咗」？就要研究一吓舊時香港之米市也。

香港在開埠之初，食米市場，所出售的全都是新界及廣東地區的白米，以「絲苗」爲上等，以「油粘米」爲下等。「絲苗」是長形而較細粒的白米，以增城和元朗絲苗最著名。「油粘米」比較大粒，米粒的外表似有一層黃油，故名油粘，而油粘較絲苗爲便宜，但煲飯多，是中下等人家常食的米……

其後，香港人口激增，國內政治混亂，輸米量下降，而新界所種的稻米不夠供應，於是向越南和泰國輸入白米，後來還有美國米，這些米在民初，通稱爲「洋米」，被視爲下價米，比絲苗和油粘都平，只有窮家購買，而富人不吃，堅持吃廣東米。

趣怪香港話，但凡「洋」就係「鬼」（「洋人」叫做「鬼佬」），吃「洋米」即是吃鬼才會食的米，等如變了鬼矣。

所以，「唔食廣東米」就係只吃「洋米」，即是等如死咗也。

五窮六絕七翻生

「五窮六絕七翻生」，香港電影界近十年流行之俗話，大概是說五月電影生意欠佳，六月更慘——簡直絕境，七月得到復甦。因爲電影觀衆多數係青少年，亦即大部分是學生，五月的日子係準備考試，六月是考試時間，影響戲院生意，到七月暑假來臨，電影消費又再蓬勃起來了。

不過，這「五窮六絕七翻生」的趣怪俗話並非香港電影界首創，其實早在上世紀已在本港商場上流行起來的。

原來，從前商船來香港貿易，要靠季候風的，從中國買貨經香港運往南洋去，商船要靠北方吹來的季候風揚帆出海，到了農曆五月，已無北風吹送，商場便告停頓，而六月經常打颱風，更加沒有商船來往……

到了農曆七月，風季過了大半，從南洋來的商船活躍起來，貨物也帶來香港出售，商場便活躍起來。

對外貿易因季候風的影響，貨運工人的收入，亦於五月和六月減少。既然入息欠佳，連帶其他的娛樂場所及消費地方也一樣受到影響，直到七月才有機會復甦，就這樣成了規律，而趣怪香港話「五窮六絕七翻生」就此開創也。

不過，就舊香港社會時令來說，「五窮六絕七翻生」這現象亦一樣出現，因爲舊時社會生活多受節令影響，而五、六月卻係最低潮，消費下降……

農曆五月只有一個端午節，而且是在月頭，過了五月初五之後，熱鬧已過，再沒有消費性的節日，而六月更是大小暑的天氣，其時沒有冷氣設備，人間苦炎熱，就有此一句：「大暑小暑，有食懶煲。」

唉，連飯都懶煲懶吃，更遑論其他消費活動了。

到了農曆七月，卻熱鬧起來，因爲有七月初七的乞巧節，七月十四的盂蘭節。特別舊時的盂蘭節最講排場氣氛，設有神功戲、歌壇，有奏八音、會景巡行、開壇講經等，歷數日不衰，充滿節日色彩，帶動着消費，商場活躍，跟着更大消費節日——中秋節，隨之而來，一片好景，此所以「五窮六絕七翻生」也。

唔理三七二十一

「九七期近，唔理三七二十一，有得食就食到盡，有得玩就玩到殘也。」此乃世紀末香港人的心態，唉，好痛苦呀……

慨嘆完畢，又要收拾心情，講下趣怪口頭禪「唔理三七二十一」之出處，亦係鮮爲人知，好值得發掘出來一談也。

原來「三七二十一」這句俗語，起源很早，早在二千多年前的著作《管子》裏見。

《管子・地員篇》：「三七二十一而至於泉。」其注解曰：「泉者指地下也。俗言人死入黃泉。」

「三七二十一而至於泉」，在宋人筆記《夜話》有更清楚解釋，相傳地獄有二十一層（後來縮爲十八層），最低下的一層是「惡鬼道」，沉淪於此，永不超生也。

因此，所謂「唔理三七二十一」，就即係說，雖死後打入三七二十一層地獄，永無超生之日，亦置諸不理，所意味者是一種不顧後果也沒將來的心態。

我們香港人充分感染末世氣氛，「唔理三七二十一」式口頭禪也就特別多。

例如「話之佢死人冧樓」、「懶理佢死人」、「話之世界末日」等，非常「闊佬懶理」也。

做媒

「喂，你上晒大當嘞，嗰兩個老千夾埋做媒騙你㗎！」

唉，世途險惡，好易中計。

但凡行騙集團那個出面引誘他人入彀的角色，趣怪香港話就通稱之爲「媒」也（這「媒」音「細妹」的「妹」）。

「媒」，如果照《說文》的解釋：「媒，謀也，謀合二姓也。」其意思當然係指那些「媒人婆」，將不同姓氏的男女謀合通婚。但何以後來把誘人上當者叫「媒」呢？

原來，古時的農民在狩獵時，創造了用雌鳥誘捕雄鳥的辦法，這雙引誘雄鳥的雌鳥就叫做「媒」了，於是所謂「謀合二姓」就變了「謀合二性」也。

南朝宋徐爰注解潘岳《射雉賦》這樣曰：「媒者，少養雉子，至長狎人，能招引野雉，因名曰媒。」

至於捕捉得的野雉，經獵人飼養訓練，又可以放出來做「媒」引誘同類上當，且看唐元稹的《雉媒》詩：「剪刀摧六翮，絲線縫雙目，啖養……已馴熟，都無舊性靈，返與他心腹，置在芳草中，翻令誘同族。」

無疑，元稹在借題發揮，以雉喻人——人性多欺詐也。

唔做媒人三代好

「唔做中唔做保，唔做媒人三代好。」舊時廣州和香港都流行這句趣怪俗話。

當然邁向九十年代的香港，所謂「媒人」者早已絕種，不過，睇番吓往事，卻又奇趣無比，不能不談也。

在男女婚姻未能得到自由前，皆要遵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方可撮成。處此封建專制時期，「媒人」行業甚爲吃香，積極活躍於有子待娶，有女待嫁之門，手持大葵扇撥之不已，假如撥成，媒人酒有得飲，媒人利是有得拎。

爲媒婆者，急功近利，不擇手段，詭計多端，花言巧語，使男女兩家的父母爲她所愚，使兒女結爲夫婦飲恨終生。

傳說趣事，媒婆對女家說：「實（十）冇（畝）田，實（十）冇（畝）地，三疊（踏）到堂前。」女家以爲是十畝田，十畝地，三疊到堂前。誰知全是假的，女婿是個窮光蛋，怪責媒婆欺騙……

媒婆笑着說：「你地聽唔慣我啲鄉下話，當時我係講，實冇田，實冇地，三步踏到堂前。」嘿，女家爲之氣結。

對女家如此，對男方又如何呢？

媒婆有次對男家說：「個姑娘都幾大隻——腳辮烏卒卒——條頸柄——白雪雪——條口唇——紅雌雌——對眼——都幾俏嘅！」

在男家聽來，以爲這少女夠健美，豈料竟是大腳八（「都幾大隻腳板」），而「烏卒卒」非條辮，而係頸項（俗稱「頸柄」），「白雪雪」原來是口唇，「紅雌雌」卻是雙眼，嚇死人。

媒婆除精於講大話之外，還擅使詭計，便有此「單眼駝背仔相睇」趣事了。

媒婆教單眼仔戴上墨鏡，坐在商店櫃面，充作掌櫃，俯着背來運籌握算，作計數狀，藉此掩飾其駝背之身。於是，媒婆就叫女家的人去那家商店相睇女婿，說他是掌櫃，爲人勤奮，樣子又青靚白淨，有婿如此是不錯的。女家便答允親事，誰知三朝回門，女兒哭個你死我活……

通常向媒婆大興問罪之師係冇用，因爲說謊係其本行（甚至有俗語云：「媒人講大話，補鑊用泥搽。」），只怪相睇時太過輕率，痛恨之餘，咒她不得好死之外，更有詛咒其三代冇好報也。

以上故事，雖然係時人編出來諷刺媒婆卑鄙之用，可是，從「唔做媒人三代好」這諺言，卻反映到中國人篤信命理報應，免得過都係不要做媒人這個行業了。

常說：媒人婆手執大葵扇，究竟大葵扇有多大呢？看看此圖，便自有分曉。

茄喱啡

香港世紀末風情，連微不足道之「茄喱啡」都頻頻擺姿態，搞小動作……

沒錯，香港在粵語片全盛時期，影棚就創出「茄喱啡」這趣怪香港話，專指那些「行就行先，死就死先，企就企兩邊」之臨時演員（又稱「臨記」）——英文通常叫CASUAL ARTIST。

不過，如果想追查何解臨記又叫「茄喱啡」，則衆說紛紜，好難確定誰者講法最合理也。

其一講法，「茄喱啡出自英文論」。多數係新派影人之說：「茄喱啡乃英文CARE FREE變出來，做臨記逐日搵錢，冇乜拘束也。」又有另一講法：「茄喱啡乃英文KILL THE FILM變出來，班臨記唔識做戲，頻頻NG簡直殺死菲林也。」所以，CARE FREE（「無拘無束」）或KILL THE FILM（「殺死菲林」）就係「茄喱啡」語源了。

其二講法，「茄喱啡出自影人創作論」。五十年代粵語片黃金歲月，影棚影廠非常興旺，連食堂亦生意甚佳，其時大明星進膳當然可以炒番幾味；臨記就吃例牌碟頭飯，一係「鮮茄牛肉飯」，一係「咖喱雞飯」（或「咖喱牛腩飯」），贈飲咖啡一杯。導演和劇務從來不知臨記姓名，索性把食堂例牌拆寫爲名稱，「茄」（鮮茄牛肉飯）「喱」（咖喱雞飯）啡（咖

啡），於是便叫着……「茄喱啡埋位呀！」

前輩粵語片影人有以下一個故事。話說某日某片場，白燕、周坤伶、黃楚山、袁步雲、馮敬文等講笑話古仔：

往昔廣州西關富戶女傭柳姐，雖有「媽姐皇后」之稱，但記憶力甚差，因此常常都會把主人吩咐的事幹擺了烏龍。一次主人叫她往洋貨店買洋香梘「茄士咩」，唉，這位柳姐去到店子時已忘記了名稱，向店員問：「先生，你有冇茄喱啡呀！」

當時片場的人聽得哈哈大笑，而性格演員馮敬文是兼當劇務，很多臨記都由他請來拍戲，剛聽完笑話便要開工，便打着哈哈大叫道：「喂，所有茄喱啡好埋位呀！」

眾人笑一輪後，「茄喱啡」由此不脛而走。

粵語片沒落的歲月間，「茄喱啡」沒人再提好一段日子，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嚴浩拍了一部叫《茄喱啡》的笑片，（還有那動聽的主題曲），這「茄喱啡」又再流行。而且說來還有所變化，例如「我做咗茄喱啡教師」（即「代課老師」），「我係佢茄喱啡男友」（即「可有可無之臨時男友」）等。

總之，現今港人，指那些毫不重要，又冇地位的人，一般稱爲「茄喱啡」也。

花

講「花」你一定會問：「何趣怪之有呢？」

嘿，嘿，花的鮮豔芬芳，是人所同賞的，而趣怪香港話舊時以「花」字冠上女人的稱謂者很多，例如酒樓茶室的女工叫「茶花」，工廠女工叫「廠花」，理髮女子叫「髮花」，學校女生叫「校花」，汽車女司機叫「車花」，香車美人叫「香車花」，歡場女子叫「交際花」，女秘書叫「花樽」等。

通常謙稱自己老婆叫「家花」，而泛指一般舞女或情婦爲「野花」，因而，好色之徒，便有「家花不及野花香」之語。

其實，以花比喻女人，古已有之，例如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嬌花巧笑久寂寥，娃館苧蘿空處所。」

古時，花又指妓女，所以在妓院中飲酒作樂，就叫「飲花酒」。妓院區域又叫「花柳」，例如李白《流夜郎贈辛判官》：「昔在長安醉花柳，五侯七貴同杯酒。」發展到後來，這「花柳」竟變成性病的名稱也。

不過，古時之花，不及趣怪香港話之花而種類繁多，除上面一大堆之外，還有「耍花槍」（與女人相戲謔）、「發花癲」（因色情而顛倒，又叫「發姣」）等等呢。

女郎

「馬票女郎」、「陪酒女郎」、「應召女郎」、「惹火女郎」……趣怪香港話「女郎」之多，一時濫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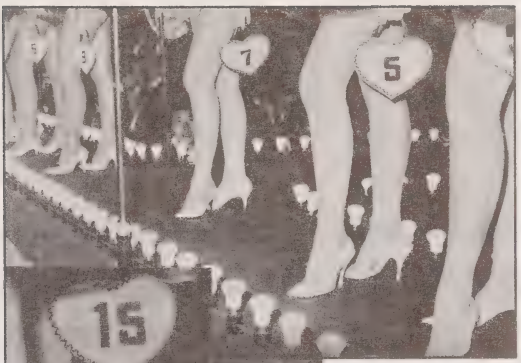
傳統漢語之「女郎」只解作「青年女子」（如《木蘭詩》：「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或者《楊柳詞》：「青樓一樹無人見，正是女郎眠覺時」），不似得今之花樣多端。

香港話的「女郎」，職業性有之，不正經有之，如「噴火女郎」、「按摩女郎」、「漫波女郎」、「香煙女郎」、「企街女郎」、「修甲女郎」、「舢舨女郎」、「脫衣舞女郎」等，嘩，林林總總，其最初的觀念究竟從何而來？實在好值得追查也。

當我翻閱中國通HERBERT A. GILES著的《A GLOSSARY OF REFERENCE ON SUBJECTS CONNECTED WITH THE FAR EAST》，竟然找到了線索。該書有「JO-RO」一條，解釋曰：「JO-RO：女郎，日本語，意指娼妓。所以JOROYA，就是娼寮也。」

嘿，原來有關「女郎」的「新含意」竟是來自日本語。

三十年代上海，華日洋雜處，便有所謂「摩登女郎」（作風西化之職業女性）之出現，當然影響到戰後香港「乜乜女郎」大行其道也。



以七七女郎物物名義的表演，皆是噱頭而已！最終，只不過是藉詞賣弄色相。六十年代，曾出現過「美腿小姐」選舉的玩意，全部參選佳麗皆不用「眞面目」示人，上半身被屏帳遮擋，只露出大腿「比賽」，評判及觀衆從下望上去，正好滿足偷窺者的合法觀賞心態。

大家不妨看看圖中那位男士的表情，便知道這個「比賽」的構思，是何等成功！

尤物

「放路溪錢——引死人」，指的當然係美女也。

舊時香港人愛稱性感美女爲「惹火尤物」，實始於一部法國電影，一九五七年的《AND GOD CREATED WOMAN》，導演係唯美派的羅渣・華汀，主演係性感到極之BB（碧姬・巴鐸），該片香港譯名就叫《惹火尤物》，其時非常賣座。從此以後，「尤物」變成濫觴，甚麼「性感尤物」、「絕代尤物」、「噴火尤物」之類傾巢而出……

其實，「尤物」一詞，非常古老，並非趣怪香港話獨有。最早見之於《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

這裏的「尤物」是指冶豔的女人。「移人」，謂迷惑動搖人的神智。其下的「苟非德義」兩句，是說若非以德義自持，就必有禍；在大男人主義時代，普遍流行「紅顏禍水」之說也。

韓偓亦有詩句：「信知尤物必牽情，一顧難忘覺命輕。」

唉，又係尤物害人。所以「放路溪錢——引死人」，唔止係「引死」，而且係「害死」也。

奶媽

「波大冇腦，正一奶媽！」

粗鄙香港話愛稱女人乳房爲「奶」，乳蒂爲「奶頭」，見到乳房超級豐滿者，就戲言爲「奶媽」也。

不過，「奶媽」在過去，其意思絕然不同，因爲舊社會時代皆以人乳哺育嬰兒，富貴人家皆僱用乳娘代乳。

《開平縣誌》曰：「奶媽本稱嬭婆，按《舊唐書・哀帝紀》，『內出宣旨嬭婆楊氏可賜號昭儀，嬭婆王氏可封郡夫人，中書奏議，乳母古無封夫人賜內職之例』。東莞稱母多曰亞嬭……因其乳而母之也，俗不知嬭，別造奶字。」

講得頗爲清楚，乳母古稱「嬭婆」，唐朝皇室重視乳母地位，竟然可以封爲郡夫人。而「嬭」字何解？

《玉篇》有解釋：「嬭……反母也……反乳也。」這「反乳」，應該是「代乳」之義也。後來，「嬭」留在廣州方言裏，慢慢轉音爲「奶」，這便有「奶媽」的稱呼，有些地方又叫做「奶婆」的。不過，亦有地方沿用中原的「乳」字，例如《瓊州府誌》：「婦人飼乳者曰乳媽。」

肉彈

「嘩，惹火肉彈，勁到爆炸呀！」

嘿，近日香港女人潮流興「波霸」，於是「肉彈」又再捲土重來了。

香港戰後歐美電影大行其道，那些性感豔星便傾巢而出，例如珍羅素、瑪丁嘉露、蘇菲亞羅蘭、碧姬巴鐸等一大堆，而「肉彈」這趣怪俗話就這樣流行起來。

我認爲「肉彈」是直譯自荷李活名詞SEX BOMB，即「肉感炸彈」，而簡化起來稱呼，就是「肉彈」了。

不過，無巧不成話，舊時中國方言描寫脫衣露體之人就叫「肉蛋」，好值得作點鉤沉也。

據丁惟汾著《俚語證古・形貌》：「肉蛋，肉袒也。身無上衣，謂之肉蛋。蛋字當作袒。《史記・宋微子世家》微子乃抱祭器，肉袒面縛。《索隱》肉袒者，袒而露肉也。《爾雅・釋訓》襢裼，肉袒也。郭注，脫衣而見禮。」

所謂「肉蛋」，由「肉袒」變化而來，即「脫衣而見禮」，作風與今之「肉彈」相同也。

五十年代香港話一講到「肉彈」，便愛大做文章，形容詞多多，例如「原子肉彈」、「太空肉彈」、「噴火肉彈」、「四十吋大肉彈」等，簡直性感大爆炸！

梅香

「嗰個女人乜嘢咁巴閉呀？梅香嚟則嘛！」

「唉，影視界星海浮沉，今日做阿姐，明日淪爲梅香也說不定。」

沒錯，「梅香」，這是拿來形容那些在戲中做「茄喱啡」的女角，後來此話還引伸到社會上那些毫無身份地位的平凡女人上呢！

但這「梅香」原來是古老中原俗話，據胡竹安編著《水滸詞典》：「梅香，宋元習語，丫鬟的代稱。【例】兩個梅香，一日服侍到晚，精神困倦，亦皆睡了（第五十六回）；梅香入去不多時，轉出李媽媽（第七十回）。」

大概時人愛稱婢女爲「乜香」、「物香」之類，而可能最多係叫「梅香」，因此順理成章變了妹仔之代名詞也。

還有，其時戲曲特別好用「梅香」。

《小孫屠》：「如家身畔，只有一使喚梅香在此，就教它整頓酒器。」

《綠牡丹》：「小旦上，小丑扮梅香隨上。」

「梅香」，傳到清代，《紅樓夢》六十回：「姨奶奶犯不着來罵我，我又不是姨奶奶家買的梅香呢！」

由清代傳到現在，雖然妹仔制度廢除，但此俗話並未消失。

後生

「喺間洋行做後生，冇出色！」

「佢仲後生，可以輸得起！」

沒錯，「後生」有兩種意義：其一，年輕；其二，小伙計。

年輕人叫做「後生仔」，源遠流長，例見古時之俗文學。《水滸傳》第七回：「如今祝家莊上行號令下來，每戶人家，要我們精壯後生準備着。」《初刻拍案驚奇》第二回：「望見了個花朵般後生婦人，獨立岸邊。」

古時之「後生仔」曾稱爲「後生家」的，例見於《二刻拍案驚奇》第二回：「不當人子！後生家討便宜的話莫說！」

至於「後生」就是「小伙計」、「學徒」、「助手」等，《金瓶梅》這小說經常出現，例如第五十八回：「韓夥計貨船到了臨清，使後生胡秀送書帳上來……」

由此可見，這「後生」地位係給正式伙計差使的，顯然屬於最低級也。

五十年代香港的機構仍愛用「後生」一辭，英文爲BOY，茶房侍應生也，後來改叫爲OFFICE BOY，同樣是做辦公室的下欄工作。不過七十年代之後，多稱爲「信差」，譯自英文MESSENGER（有人諧趣地譯之爲「馬臣蓆」），後來更升格爲「辦公室助理」（OFFICE ASSISTANT）也。

市頭

「市頭、波士、老細……」香港地打工仔常用的稱呼語。

不過，近日甚少聽人講：「呢個係我市頭」。因爲「市頭」也者，早就已給「老板」、「波士」、「上司」、「老細」等取代。

中國古時集中貨物進行買賣的地方謂之「市」（有「三日一市」之俗例），擺市的老板就叫做「市頭」。

沒錯，「市頭」又係屬於古語，唐朝時代已經愛稱「市頭」了。在元稹的詩句裏，都有「市頭」的用例，「纔從魚裏得，便向市頭懸」（《酬樂天江樓夜吟稹詩》），而詩中「市頭」未必指人而言，不過，另一首詩《估客樂》則說得清楚：「出門求火伴，入戶辭父兄。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無不營。火伴相勒縛，賣假莫求誠……自兹相將去，誓死意不更。一解市頭語，便無鄰里情。」這是一首教人做事處世的諷喻詩，這裏有「火伴」（即「伙記」）與「市頭」（即「老細」）之分。

詩中所謂：「一解市頭語」，當然係指「要了解市頭的話」，亦頗有現代精神面貌，符合打工仔哲學：「波士永遠是對的。」

現今，很多人將「市頭」寫爲「事頭」，取其「話得事之負責人」也。

外江佬

「班外江佬鬼咁勞嘈，佢哋究竟講乜嘢！」

沒錯，「外江佬」，此俗話甚少聽得到了，不過，五十年代就很流行，因爲解放之後，大量外省人南來香港，導致其時社會語言大混雜，南北溝通不便，「嘿，唔知個外江佬想點！」引起人間頗多糾紛也。

其實，粵人謂外省曰「外江」，北人爲「外江佬」，係早已如此，廣見於誌書裏。

例如《潮州府誌》：「稱嶺北人則輒名之曰外江。」

例如《順德縣誌》：「北人曰外江獠，指外省人言語曰蠻聲。」

有個講法，「外江」係源自戲班，《揚州畫舫錄》記載清初兩淮間戲班盛況，有分「內江戲」（「內江班」）和「外江戲」（「外江班」），如何分法？

屬蘇州揚州爲同省，就叫「內江」，而蘇揚以外者，就係「外江」。

《揚州畫舫錄》還指出粵人謂京劇亦曰「外江戲」、京班亦曰「外江班」。此「外江」稱謂，竟由清初流傳開來的。

順帶講個流行五十年代的「外江」笑話。某外江佬向香港人問路：「我打老豆（指「窩打老道」）……」對方罵之曰：「你打老豆？冇人性，走開！」

早期香港的「外江佬」，以上海人居多，大部分經營食肆或理髮店，另一類，以街頭賣藝維生，有訓練猴子作表演的，遂產生了一個歇後語：「外江佬舞馬騮——監生玩死。」

戲棚仔

「六月神，七月鬼」，香港依然保持此傳統習俗。「六月神」，指舊曆六月神誕特別多，而七月又係盂蘭盛會。

每年農曆七月，各大小球場，皆遍搭戲棚，「督督撐」大演「神功戲」了。於是，我就想起以前有句趣怪香港話「戲棚仔」，間中亦聞老人家如是說：「嘿，阿B仔咁快就讀大學，正式係戲棚仔！」

「戲棚仔」點解？

係歇後語，比喻「話咁快就長大咗」咁解。說來，係與粵劇有關係也。

原來，粵劇布景簡單（特別「神功戲」），場面轉替，時空處理，務求簡潔。特別在上演母子親情的戲時，「轉眼間個仔就大咗」，正式急轉直下然後母子相逢。譬如《白蛇傳》裏的白素貞（白蛇）和她的兒子仕林，演到「仕林祭塔」，「雷峯塔」倒塌，母子相會，團圓大結局，中間經過的白蛇託孤，仕林長大中狀元等場面，編劇者（時人稱「開戲師爺」）例必採取若干「暗場」，刪掉無關重要的情節，因而轉眼之間，仕林已經由嬰孩變成大人，觀衆讚嘆曰：「嘿，話咁快就長大嘞！」

於是，這種戲中的孩子「轉眼長大」的角色就俗稱爲「戲棚仔」了。

兩公婆

「計我話，做女人至緊要係搵番個好老公！」

今時今日仍愛稱丈夫爲「老公」（打情話趣時就叫做「老公仔」），妻子爲「老婆」（又叫做「老婆仔」）。無巧不成俗話，中國古時甚多地方的方言都愛把夫妻喚作「老婆」、「老公」的，而且散見於小說戲曲之中……

例如《張協狀元》十二出：「好也！保甲，打老公！老婆打老公！」

例如《水滸傳》二十四回：「大官人怎麼不認得？他老公便是每日在縣前賣熟食的。」

據胡竹安編著《水滸詞典》：「紹興話、黃岩話都稱丈夫爲『老公』。廣州話也指丈夫。衡陽話指稱別人丈夫爲『老公』，嫁男人爲『嫁老公』。」

相信，這「老公」、「老婆」是源自中原方言吧。

夫妻結合，二人世界之始，趣怪香港話就稱爲「兩公婆」，還發展出一個諺語「兩公婆見鬼——唔係你就係我」。試幻想一下，既然公不離婆，遇着家裏鬧鬼，不是公見就是婆見了，此俗話間中仍聽得人講：「邊個肯畀錢佢還債？梗係兩公婆見鬼——唔係你就係我囉！」

仔

「你個衰仔，你個死仔，托我水龍，仲搵間屋仔匿埋，我一於二仔底死追，唔會放過你㗎！」

嘩，對白好火爆呀。但亦見到一個特點，「仔」字此起彼落也。

沒錯，我們廣東人及香港人，但凡論及人之後輩或小子，及事物之細小，一律愛用「仔」字稱呼。

清同治版《廣東通誌》收錄很多「仔」，甚值參考：「廣州凡物小者皆曰仔，耕傭曰耕仔，小販曰販仔，游手者曰散仔，船中司爨者曰火仔，亡賴者曰打仔，大奴曰大獠，小奴曰細仔，小婢曰妹仔，奴之子曰家生仔，螟蛉子曰養仔，盟好之子曰契仔……」

清宣統年《東莞縣誌》：「良家子曰阿官仔，無賴子曰打仔，曰爛仔，館中書童曰火仔……」

嘿，眞係林林總總，數之不盡。

好了，講番「二仔底」，係源自賭「沙蟹」，即是「話事啤」，英文SHOW HAND是也。當你的底牌係「二點」時，這就叫做「二仔底」。若不論對手牌面多大，一直死跟到底（即落注到尾），便是「二仔底死跟」了！

二仔底死跟的目的，是希望途中追得到（博到）一隻好牌（靚牌），得以勝出，所以，就算是「二仔底」也要「死跟」也。

佬

「今晚大佬請客，任食！」

「嘩，咁闊佬，第一次嚟！」

但凡對男人俗稱，省港澳俗話通稱「佬」，有何出處？

據清宣統版《東莞縣誌》：「平人曰佬，本稱倒老，急讀之則成佬。按《玉篇》……孱佬也，大兒。」

這縣誌帶來兩個線索。古時平凡人（文中簡稱「平人」）一律是被叫做「佬」，而「佬」是當時「倒老」二聲合爲一字。然則甚麼叫「倒老」？

《隋書・地理志》解釋：「尉佗于漢自稱蠻夷大酋長老夫，臣故俚人猶呼其所尊爲倒老也。音訛，故又稱都老云。」

原來「倒老」（或「都老」）係當時大酋長之尊稱，《東莞縣誌》又說，自晉以來中原士大夫紛紛南徙，學習了方言，稱當地土人一律爲「佬」。

初時這個「佬」，「倒老」合音，本來就沒有字的，於是知識分子便在古老的字書裏找尋代替的字了。

嘿，有了。《玉篇》有「孱佬」一辭，就拿這個「佬」字用吧，「孱佬」解作「大兒」，即係「大佬」、「大隻佬」、「大舊佬」、「大粒佬」等，總之是要大也。

「東莞俗，婿稱妻父曰丈人佬，弟稱兄曰大佬，婦稱夫於他人亦曰佬是也，然施之平人者，爲多如讀書佬、耕田佬之

類，凡平人皆以佬呼之……《洪容齋隨筆》謂東坡詩用人名每以老爲助語，非眞謂其老，今俗稱佬亦此意也。」《東莞縣誌》認爲「佬」還有一個出處，就是源自蠻橫的「猺」：「《廣東新語》云，廣州謂平人曰猺亦曰獠，賤稱也。《北史》周文帝討諸獠以其生口爲賤隸，謂之壓獠，威壓之也。然今粵俗字皆作佬，無書作猺獠者，猺字始見於《正字通》云犵猺，蠻也。」

沒錯，我們這「佬」字俗話，歸納以上說法，平常人一律稱「佬」，既然平常，就有低賤的意味，叫人做「佬」就有點低貶人格之暗示，例如今之香港人愛這樣罵人：「CHEAP佬、土佬、賤佬、死麻甩佬、發霉佬、死佬、衰佬、神經佬、戇居佬！」

摩登保鑣

「吓，你做護衛員？即係摩登保鑣咯喎！」

沒錯，「保鑣」，江湖古老行業，但七十年代香港新興護衛公司，負責守門解款之服務，於是時人索性封贈「摩登保鑣」名號。

其實一點不奇怪，香港俗話有「摩登男女」（新潮士女）、「摩登媒人」（婚姻介紹所）、「摩登嫁妝」（奉子成婚）等……

好了，「摩登」（英文MODERN音譯）冇乜好講，但「保鑣」好值細說。

「保鑣」的「鑣」通常寫作「鏢」，何解？因爲古時江湖人物負責「保鑣」者，係叫做「鏢師」，自然精通十八般武藝，他們特別喜用飛鏢爲武器；這飛鏢形似矛頭，三面尖銳，長三寸六分，尾繫綵綢，能作短距離擲射，中人要害，這是未有手槍以前之最犀利射擊武器，既然飛鏢對他們來說是極其重要，使鏢之人就被稱爲「鏢師」了。

最早期的「保鑣」起源於保護行旅，以防盜劫，在明代中葉已經有了，例如《金瓶梅》六十六回：「客夥中鑣船幾時起身？咱好收拾打包。」又六十九回：「縣門前西門慶太老爹，如今見在提刑院掌刑千戶，家中放官吏債，開四處舖面，外邊江湖又走鑣船。」

「鏢」（後作「鑣」）因由鏢師好使用飛鏢爲暗器制敵千里……將「鏢」字的詞彙引伸出一個系列咁多。唔信？慢慢數給你看——

「鏢局」：古之衛護公司，清代最盛，單北京一地已有四十多間。

「保鏢」：受人委託護送之財物。

「鏢師」：替鏢局工作之武林人物，又稱「鏢客」或「鏢友」，而帶領鏢隊叫做「鏢頭」。

「鏢禮」：護衛所收之費用，因鏢局之主要業務爲人護送財貨，既有官府之物，亦有民間錢號之銀兩，而費用大約抽取財貨價額百分之五。

「押鏢」：水上押運就用「鏢船」，陸上押運就用「鏢車」，沿途車船，日間插「鏢旗」，夜間掛「鏢燈」，每到一個地方，則投「鏢帖」，拜謁當地武林領袖，請他予以協助。

「劫鏢」：路上如果遇賊，鏢頭挺身而出，先以善言交結，如果無效，便要格鬥，苟敗被劫，叫做「失鏢」，立刻回局搵救兵，此乃「索鏢」，打贏就可「奪鏢」。

可見，不論古老還是摩登，保鑣不易爲也。

三行仔

「目前香港做三行非常吃香，日工幾百元，好搵之極也。」

我們趣怪香港話愛稱建築裝修工人做「三行」或「三行仔」，但問深入一句：「三行係代表邊三行呀？」相信冇乜人可以一口答出。

何謂「三行仔」？

原來早年香港並無高樓大廈，多數樓房僅爲三四層之高，屋內也無水喉水廁，因此，建一棟樓房只需泥水、木工、搭棚這三行的工人。這樣，久而久之，「三行仔」便成爲建築工人的統稱了。

其實，隨着香港建築業的發達和現代化，三行仔絕非三行，而係十幾行之多。唔信？逐一數給你看：泥水、木工、紮鐵、水喉、渠務、落石屎、樓板、玻璃、油漆、電器、開井、潔具等，簡直係洋洋大觀。亦反映出三行專業化，裝修時樣樣計錢，開出帳目天文數字，嚇到暴斃也。

每年農曆六月十六日魯班誕，香港的「三行仔」都必定放假一天，白天到位於西環青蓮台的魯班古廟敬香參拜，隆重祭祀，入夜則大排筵席，開懷暢飲，不醉方休。據說，三行仔飲了先師誕辰酒，可保全年平安無事也。

土鯪魚

「以前嗰啲有錢老爺好鍾意嗒土鯪魚㗎！」

嘿，你一定會覺得好奇怪：「吓，鯪魚？粗嘢嚟嘅，雖然鮮美，但有錢人家點會食㗎！」

唉，大家有所不知，此趣怪香港話「土鯪魚」並非指「魚」，而係指「人」也。

舊時大戶人家的俏女傭，有長得面貌娟好，身段婀娜的，那些「鹹濕」老爺或少爺看得「起了痰」，借意輕薄，而對方看在眼內，半推半就，搞上了關係，或迷得那男人神魂顛倒，立刻講價還價：「我人都畀咗你嘞，你要娶我做妾侍呀！」

這種俏女傭就叫做「土鯪魚」，「嗒」起來鮮美，但多骨，吃時要小心下咽。無巧不成話，以魚比喻蕩女，舊時江南亦流行，例如清人筆記《竹西花事小錄》：「揚州有名黃魚者，半爲村野女郎，飾貌修容，僑居城市，毛簾竹舍，作夜度娘，亦間有姝麗，可悅時目。惟蓮船盈尺，湘裙徐啓，滿牀蹣跚，不免索然。聞此種率工房中縱送術，間有嗜其味美而留連者。」事甚有趣，江南以夜度娘（妓女）爲「黃魚」，因「味美而留連」，恰與趣怪香港話「土鯪魚」成一對照。

不過，「土鯪魚」更爲奇趣，因爲鮮美，但多骨會哽着喉嚨，正式係：「若要家不和，討個小老婆。」

因當時的留宿女傭，多爲廣東順德人，遂稱她們爲「順德土鯪魚」也。

者，取其「梳起唔嫁」之意。而且，並以白衫黑褲打扮，蔚爲典範。六十年代，在香港的留宿女傭，多爲順德人，大部分是留長髮（留辮）

阿飛

「阿飛」，今之香港話不再流行。

但五十年代「飛禍」爲患，每日都聽得香港人慨嘆：「唉，個仔唔生性，羣埋班飛仔飛女，學到壞晒，鬼唔望警察拉晒班臭飛！」

不過，「阿飛」之由來係外省語彙「移植」到香港話來的，但叫得震天響，竟比原來的「威風百倍」。沒錯，「阿飛」是從上海話移植的，其時上海人稱洋場惡少爲阿飛，乃因彼輩的「飛機頭」髮型而起。

五十年代很多上海人來港，「阿飛」就在此間發揚光大。其時報章、雜誌、電影經常講到阿飛，尤其電影（如《阿飛正傳》、《飛哥跌落坑渠》等）最爲渲染。香港人也認眞抵死，得閒就諗個名諷刺班阿飛，於是「阿飛語系」竟有一大堆：

「牛屎飛」（形容老土之鄉下飛）、「沙塵飛」（形容飛仔之飛揚跋扈者）、「涼茶飛」（經常出入涼茶舖聽點唱機之阿飛）、「沙漠飛」（身無分文者，又稱「寒飛」）、「拖鞋飛」（靠女人吃飯的飛仔）、「欄河飛」（坐行人路旁鐵欄杆撩女仔者）、「打壞飛」（身體孱弱者）、「窄腳飛」（穿窄腳褲者）、「帶街飛」（替洋人導遊者）、「甩毛飛」（個樣醜惡者）……

嘩，洋洋大觀，唔到你唔服也。

鼠摩

開埠初年，香港盜賊如毛，連港督府都俾鼠摩光顧……

但凡活動於夜間的鼠竊狗偷，俗謂「夜摩」，更傳神者有「鼠摩」之稱。夜間出而擾人，老鼠所爲也，以此形容夜盜最爲貼切，不過此俗語之起源卻鮮爲人知。

據說「鼠摩」最早見諸文字，是始於清朝道光年間廣府徐賡陛的衙門官書裏。其時之漢人反清情緒高漲，廣州某富戶亦受株連，將軍府的旗下佬貪官掌握一份罪證文件，向富戶諸般勒索；富戶破財而不擋災，因貪官方面索求無盡，簡直苦於應付。

當時廣州有一神偷亞連，任何密室保險庫，都有法子偷竊，因愛夜間犯案而身手敏捷如鼠，便得綽號「鼠摩連」。

該富戶逼於形勢，惟有與鼠摩連接觸，亞連果然夜探將軍府，將檔案偷出，獲酬二千兩黃金。

將軍衙門失竊當然引起震怒，追查之下，衙門師爺獲得線報知道乃鼠摩連所爲，傳令通緝不在話下，而衙門文件便大書特書「鼠摩」二字，這之前，官書中只寫「竊匪」。

此傳說，係徐賡陛的幕僚講出來的。

二五仔

江湖火爆場面：「嘿，你好嘢，做二五仔督我，我遲早搵你報仇！」

嘩，趣怪香港話，但凡講到「告密者」，除稱「金手指」、「線人」、「鬼頭仔」之外，還稱之爲「二五仔」。

「二五仔」本來係江湖切口，源自清代洪門。據洪門的傳說，達摩是祖師爺，少林寺是洪門發源地，火燒少林寺之後，少林五祖在紅花亭結義，創立洪門，反清復明。

火燒少林寺發生於康熙、雍正年間，據一篇天地會文獻《西魯序》記載：「有奸臣一名（張）建秋，一陳宏（文耀），二人同心設計害少林寺僧人，入朝暗奏一本……二人領旨……帶兵前往……路遇馬宁兒做車伕……即用宁兒爲引路爲線，放火依計而行……」

嘿，「用宁兒爲引路爲線」，這馬宁兒就是江湖上首席鬼頭仔了。

據其他秘密社會文獻，馬宁兒是少林寺出家弟子，武功高強，在一百二十八人中，論武功，坐第七把交椅，但此人六根未淨，色膽包天，污辱人家妻子，被逐出山門，這便含恨在心，投靠清兵。

因他排行第七，「七」字拆開就是「二五」，所以馬宁兒就是「二五仔」的祖師爺了。

扯皮條

「佢專同女人扯皮條，好人有限！」

嘿，第三級趣怪香港話「扯皮條」來了。拉攏男女雙方達成性愛交易，就係「扯皮條」，負責人就叫做「皮條佬」或「皮條客」。

我相信此趣怪香港話係有歷史淵源，因爲在明清通俗小說裏有俗話「拉皮條」，而這「拉」在廣州話來說就是「扯」了。

《蕩寇志》第九十五回：「一心要幹舊日的買賣，怎奈人地生疏，沒處尋個拉皮條的馬泊六。」

《海上花列傳》第十五回：「只見老婆子囁囁半晌道：『阿要去白相相。』實夫方知是拉皮條的，笑置不理。」

有趣的地方，陸澹安編著《小說詞語匯釋》認爲「扯皮條」另一俗話叫做「扯馬」：「拉攏男女雙方搞不正當的關係，俗稱『拉馬』，引伸之，凡是拉攏不正當的關係，都可以叫做『拉馬』。」

「拉攏不正當的關係」也可變爲「拉攏進行非法活動」，例如江湖人物曰：「一於返去拉馬，同佢哋片過！」而此「拉馬」似乎等如「班馬」也。

嘩，由「扯皮條」開始，竟然扯上咁多俗話關係……

大耳窿

「慘，俾大耳窿逼到窮途末路！」

唉，香港人普遍好賭，輸得慌了，發狠向放貴利者借錢，以圖收復失地，結果債台高築，慘被大耳窿趕絕……

現在讓趣怪香港話告訴大家「大耳窿」有乜出處？

放貴利者何解叫「大耳窿」，又係開埠史之小插曲也。

原來開埠初，香港洋人印人大集會，而放貴利的多數係「白頭摩囉」，這些「摩囉差」戴白頭巾，時人愛稱他們爲「白頭摩囉」（他們如果開商行就叫「白頭行」了）。白頭摩囉扮相古怪，愛戴一隻大如銅元的耳環，所以耳朵要穿個耳窿，港人覺得可憎，就稱他爲「大耳窿」。

不過，還有一個說法，當時放貴利，都是放小額款項如三幾角錢，給勞苦大衆，所以一個銀元已經大過天了。這些放貴利者每天活動於碼頭等勞力市場上，爲使人們知道他有錢借，便把一個銀元塞在耳朵的耳窿，作爲記號，令人認得。放債作風，每一毫子每天利息要收一個仙，非常犀利，時人就叫做「大耳窿」。

大耳窿還有一個術語「起釘」，意指錢銀出門，就要即日計息，非常之惡毒也。

拐子佬

「嘩，拐子佬來呀！」

記得小時候，因過於頑皮，大人就會用「拐子佬」，來唬嚇我們的弱小心靈，嘿，剎時間一切喧嘩變得靜止……狼來了呀。

香港人愛稱拐帶人口的歹徒爲「拐子佬」，特別戰後，拐子佬簡直橫行，父母經常提點兒女：「喺街度唔好納亂聽人說話，否則俾人拐咗都唔知呀！」

沒錯，甜言蜜語，「拐」之開始也。

羅翽雲著《客方言・釋言》指出：「以言誘人曰拐，拐當爲恑……《說文》恑，變詐也。經典相承作詭，《玉篇》詭，欺也。楊倞《荀子注》詭，詐也。今以甘言誘人，曰詭，聲轉爲拐，凡曰拐者，皆有欺詐之意，其語根實爲詭字。」

講得實在很清楚，「拐」之初時係利用語言（或「甘言」）欺詐別人，古稱「詭」，音轉爲「拐」。後來，「拐」變爲動作——拐帶。

好了，一於愼防花言巧語，拐帶也就無從入手，但萬惡的拐子佬卻發明一種迷煙，他在抽着香煙，突然向你噴一口氣，你就會迷迷惘惘的跟他走。

或問：拐帶孩子，有何作用？可以販賣，可以利用來走私，總之非常沒人性。

臘鴨蟲

「新春開市，臘鴨蟲來了！」

每當新春過後，各行各業陸續開市，已被遺忘的一個趣怪香港話「臘鴨蟲」便登場了。此語並非指臘鴨生蟲，而係影射舊時舖頭某種人……

暫時唔開估，先講舊時香港舖頭開市習俗，商人們十分表現出睦鄰精神，開市這天便拿一隻活生生的雞，一斤重左右的燒肉，分送給左鄰右里、對面一兩間店號，而對方也會這樣做，結果開市那天，舖頭就堆滿了雞和燒肉，還有隔年臘味。主要好些大商店，每年一定收到不少送禮的臘鴨，往往由尾禡到過年都吃不完，如今開市了，總應該大掃一空，全數蒸來吃掉吧。

所以開市這天晚上，少不免大吃一餐，這就叫「開市酒」——只有做生意的才會有，住戶人家不會有此一餐。此時，「太子爺」（商戶少東）都要出店來吃這一餐。這些太子爺，有從外地趕回來的，有「解館」或放春假的，正好趕到吃隔年的臘味……

「少爺，吃件臘鴨呀！」

伙計們早就吃厭了，當然好言勸太子爺們吃多件臘鴨。

飯後竊竊私語，就譏笑這種太子爺做「臘鴨蟲」了。因爲蟲是以吃其寄居之腐物維生，「臘鴨蟲」是諷刺臘鴨擺放久矣之意也。

皇帝

「唉，班打工皇帝，眞係頂佢哋唔順。」

「以前好多人怕記者佬枝筆，所以叫佢哋做無冕皇帝也。」

「歌仔都有唱啦，做老千好過做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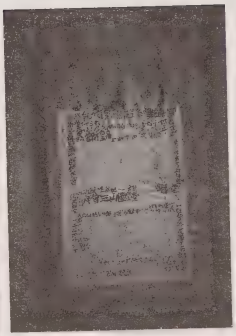
嘿，趣怪香港話但凡講到專蠻之人或生活逍遙者，一律稱之爲「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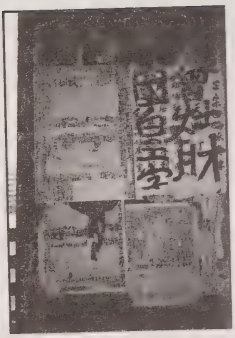
「皇帝」，好古老之稱謂，是秦始皇開始的。在秦統一以前，君主只稱「王」，如周文王、周武王等。其時的「皇」，只用來專稱最尊貴的「三皇」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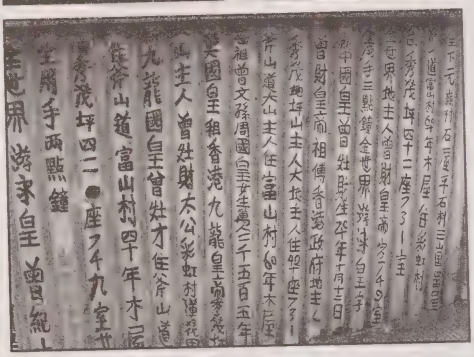
那麼「帝」呢？是天上的「皇」，如「天帝」、「黃帝」等五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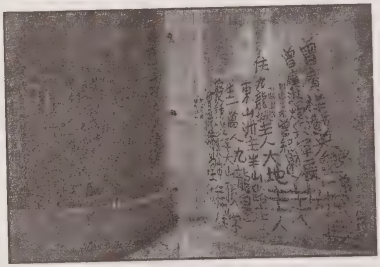
秦王嬴政統一天下後，自認爲這是自古未有的功業，自己是「德高三皇，功高五帝」，如果不改變「王」的稱號，就「無以稱成功，傳後世」了。於是李斯等大臣向他推薦改稱「秦皇」，兼採「帝」號，稱爲「皇帝」，他在宣布這個稱號時說：「朕爲始皇帝，後世以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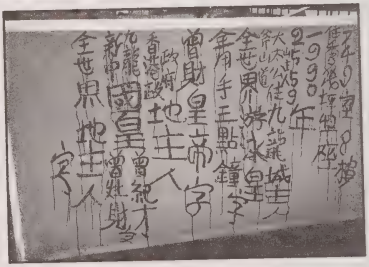
於是一傳就傳到公元一九一二年清宣統溥儀退位爲止。從此，「皇帝」淪落民間，於是，有「乞兒皇帝」、「打工皇帝」、「老婆皇帝」、「九龍皇帝」等整個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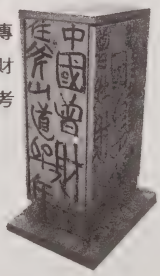








九龍皇帝，曾經是一個神秘的人，因他在每篇大作內，皆自稱爲「九龍皇帝」，二十多年來，全港市民，皆見過他的字跡，簡直無遠弗屆，近有全港九新界各區的天橋底，遠至離島邊界，盡是他的御書，卻從來沒有人目睹過這位「聖上」的「龍顏」。直至九一年初，被一有心人，在其墨寶中細意分析，找到此大帝的龍宮所在，一經報章傳媒曝光，便鬧出眞假「九龍皇帝」之爭，最後，由這位圖中的曾灶財聖上，交出香港身份證作實，並連同記者到他的領土處即席揮毫，考證字跡，重奪江山，與子民同享寫作自由的樂趣。



行

「我嗰間行仔，一年搵唔到幾多咋！」甲打工仔大吐苦水。

「打着大行又點啫，啲花紅老細分晒！」乙打工仔作無奈的回應。

所謂「大行」、「細行」、「行仔」等，今日香港打工界比較少講，認爲古老，追唔上現代管理學概念，都採用「小公司」、「大機構」等詞語取代。

但舊時香港人普遍稱「公司」爲「行」，其起源鮮爲人知，中國通HERBERT A. GILES著的《A GLOSSARY OF REFERENCE ON SUBJECTS CONNECTED WITH THE FAR EAST》一書，有英文HONG字條，這樣寫道：

「行，一行，或一排也。中國人稱貨倉爲行，是因爲貨倉的格局是並排列着，而舊式工廠也一樣。現在但凡營商的屋子店子等，一律稱行也。」

記錄很清楚，原來最早「行」非指公司，而指貨倉，後來與外國人經商多了，所有公司或店子都稱「行」了。

「行」的名稱跟着多元化起來，例如「公行」、「洋行」、「十三行」、「南北行」、「花旗行」、「白頭行」等，而主政之人就稱「行商」(HONG MERCHANT)。

這MERCHANT英文字，舊時港人愛音譯爲「孖毡」也。

勒

「仙人掌有勒，拮得人好痛！」

舊時廣州方言把植物上面的「刺」稱爲「勒」，今日香港話偶然聽得人講「勒」，大家的反應：「一定係鄉下佬，表叔之流也！」

不過，以前唔會咁睇法，因爲此乃廣州古語，源遠流長，好有歷史地位，因爲遠到唐朝時代之文獻已有記載。

唐人劉恂曾經出任廣州司馬，對廣州風物尤熟，寫了《嶺表錄異》（或稱《嶺南錄異》）一書。

《嶺表錄異・卷中・箭竹》曰：「其竹枝上有刺，南人呼爲刺勒。」

魯迅先生校勘此書時，則引《猗覺寮雜記》：「南土有刺竹，南人呼刺爲勒。」

廣東省有些地方，乾脆稱「刺竹」爲「勒竹」。

「勒竹」盛產中國南端，陸游《老學庵筆記》這樣記載：「海南儋崖諸郡，出勒竹杖，大於千瀝，竹膚有芒，可以剉瓜，東坡詩云：『倦看瀝勒暗蠻煙』是也。」

廣東省有好些鄉下地名叫「勒竹圍」（東莞一帶將「圍」讀成「威」），就是鄉人利用勒竹來做籬笆，或築一條界限，分隔別村，既然是圍着的，就索性叫「勒竹圍」了。

髡

「梳番個民初少女髮型，前面額頭留番啲陰，再着套小鳳仙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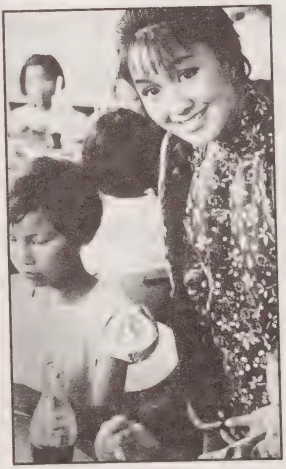
嘩，現在潮流興懷舊，髮型衣著均復古，連帶額前留點劉海，廣州及港人愛稱之爲「陰」——差點已遺忘的一個俗語。

此「陰」其實係借音字，應該有正寫的，雖然今之一般字書沒有記錄——就是「髡」也。

這「髡」最早見於《詩經・鄘風・柏舟》：「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兩髦，實維我儀……」描寫的就是一個泛舟少女，額上有着美妙的劉海。朱熹注「髡」爲髮垂貌。

舊日女子髮式，少女梳辮，婦人梳髻，額前劉海。而這些「髡」亦有不同設計，據《清末民初中國各大都會男女裝飾論集》計有：「亂麻髮——將前額面之髮，用火鉗燙成細曲之形式，使於亂中見理，頗自然，但梳刷費時間。覆額妝——將前面之劉海箍加長，至於眉際，使額部全爲頭髮所遮，少女多喜之，取其嫵媚也。」

以前粵語稱少女爲「留髡妹」或「留髡大姐」，廣東俗諺所謂：「留髡大姐睇花，顧得上顧不得下。」意謂少女爲市井之徒所輕薄，上下其手，狼狽不堪也。



民國初期的女性，愛額前留髮，畫家們亦以此繪畫爲圖。

七十年代的女影星李菁，也曾有過留髮的造型。

甕

三十年前香港人，經常將「甕」（音「烹」）字掛在口邊，例如：

「三妹，記住帶飯甕返工廠呀！」

「嘩，木屋漏雨，快啲攞個甕嚟裝雨水！」

「嘿，太豈有此理，一於整甕傑嘢佢嘆！」

此「甕」係廣州話對盛載水或物的器皿之稱謂，初時當然係瓦器，進入本世紀工業進步，於是用銻做的就叫做「銻甕」，用銅做的就叫「銅甕」等，花款很多，可以作盤狀、鑊狀、煲狀，甚至飯壺狀（六十年代工廠妹都帶「飯甕」返工）等。

「甕」字怎樣來源？《辭源》講得清楚：「小口大腹的瓦器。宋元字書無此字。唯梅氏《字彙》有之。」所說之《字彙》係明朝梅膺祚編著，認爲讀音係：「蒲孟切，讀彭去聲。」而清朝的《康熙字典》才再次收錄，解曰「瓶，甕也。」

清乾隆年間胡文英編撰《吳下方言考》卷二：「甕音旁。唐李綽云：『智永禪師有禿筆頭數十甕。』按瓶、甕，音潭也。吳中亦謂之甕。」

由此得見，「甕」是吳語方言語調，直到明代才收錄進《字彙》，跟着傳入廣州，更演變爲趣怪香港話也。

樽

香港語經常用到個「樽」字，例如「啤酒樽」、「玻璃樽」、「樽裝汽水」等；甚且變本加厲，愛以「樽」來形容人的相貌，例如靚女秘書就叫做「花樽」，身材豐滿誘人者被喻爲「三圍十足個可樂樽」等，相當抵死也。

這「樽」字，其實歷史很悠久，只是被現代漢語的「瓶」字取代，但很幸運，惟獨保留於今廣州語裏，甚至演變到香港語時更顯趣怪。

歷史可追溯到四千幾年前的周朝時代，這「樽」字已經出現，那時正體寫法係「尊」，異體寫法作「罇」或「甎」。

《說文・酋部》：「尊，酒器也。」

「尊」，原來最早用來載酒的。

《周禮》收錄了很多種尊：「犧尊、象尊、壺尊、著尊、太尊、山尊，以待祭祀賓客之禮……」

古人禮儀，酒係用來祭祀和款客的必須品，也因此，酒和樽是結着不解緣的。

自古以來，特別詩人墨客，更是酒樽不離手，而傳誦至今者當然係李白的《將進酒》：「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嘿，想深一層，好啱世紀末香港人心態，乾杯！

軒

近日香港好些商店如食肆、髮型屋等爲標奇立異，愛把招牌稱作「乜乜軒」等，完全係前所未有的（過去只有賣書畫文具的店子才叫「軒」）。

古時候，「軒」指何物？原爲車馬的前檐（或蓬），所以其字從車。後來亦指屋檐下。

據明朝張自烈編撰《正字通》記載：「檐宇之末曰軒，取車象也。殿堂前檐突起，曲椽無中梁者，亦曰軒。」

最初，軒並非指室，更無以室名軒。《漢書・史丹傳》云：「元帝留好音樂，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摘鼓。」這裏的「軒檻」就係欄杆是也。

到了唐朝，人們開始愛以室名「軒」，宋朝之後，更加流行，特別附庸風雅者紛紛稱自己的書房爲「乜乜軒」，坐在軒中詩興大發，便有蘇東坡的《待月軒記》、黃庭堅的《題也足軒》、楊萬里的《此君軒賦》，其中所謂的「也足」、「此君」，均指的是竹——軒前種了竹。

後來，「軒」又演變爲書畫商店，但從未有過如今香港之誇張，竟做了食肆、理髮店、時裝店之招牌名，簡直氣煞風雅之士也。

江湖

「大家出嚟行走，要講吓江湖義氣嘅！」

「阿叔自細闖蕩江湖，乜嘢未見過呀！」

雖然啲對白好似武俠劇集，但今之香港下三流人物仍愛將「江湖」二字掛在口邊，乜嘢「江湖仔女」、「江湖道義」等，當正自己係活於武俠小說的世界裏。

「江湖」一辭雖非香港話專利，但有必要講其起源和何解流行於幫會界也。

根據吳漢癡主編《切口大詞典》（上海東陸圖書公司一九二四年版，最近上海文藝出版社再版，列爲「民俗、民間文學影印資料」之第二十六種），在「哥老會之切口」題內：「江湖，湖南、湖北、河南等省之稱會也。」

所謂「切口」即係「暗語」或「背語」咁解。

清朝開國未幾，民間秘密組織反清復明，活動於湖南、湖北一帶者稱「哥老會」，後來組織擴散開，演變爲洪幫和青幫，而哥老會的「暗語」則稱黨羽活動範圍爲「江湖」了。

哥老會的秘密詩句《相會合同》：「看看紅雲遮日月，九州萬國齊起昇，有人知道江湖事，處處江湖路路通。」

雖然，清朝低下層社會流行講「江湖」，但「江湖」（泛指「五湖四海各地」）一辭卻早已有之。梁朝慧皎《高僧傳》記載竺法汰與道安走難，行至新安時，決定分道揚鑣，道安便

對竺法汰說：「法師儀軌西北，下座弘教東南，江湖道術，此焉相望矣。」

流浪四方，於是叫做「走江湖」了。

唐朝杜牧著《樊川集》有《遣懷》詩：「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

「落魄江湖」一辭就是這樣來了。

不過，到了清朝，幫會組織之多，簡直風起雲湧，「江湖」變成三教九流之地的代名辭。據吳漢癡主編《切口大詞典》，在「青幫之切口」題內收錄了「亂道江湖」，其解釋爲「洩漏幫規也」，由此得見，其時之「江湖」就係「秘密社會」之意思。

江湖人士飄泊四湖五海之後，滿面風霜感嘆曰：「未入江湖想江湖，入了江湖怕江湖。」唉，黑社會，怕怕。

好簡單道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像今之香港咁幸福——江湖人物可以洗底也。（編者按：香港政府爲江湖人物，提供一個改過自新的「洗底計畫」，鼓勵黑道中人投案，革除黑社會會籍，重新做個「清白」無底的「普通人」。）

花紅

「公司今年搵好多，花紅一定好和味！」

沒錯，每逢年尾，香港之打工仔最爲開心，因爲就快有「花紅」派，唉，簡直望穿秋水呀！

自開埠以來，香港的唐人商戶（特別南北行）都愛在歲晚年夜飯之後，向伙記們派發「花紅」，當係一種獎勵。

這花紅不屬於固定的薪金，它是時多時少的，視乎舖頭利潤多寡，一般是在利潤中提出一定成數，按職位高低及薪額大小進行分配。

「花紅」之起源，歷史悠久，據宋代孟元老著《東京夢華錄》其中的「娶婦」條：「娶婦至兒門，從人及兒家人。乞充利市錢物花紅等，謂之攔門。」

原來，當初的「花紅」並不代表金錢，只是人們辦喜事，賞給幫閒者的東西。這些「花紅」，即現在人們過年（其時喜慶亦流行），在神像上插掛的那一種，又稱「插金掛紅」，辦喜事的人家就連「利市」和「花紅」贈給下人。後來，大概爲了簡便，於是「折現」，完全變爲金錢的犒賞了，從此演變爲「眞金白銀」的花紅也。

架罅

「唉，冇帶架罅，點開工嘅！」

據饒秉才等編著《廣州話方言詞典》的解釋：「工具；傢伙：門木佬嘅架罅（木匠的工具）／你啲架罅（你啲傢伙）呢？」

不過，對於趣怪香港話，這「架罅」還有另類意思，特別江湖人物最愛說道：「豈有此理，欺人太甚，班齊架罅，一於開大片也！」

嘿，既然開片，這「架罅」當然指的是「武器」，「班齊架罅」等如「帶齊武器」咁解。

「架罅」等如「武器」論，原來係出自中國方言，讀音略有偏差，叫做「家生」。《水滸傳》頗多用例……

第二回：「史進家自此無人管業。史進又不肯務農，只要使人家使家生，較量槍棒。」

第四回：「智深道：『兩件家生要幾兩銀子？』」

第七回：「這幾日見師父演力，不曾見師父家生器械。」

而且，上海話把被人用棍棒等打了就叫做「吃了家生」，後來把一般挨打也叫「吃家生」。

我相信，這「家生」南來之後，就演變成趣怪香港話「架罅」了。

水腳

五十年代初期的香港係流亡者的集中地，自解放後雲集於斯，都視之爲暫時棲身之所：「只要捱一陣，搵夠水腳，我去南洋發展！」或者「我金山嗰邊有親戚，已經寫信叫佢哋籌水腳俾我過去！」

唉，「水腳」，其時人人掛在口邊，都爲這「水腳」而擔憂，這本來是廣州方言詞，突然在香港成爲流行語了。如果大家不善忘，一定會知乜嘢叫「水腳」，就係「路費」咁解也。

最有趣者，此「水腳」一詞不但係古漢語，而且極流行於宋朝之間……

《宋史・食貨志》：「取木炭銅鉛本錢及官吏缺額，衣糧水腳之屬，湊爲年計。」同書《趙開傳》：「……減綿州下戶支移利州水腳錢十分之三。」又宋朝部彖著《睽車志》卷六：「得水腳資數百千。」

元朝時代也講「水腳」，例如《元史・食貨志》：「官給水腳錢，就場支裝所煎鹽……綱官押運。」

談罷「水腳」出處，又要回到五十年代香港。唉，其時有人因籌不到「水腳」而感絕望，也有人捱夠「水腳」時不知何去何從，惟有留下來艱苦奮鬥。

而香港就是這樣成長的。

墨超

「一於戴番副墨超扮COOL！」

於是，「墨超」就變成扮COOL文化之主要東西。

香港後生仔女，愛戴墨超（即鏡片黑得像墨汁的太陽眼鏡），只有佢睇到人，而冇人睇到佢嘅眼神，咁做法，係認爲好COOL也。

「墨超」這趣怪香港話這幾年就在後生仔女界流傳開來。點解唔叫「墨鏡」，而喜歡叫「墨超」？

「超」字，舊時幫會班江湖人物最愛用，甚至今時今日仍會聽得如此呼喝：「做乜喺度眼超超呀，五行欠打呀！」

「超」字係黑語，根據電檢處編輯中英對照之GLOSSARY OF UNDESIRABLE EXPRESSIONS（或可譯作『不良語彙指南』），「超」字不良系列如下：（一）「超」：EYES（「眼睛」），TO SEE（「視」）。（二）「超住」：KEEP WATCHING（「監視」）。（三）「跟超」：KEEP WATCH（「監視」）。（四）「鱔超」：A PERSON IN SPECTACLES（「戴眼鏡的人」）。（五）「鱔」：FOUR（「四」）。

既然黑語中「鱔」係四，「鱔超」當然係「四眼仔」了。

今之後生仔女愛學江湖口吻，於是「墨鏡」就變咗「墨超」也。

講完「墨超」之語源，有必要講一下「墨超」之物源。

所謂「太陽眼鏡」，英文SUNGLASSES，又一漢語外來詞，似乎係舶來品，但查此物之起源，竟然係清朝時代廣東人所創始，嘿，眞係唔講你唔會知㗎！

明朝末年，西洋眼鏡傳入中國，都係屬於「白鏡」（透明玻璃片）的，但落到廣東工匠之手，就創造了「遮光鏡」——「太陽眼鏡」之前身。

清趙翼在《陔餘叢考》的「眼鏡篇」裏說得相當清楚：「……本來自外洋，皆玻瓈所製，後廣東人倣其式，以水精製成，乃更出其上也。」這裏的「玻瓈」係「玻璃」，而「水精」所指當然係「水晶」也。

這種水晶製成的眼鏡，其時之用途有二：一爲官吏斷案時，用以遮掩眼中神色；二爲貴族外出時擋日光之用，相當於現在的太陽眼鏡哩。

最有趣還是第一個用途，官吏審案戴着「墨超」，一於扮COOL，等犯人覺得佢好有威嚴，因無法見到佢眼神，心就會慌起來：「大人，我認罪了！」

後來此種「墨超」被西洋人接納爲太陽眼鏡。

風爐

做完劇烈運動，氣喘如牛，噓……噓……「連隔夜風爐都吹得着呀！」

香港有很多行將消失的舊事物，相對而言，亦有很多將消失的趣怪香港話，其中之一就係「風爐」。

舊時香港人煲飯燒火，都要用爐子「透火」，而這個爐，亦隨廣州習慣，一律稱「風爐」。

有一句「冇牙風爐」，係形容小孩子面前甩掉大牙那份怪相的。

「風爐」，這是廣州方言保留古漢語詞的又一例子。甚至早到唐代，漢語已有「風爐」，見陸羽著《茶經》：「凡炙茶愼勿於風爐間炙，燥焰如鑽使炙涼不均。」

《紅樓夢》第三十八回：「那邊有兩三個丫頭煽風爐煲茶，這邊另有幾個丫頭也煽風爐燙酒呢。」可見，到了清代，廣州以外地方仍有人叫「風爐」的。

還有，這「風爐」在舊時不但不俗套，甚而給詩人拿來營造意境，如岑參《岑嘉州詩》有這樣的句子：「岸花藏水礁，溪竹映風爐。」你說美不美？最低限度今之石油氣爐，不會製造出這樣的浪漫氣氛。

一雞

香港人以前愛稱一元爲「一雞」或「一雞嘢」，究竟出自何經何典？

唉，經典就冇嘞，只不過係與塘西花月扯上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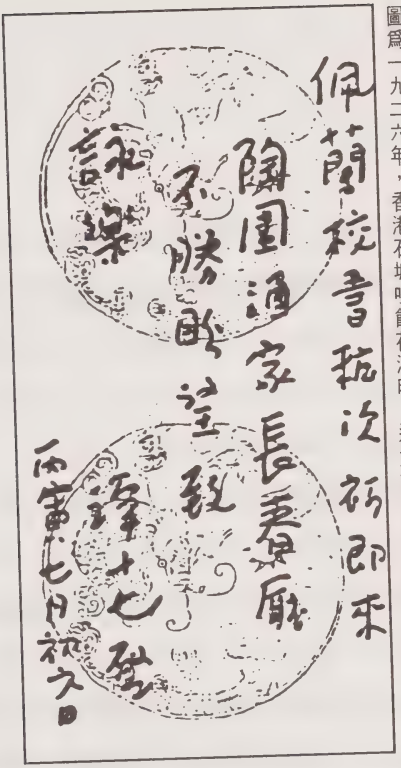
話說塘西飲客們在酒家擺花筵，召妓陪酒，初步手續先寫一張「花箋」（或稱「花紙」、「局票」），而格式亦有一定，先寫自己名號（以幾多「少」自稱），中間寫妓女名字，末後一行爲妓院名稱。

寫好之後，便交由酒樓雜役（稱「豆粉水」）帶去妓院，那些阿姑接箋之後，便應召「出局」。

妓女每次局票收一元，而省港人士向來愛稱妓女爲「雞」，既然一元召得一「雞」，後來就索性稱一元做「一雞」或「一雞嘢」了。

順帶一提，這一元只是陪酒談笑而已，屬「體面上」的手續（或者「車馬費」），如果飲客想追得塘西阿姑而可一親香澤，還要花很多很多的錢，這「一雞嘢」只是買個美夢的開始吧了。

在本世紀初，這一塊錢的價值也不菲，因爲在石塘咀酒家擺一圍魚翅席，都係所費十二元上下而已。那位阿姑一晚可以走好幾席，亦算係相當好搵也。



大爺多不署眞名字的，只署自己的姓和排行第幾。上款佩蘭，是詠樂妓院的妓女，下款譚十七是當年飲花酒的顧客，這類圖爲一九二六年，香港石塘咀飲花酒時，邀姑娘出席所寫的「花箋」。

羅庚

「搬新屋，睇吓風水，帶備一個羅庚可也！」

香港人越來越愛講風水之道，於是職業、半職業，甚至業餘「堪輿家」都傾巢而出，好不熱鬧……

「個羅庚呢？」

係嘅，冇羅庚，點睇風水呀。

所以，趣怪香港話「羅庚」不能不識也。

咁「羅庚」究竟係乜？

羅翽雲著《客方言》指出：「堪輿家所以格定方向者曰羅庚。」

嘿，「羅庚」乃源自客家話，就是風水先生經常帶備的羅盤。這個羅盤並非一般的指南針，而是刻有很多天文符號及度數，非行家以外之人可以看得明白也。

「羅庚」之「羅」，係網羅天上日月星辰之意，《史記・天官書》：「旁羅日月星辰。」

古文之中，羅盤又曾稱「羅鏊」。羅翽雲的解釋：「以其羅列星度曰羅，以其可以旋轉曰鏊。庚者，經之轉語，《月令》毋失經紀，注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此羅經之義也。」

沒錯，這羅盤是可轉動的，以此確定「經紀」（天文進退度數），所以又叫「羅經」，而「經」與「庚」係一聲之轉也。

蛋饊

「炸緊蛋散，細路仔唔好亂嗡嘢呀！」

歲晚應景之趣怪香港話，就係開油鑊炸「蛋散」——實在應該正寫「蛋饊」。

此「饊」字又係好古老也。最早見於《說文》：「熬稻粻餭也。」

段注：「熬、乾煎也。稻、稌也。稌者，今之糯米，米之黏者……張皇者，肥美之意也。」

原來古時所吃的所謂「饊」，其實就係乾煎（不落油）糯米餅，所稱「張皇」（「粻餭」）只係煎時發大散開貌。所以，《急就篇》解得最清楚：「饊之言散也。熬稻米飯使之發散也，古謂之張皇，亦曰其開張而大也。」

作爲一種油炸食品，《本草綱目》中有載：「寒具，即今饊子也，以糯粉和面，入少鹽，牽索紐捻成環釧之形，油煎食之。」

上面所說之「寒具」，有認爲係「環餅」或「麻花」，南宋林洪說：「寒具，世疑饊子也。」到明朝李時珍則確定爲「今饊子也」。

好了，講番舊時開油鑊炸油器，眞係好多禁忌，孩子不能亂說話：「蛋饊……散嘞，散嘞……」立刻給大人摑嘴巴，更正的說：「係笑口常開，開花結果……」

雜碎

這幾十年來洋人（特別美國人）遊埠抵港，幫襯中式食肆，定必吩咐伙計：「CHOP-SUEY！」

沒錯，CHOP-SUEY，「雜碎」已成爲趣怪香港話的一分子，如果唔識，好打有限也。

「雜碎」其實源出粵菜「雜燴」。

這「雜燴」，在廣東菜譜中微不足道，只有中小飯店才經營此小菜。中小店的消費對象，多數是勞動羣衆，他們要求經濟實惠和供應方便。「雜燴」正好具備了這兩方面的特點。例如，從用料看，它有花肚、叉燒、熟豬肚、熟蝦仁、珍肝、香信和青菜七樣之多，主料合理、食用率高、營養豐富、價錢便宜。

後來，「雜燴」隨着清末華工出洋，去了美國，演變爲「雜碎」（蔬菜、肉類和麵條炒成一碟，嚴格的說，這是「雜燴炒麵」），在幾個花旗大埠享有盛譽。那些華人餐館全都叫做「雜碎館」，還要在門外用霓紅光管閃着英文CHOP-SUEY作廣告宣傳。三十年代初，鄒韜奮在上海辦的《生活》雜誌中所發表的「美國通訊」，曾專文提及此事。

最有趣的事，近年兩個美國大埠皆自稱係「雜碎」發源地，而竟大打官司……

「雜碎」官司，三藩市與紐約對簿公堂。

三藩市堅持「雜碎」係當地華人首創，而紐約則認爲係出自曼哈頓唐人街，「雜碎」係因李鴻章訪紐約而創，所以向稱「李鴻章雜碎」，甚且李鴻章未到過三藩市。唉，簡直審死官也。

多年來爭持不下，結果八八年由三藩市地方法院主持一項有關「歷史回顧及申訴」的聆聽，而總部設於三藩市的「美國華人歷史學會」提交一本族譜，述及一八四八年當地發生的事情……

當時深夜，有一班喝醉的礦工因找不到餐館進食，遂強闖華人宿舍，用槍指嚇廚子（該族譜其中一位族人）要他弄吃的，而廚房僅餘一些菜肴及麵條，惟有炒成一碟奉上，竟甚得礦工稱讚，問何名稱，他隨口答曰「雜碎」。

當沒有同期的原始資料提出另一種說法時，這族譜是最有利的證據，因爲它比李鴻章訪美（一八九六年）早了四十八年，即是說，美國未有李鴻章到達，便已有「雜碎」出現。法官判決曰：「雜碎發源地係三藩市！」

三藩市向來標榜當地「雜碎」才屬正宗，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重慶及昆明的菜館，都貼上「本店供應眞正舊金山雜碎」廣告，以吸引美國大兵，這個「眞正」確有淵源也。

何解紐約認爲「雜碎」係源於該市？爲甚麼雜碎又稱「李鴻章雜碎」？原來一八九六年間，李鴻章訪美，到過紐約，當地掀起了中國熱，當時情形，梁啓超在稍後二年旅美觀察所得，記於他的《新大陸遊記》：

「雜碎館自李合肥（李鴻章）遊美後發生。前此西人足迹不履唐人埠，自合肥至後一到遊歷，此後來者如鯽……合肥在美思中國飲食，屬唐人埠之酒食店進饌數次。西人問其名，華人難於具對，統名之『雜碎』，自此雜碎之名大噪。僅紐約一隅，雜碎館三四百家，遍於全市……中國食品本美，而偶以合肥之名噪之，故舉國嗜此若狂。凡雜碎館之食單，莫不大書『李鴻章雜碎』、『李鴻章麵』、『李鴻章飯』等名……李鴻章功德之在粵民者，當惟此爲最矣。」

從梁啓超這段話，可得出幾個結論：（一）紐約華人以雜碎款待李鴻章，可見李來訪美之前，雜碎已有；（二）李鴻章在紐約掀起中國熱，華人引以爲榮，於是任何菜式都冠以「李鴻章」爲名；（三）跟着「雜碎館」成行成市；（四）李鴻章對華僑最大功德就係令到雜碎出名。

私己

「老公，呢一對鞋我用私己錢買㗎！」

沒錯，但凡講到自己儲蓄起來的錢財，就叫做「私己」或者「私己錢」（特別已婚女性最愛這樣說的）。

「私己」，就字面一樣可解，「私」係私人，「己」係自己。

不過，這「私己」乃源自中國之古老方言，散見於俗文學裏，例如《醒世恒言》第二十回：「我們是本府腳頭關提來差往公幹的，私己搭一二人，路上去買酒吃。」此「私己」解作「私下」。

而講到錢，卻用「私房」（私下積蓄的銀錢），例見《北史・崔昂傳》：「孝芬兄弟，孝義慈厚，一錢尺帛，不文私房。」

後來的通俗小說經常採用，例如《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回：「丈夫可知小舅要娶老婆，原來自趲得些私房，如今教我倒換些零碎使用。」

又例如《二刻拍案驚奇》第六回：「欲待要去，只可惜先前不曾留心積趲得些私房，未好便輕易走動。」

不知何時，「私己」和「私房」南傳，意思混而爲一了。

間隔

「呢間屋間隔幾四正，買得過！」

「個廳搵個古董架間隔一下就雅緻得多也！」

香港寸金尺土，港人買樓精打細算：「睇眞吓啲間隔至好作決定！」

其實，趣怪香港話之「間隔」，係有好古老之歷史淵源，竟來自唐朝時代用語「間架」的俗變也。

「間架」是唐代對房屋結構形式的統稱。

例見《文苑英華》卷八二〇《鎭海軍使院記》有云：「地聳勢峻，約而有敞，肥楹巨棟，間架相稱，雕煥之下，朱紫冉冉。」

又見於《朱子語類》：「譬如看屋，須看到那房屋間架，莫要只去看那外面牆壁粉飾。」

到了晚唐，「間架」變成暴政，《舊唐書・盧杞傳》有載貪官橫徵暴斂，連房屋間架都要收稅：「明年六月，趙贊又請稅間架，算除陌，凡屋兩架爲一間，分爲三等；上等每間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

嘩，簡直民怨四起，跟着兵變了，「軍聲浩浩……街市居人狼狽走竄，亂兵呼曰『勿走！不稅間架！』」顯然亂兵用「不抽房屋稅」煽動老百姓起義也。

打烊

「舞廳打烊，一於去宵夜囉！」

五十年代趣怪香港話，但凡講到店舖晚上收市，特別舞廳、夜總會、酒樓茶室等，一律愛叫之爲「打烊」也。

嘿，唔講你唔知，「打烊」係來自上海話，原來寫法係「打樣」的。

據陸澹安編著《小說詞語滙釋》：「打樣，店舖晚上收市，上海人叫做『打樣』，今通常寫作『打烊』。【例】（《文明小史》十九）他一個人正在那裏默默的來想，不提防堂倌一聲呼喊，說是打樣，只見吃茶的人，男男女女，一哄而散。」

何解上海人會稱關舖爲「打樣」？

胡祖德著《滬諺》認爲最正確寫法應該「打煬」（俗寫「烊」，解作「火燒得很旺」）：「店舖日晡閉門曰打煬。造屋必先繪圖，曰打樣。買賣大宗貨物，先看貨樣，亦曰打樣。今滬人俱呼落市爲打樣，蓋樣、煬二音相似之誤也。或問其意義，滑稽者曰：世無永不倒閉之店，先打一倒閉樣子看看。」

哈，哈，竟拿俗話來搞笑，既然睇樣板，上海人亦稱「打樣」，而店舖之「打樣」，滑稽解釋：「未開舖先睇下執笠個樣先。」

買水

「睇佢個衰樣，買水咁嘅頭！」指人「頭耷耷，眼濕濕」，哭喪着臉的，就說他是「買水咁嘅頭」也。

原來，廣東葬俗，在死者未入殮前，例有擔幡買水之儀式，是由喃嘸先生及鄉村鑼鼓隊，及其孝子孝女，一齊到河邊舉行……

劉萬章著《廣州的舊喪俗》指出：「請喃巫選了一個潮水漲的時間，叫孝子捧着瓦盆子，盆裏放幾個錢，一條白色手巾，上面蓋一把葵葉扇……孝子一面捧着盆，一面哭着，一直往水邊去；到了水邊，把葵葉扇和幾個錢丟在水裏，然後拿一盆水回來，叫做『買水』或『請水』。回來是不要哭的，而且不依原路回家，叫做『死人唔尋舊路』，到了家裏，把那條手巾扭乾，在離開屍體幾尺的空間，搖了幾搖，說是替死者洗臉。」

這段文字講得很清楚，把錢丟在河中，然後載一盆水，即是向河買水，買水回家，替死者洗臉，表示孝心，服侍他到最後一分一秒，然後將屍體放入棺木，謂之「入殮」也。

擔幡買水的孝子。

路數

「潮流興秘撈，所以，有乜好路數呀？」

但凡談到找方法找門路鑽營，就叫做「路數」，而且帶刁鑽意味，甚至有點旁門左道，頗似另一俗話「走後門」也。

「路數」又係舊中國方言，散見於明代通俗小說之中，例如《二刻拍案驚奇》卷四：「小子姓游，名守，號好閑，此間路數最熟。」

嘿，好有趣，這游「守」好閑，分明係拿成語「游手好閑」來開玩笑了。「路數最熟」，即係最懂鑽營，好識搵錢，十足今之港人心態也。

還有，擅於描寫江湖浮生的《水滸傳》，經常引用到「路數」的。

第十六回，公孫勝道：「返一事不須去了。貧道已打聽知他來的路數了，只是黃泥同大路上來。」

第三十一回：「武松原在衙裏出入的人，已自都認得路數。」

沒錯，在衙門混過，當然路數多多，竟古今如一。所以，「路數」這俗話帶點旁門左道，既然這樣，有時又叫做「窿路」——捐窿捐罅咁嘅意思也。

路邊社

自「六四屠城」之後，大陸又再新聞封鎖，一時間小道消息滿天飛，眞假莫測……

「喂，小道消息，阿乜乜落台咯嘢！」

信唔信好呀？既然講明係小道消息，還是找多點資料來源引證一下吧。

過去，有句趣怪香港話叫做「路邊社消息」，專用來形容道聽塗說的新聞，相當生鬼。「路邊社」有兩重意思：其一，係指來自街頭，非正統；其二，特意幽「路透社」一默，因「路透社消息」係好嘢，而「路邊社」屬流嘢；可見創此香港話者具備趣怪頭腦也。

其實，在世界報業史上，中國開創兩項重要紀錄：創最早有報紙（唐朝時代已有「官報」出現），及開「小道消息」之先河（宋朝時代已出現大量的「小報」）。

嘿，原來「路邊社」係咁古老嘅，眞係唔講唔知㗎，南宋年代私營的報紙多起來，又加上當時內憂外患，政治混亂，老百姓都想知多點情況，於是小道消息滿天飛。

《宋會要稿・刊法》載有淳熙十五年正月二十日話：「近聞不逞之徒，撰造無根之語，名曰小報，傳播中外，駭惑聽聞。」

可見當時的「路邊社消息」一律稱「小報」也。

周麟之《海陵集》卷四載《論禁小報》：「方陛下頒詔旨，布命令，雷厲風飛之時，不無小人譸張之說，眩惑衆聽……小報者，出於進奏院，蓋邸吏輩爲之也。比年事有疑似，中外不知，邸吏必竟以小紙書之，飛報遠近，謂之小報。如曰：『今日某人被召，某人罷去，某人遷除。』往往以虛爲實，以無爲有。朝士聞之，則曰：『已有小報矣。』州郡間得之，則曰：「小報到矣。』他日驗之，其說或然或不然……」

長篇大論引以上的話，爲的想講清楚當時的「路邊社」情況，這些「小報」是「以小紙書之」，由謀私利的官員經營（後來有民間私營的），派人飛報遠近，而此等混淆虛實的消息亦稱爲「小報」。

周麟之認爲要禁，因爲「使朝廷命令，可得而聞，不可得而測，可得而信，不可得而詐，則國體尊而民聽一。」

沒錯，「路邊社消息」太多，實在影響「國體」也。

南宋時代「路邊社消息」泛濫。

經營「小報」的機構，派出「記者」四出打探消息，甚至連朝廷各部門都有「臥底」，非常誇張。

趙升《朝野類要》卷四載：「其有所謂內探、省探、衙探之類，皆衷私小報，率有漏泄之禁，故隱而號之曰新聞。」

這「隱而號之曰新聞」，值得鉤出來一談，雖然「新聞」這個名詞，早在唐代就已出現，例如唐人尉遲樞著有《南楚新聞》一書，不過，所錄者都是些短篇故事。

但是，把報道朝廷政事動態和小道消息等叫作「新聞」，應從南宋開始。也可以這樣說：具有時事報道含義的「新聞」

這一術語，在中國是古已有之的，儘管其出處係與「路邊社」有關。

小道消息會造成謠言，會引起公衆恐慌，會影響國體，朝士提出禁議，《宋會要稿・刊法》載有淳熙十六年閏五月二十日詔：「今後有私衷小報，唱說事端，許人告發，賞錢二百貫文，犯人編管五百里。」

嘿，「唱說事端」這個「唱」，又應該係另一趣怪香港話，所謂「唱到佢行」、「唱衰佢」等造謠生事的「唱」，原來又係古老漢語，唔講又眞係唔知嘅！

有冇鐳

「喺南洋返嚟，大把鐳咯！」

舊時南洋華僑返港，人人以羨慕眼光視之，都認爲發了達，大把錢。

「錢」叫做「鐳」，粵閩兩地某些區域的方言，因爲人民雜居相處，語言相互吸收，又加上向菲律賓、印尼等地遷移，大家都說「鐳」，連帶菲籍及印尼籍人士也使用……

「有冇鐳呀？」

「我冇鐳呀！」

竟有語言研究人士誤認「鐳」是個外來語。其實此乃地道漢語。

「鐳」，早於晉朝時代已出現，但不解作錢。《文選》有用例：「乃掘地而攻，子命穴浚塹，眞壺鐳瓶甒以偵之。」

《廣韻》解釋曰：「鐳，瓶也，壺也。」

原來那個時期，「鐳」非錢，而係瓶子。後來落到閩南方言，在意思上慢慢有所變化，清朝時代輔幣的「銅元」（北京叫銅板，廣州叫銅仙），閩南方言就稱之爲「鐳」也。

後來，引伸到所有金錢都係「鐳」，「有鐳」就係有錢，「冇鐳」就係冇錢。

「冇鐳就要搵鐳，一於搵到大把鐳爲止！」南洋老華僑對後生仔鼓勵曰。

老番冬

聖誕節，舊時香港人愛稱「老番冬」（番鬼佬冬節），而上海亦曰「外國冬至」，其時叫「聖誕節」，幾乎限於基督徒也。

「聖誕節」英文CHRISTMAS（來自中古英文CRISTESMASSE），是由CHRIST（「基督」）和MASS（「彌撒」）兩字合成的，最初使用這名稱是遠在一〇三八年。爲何CHRISTMAS又可簡寫爲X'MAS？原來，希臘字母「X」的讀音相等於CHI，後來就用這個「X」把CHRIST簡化了。

關於聖誕節，二三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有頗多的爭論：「不能叫聖誕，只可叫耶誕！」

此論，多數係儒家信徒提倡，他們認爲孔老夫子這樣偉大的聖人，他的誕辰都謙稱爲「孔誕」，爲甚麼耶穌不稱「耶誕」，偏要獨霸「聖誕」？

「耶穌是聖人，稱它的誕辰爲聖誕節，是天經地義。」教徒們爭辯。「既然這樣，我們的孔聖人誕辰也要稱爲聖誕節。」孔教中人不滿。

唉，「聖誕節」一詞沿用了好一段時日，如果眞的要改，豈不是那一大堆名辭如「聖誕老人」、「聖誕卡」、「聖誕大餐」、「聖誕樹」都要改嗎？

查看資料，發現「聖誕節」這名稱在中國很早已經出現。

清代初年的文學家吳漁山寫有《憶聖誕詩》，可見「聖誕」一辭很早已經確立了。

這吳漁山曾任上海天主教司鐸，《憶聖誕詩》其中七絕二首最具代表性：

「一日嬰兒墜地時，庶無罪悔蓋難之，自天而降福哉福，由女以生奇矣奇。」

「羣聖吁嗟引勞領，萬方舞蹈喜開眉，與偕昔許今來慰，記取陽回四線期。」

前者歌頌聖女誕下聖嬰，後者描寫朝聖者之熱鬧，中國人詠聖誕，恐怕要算吳漁山爲最古矣。

至於香港何時有聖誕節？開埠後第二年，即一八四二年，其時英國基督教聖公會在花園道興建聖約翰大教堂，那年教堂就傳出了平安夜歌聲，中環（其時稱「維多利亞城」）出現了報佳音。

到香港漸趨洋化之後，「老番冬」就成爲一種負擔了。原來，往日買辦爲討好洋人，竟開聖誕送禮先河，衙門及洋行打工仔被迫撲水送禮，狼狽不堪。甚至一九五九年，港督柏立基在當年平安夜發表聲明，嚴禁公務員接受餽贈：「聖誕節不得淪爲賄賂節！」

嘿，不知要到何時何日，咱們中國人過年，才會停止互相送禮這風俗習慣呢？

角落頭

「佢傷心嗰陣，就會匿喺角落頭不停飲泣！」

「唉，屋仔細細，連角落頭都塞滿晒物件！」

但凡牆根屋角，趣怪香港話就叫做「角落頭」了，而「落」又係讀平音，很是古怪，與書面的「角落」有頗大出入也。

在我翻閱方言資料時，似乎有所發現，我總覺得這「角落頭」，最早之源，應該是「角觡」，而今之辭書都沒有收錄。

《廣韻》最先有此解釋：「觡，屋角。」

清朝胡繩崖著《吳下方言考》卷十：「角觡，音谷碌……案角觡，牆根隱隙之地也。吳中謂門後曰角觡。」

這段資料頗爲重要：其一，「谷碌」之音，與「角落頭」的「落」音非常相近；其二，源自吳語方言。

「角觡」一詞在魏晉南北朝時代相當流行，描寫這個時期士大夫生活的《世說新語》卷六「輕詆」，可見用例：「故不可在偏地居，輕在角觡中，爲人作議論。」

其意思係指光明正大之人，不應住偏僻不爲人所見之地，這是東晉士大夫因政治形勢渡江之後，吸收使用吳語方言的例子。「角落頭係唔見得光嘅！」早已有此意。

盲公竹

「我靠晒你㗎嘞，你係我的盲公竹！」但凡「完全依靠某人的指導」的意思，我們趣怪香港話一律稱之爲「當晒係盲公竹」。

「盲公竹」，盲人手杖俗稱，說得漂亮點，就是盲人的「眼睛」也。

在香港，連盲公竹都有一段滄桑史的。

本世紀初，我們所見的盲公竹，的確是名副其實的一枝竹竿，雖然只有手指般粗，卻很長，高度竟超過盲公的頭，很筆直而堅實，而盲人拿竹的手勢，頗像我們揸筷子或揸毛筆，而且是拿着竹竿的上半截，「督督督」的走着路。不過，香港很早便洋化，到三十年代，開始有了以西式木製手杖作盲公竹的，提起來輕便，但舊日的竹竿還未完全被淘汰呢！

到了五十年代，所有的盲公竹，已一律改用「手杖式」了，而且已有統一的形式，規定是紅白兩色相間的，而且沿用至今。盲人過馬路時，舉起紅白相間手杖，駕車人士就會注意到，也就分外小心了。

香港並沒有出售盲公竹的商店，只有盲人輔導機構會有售。近年產品走向「HIGH-TECH化」，連盲公竹都追上潮流，便有馬鞭形「縮骨」盲公竹之設計，是金屬（銻或鐵）製成品，不用時可以摺起來的，但卻沒有漆上紅白兩色的顏料矣。

以前，衆盲人過馬路時，多是逐個搭着前面那人的膊頭，最前那個，會舉起紅白相間的盲公竹，給汽車司機留意，讓他們過馬路。

波蘿蓋

「嘩，佢踢波嗰陣俾人兜腳踢中個波蘿蓋，今回手尾長咯，如果醫得唔好會跛㗎！」

踢中「波蘿蓋」？乜嘢叫做「波蘿蓋」？

通常用刀開波蘿時，便將頭尾兩端先切割下來，就是兩個圓型的蓋子。香港人愛稱「膝蓋」（或「膝頭」）做「波蘿蓋」，可能取兩者之形似吧。

不過，翻閱丁惟汾先生著《俚語證古》，竟有新發現，原來這「波蘿蓋」係來自古俗語「樽櫨蓋」（又有一個變奏「哥勞拜」），該書「形貌」篇寫道：

「膝蓋謂之哥勞拜，哥勞爲樽櫨之音轉。《淮南子・本經訓》，慄抹樽櫨。高注，樽櫨，柱上跗。即梁上短柱也。樽櫨本爲足上跗之名，即膝蓋也。梁上短柱之形似之，因即取以爲名。拜蓋之疊韻音轉，足上跗爲圓蓋，故謂之樽櫨蓋。」

如此看來，「波蘿」或「哥勞」，其原字應爲「樽櫨」，意指古時建築物屋樑上的短柱，所謂的「柱上跗」了。而人體腳部的膝，「足上跗」，古人亦稱「樽櫨」，因爲該骨成一蓋型，故又叫「樽櫨蓋」，去到某些方言俚語變成「哥勞拜」，其至「波蘿蓋」也。

而「波蘿蓋」又會叫爲「膝頭哥」，相信這個「哥」是「波蘿蓋」的「蓋」字之音轉吧！

一篤痰

聽吓時下香港人講說話吧。

小孩子經常說：「媽咪，我想痾篤尿呀！」

缺德者呱呱叫：「嘩，我喺街吐篤痰則麻，個差佬又話要拉要鎖要罰錢！」

沒錯，「一篤屎」、「一篤口水」、「一篤鼻涕」等，這「篤」係等如漢語之「一滴」或「一泡」咁解，而外省人聽不慣者，總覺得這個「篤」字很粗俗。其實廣州俗語的「篤」只係借音字，古漢語係有正字的，寫作「涿」。

《說文》：「涿，流下滴也。」

《段氏說文解字注》：「今俗謂一滴曰一涿，音如篤，即此字也。」涿，就是水的下滴，亦有底下之喻。

講完字源，講番件趣怪事，香港酒樓茶室經常標貼告示：「嚴禁吐痰，違者罰款。」有罰五百元、一千、五千元不等，令人感到胡塗，究竟吐篤痰罰幾多至啱？

根據一九五三年「禁止吐痰法例」，就有答案：「最高之處罰是二千元或六個月監禁」。

口立濕

阿媽教仔曰：「食咁多口立濕，冇益㗎！」

拍拖男女曰：「買定啲口立濕，睇戲食！」

任何零食，不論雪糕、糖果、豬肉乾、牛肉粒、薯片等，我們香港人統稱爲「口立濕」，又係有音冇字，此「立濕」只係本地人自創也。

既然潮流興食「口立濕」，本《俗文化語言》就要查根究底一番……

嘿，又係大膽假設，宋朝時代中原民間口語有「肒膟」者便是，傳到廣州話才加個「口」字，變成「口肒膟」也。

「肒」字始見於《廣雅》：「膿謂之肒。」這「膿」即「羹」的異體字，用肉煲成濃湯便是「羹」，所以「肒」即係肉汁。

「肒」的讀音，「乞及切」音「泣」，到宋代中原語，讀成「落合切」，如「立」音。

先有「肒」字，後來才出現「膟」字。

據《集韻》、《韻會》等書，這「膟」讀如「悉合切」音「級」。

到宋朝某個年代，「肒膟」這口語詞出現，皆音近我們香港話的「立濕」。至於「肒膟」作何解，始見於《集韻》：「肉雜也。」

乜嘢叫「肉雜」？可能係「雜食」（或者「零食」）。傳到去廣州之後，講下講下，好可能講成「口肒膟」也。

神砂・濕柴

「有冇碎銀搭巴士呀？」

香港的一毫、五毫、一元、二元、五元等硬幣通稱「碎銀」。不過，舊時市民卻愛叫「碎銀」爲「神砂」或者「濕柴」，究竟有乜出處？

好的，先講「神砂」，有說係脫胎自中藥名「辰砂」。這「辰砂」亦稱「朱砂」，爲煉汞最主要原料，中醫學上用爲安神、定驚藥，湖南辰州（今沅陵）所產最佳，故名「辰砂」。由於辰砂只屬水銀，而不是眞銀，也不值錢，所以不值錢的「碎銀」就叫做「辰砂」（後來寫作「神砂」）。

與「神砂」有異曲同工之妙者，就係「濕柴」，在二三十年代已經流行，以之稱碎銀或濕濕碎的銀紙。

所謂「濕柴」，又與當時社會之燃料有關，那個年代家家戶戶煲飯燒水，都有賴於柴炭。柴舖賣柴之前，須要把新進貨的柴放在陽光之下曬乾，乾柴易起火，無煙，深受歡迎，所以賣得貴。但濕柴則賤價而沽，嘩，買回家生火困難，濃煙撲面，不禁嘆曰：「雖然一大束，但冇乜用喇！」

沒錯，三十年代國內瘋狂通脹，銀紙貶值，拿一大束上街都買不到甚麼，時人就稱之爲「濕柴」。後來發展到濕濕碎的銀紙，因冇乜用，就索性一律叫做「濕柴」也。

月份牌

「喂，新嘅一年又嚟嘞，快啲換咗個舊月份牌罷喇！」嘩，「月份牌」，差點已遺忘之古老趣怪香港話也。

不過，今之老人家間中亦會懷舊，也會把「月曆」或「日曆」稱做「月份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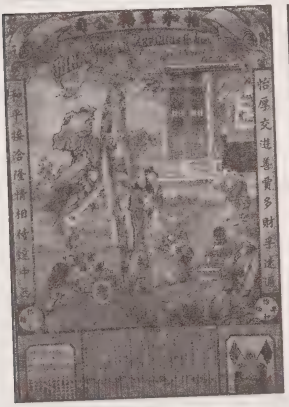
其實，中國舊時並無「月曆」或「日曆」（係由西洋引進廣州，十三行商人最早使用），只有「皇曆」（廣東人則稱爲「通勝」）要查日子，就翻看這「皇曆」册子吧。

香港和廣州的農民愛稱一種年畫爲「月份牌」的，該木刻年畫除印有吉祥圖案之外，還印有一年十二個月份的節氣日期，例如正月那一天是立春，那天是雨水，二月那一天是驚蟄，那一天是春分，三月那一天是清明，那一天是穀雨等等，其實是將「通勝」有關節令的簡化，方便參考。

鄉村的農夫教育程度低，購買力弱，很少會每年買本「通勝」，但會買一張印有十二個月的節氣的年畫回來，糊在一塊木板（或木牌）上，掛在牆頭，提點自己，這就叫「月份牌」了。很多鄉村的雜貨店，也是用木牌貼上這張年畫，方便買不起年畫的貧農到來觀看。後來，西洋月曆（或日曆）引進，省港之人一樣稱之爲「月份牌」也。

煙草公司的產品，可想而知，當時月份牌在宣傳戰上，是何等重要。從這數款月份牌，我們可以看到有電池廠、橡膠廠、藥房、製藥公司、糖果公司和主），製作成月份牌海報，廣送客戶。

廣宣傳自己的產品，不惜高薪聘請名畫家或直接購買名家的畫（以美女人像畫爲民國初期的月份牌，大部分是上海畫師繪畫的。當時，上海的各公司行號，爲了推



夾餸

「大家食飯夾餸喇！」

「做乜咁客氣啫，夾多箸餸喇！」

香港人好飲食，又好請客，大排筵席之際，主人家頻頻這樣招呼：「夾餸喇！」

沒錯，這趣怪的「夾餸」，表面看來好簡單，禮儀的表達語，其實亦大有來頭，乃係源自古代日常語之「挾一箸餸」也。

最古的時候，筷子的名稱是叫「箸」，也作「櫡」、「筯」、「筴」，總之不叫「筷子」。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紂爲象箸，而箕子唏。」這是說三千年前的商周時候，王侯貴族已用象牙做筷子了。

後來，「箸」又名「挾」，見漢史游著《急就篇》：「箸一名挾，所以夾食也。」相信，「挾一箸餸」的日常漢語就是這樣來的，而落到廣州方言就簡化爲「夾（挾）餸」或「夾番箸餸」了。

至於「筷子」這俗稱怎樣來的？

陸容著《菽園雜記》指出：「民間俗諱，各處有之，而吳中爲甚。女舟行諱住，諱翻，以箸爲快兒，幡布爲抹布。」嘿，原來因爲忌諱，不叫「箸」（近「住」音，「住」者，停留、停止的意思。），而叫「快」，諧聲爲「筷」了。

出恭

「眞係慘，人有三急，搵個公廁出恭！」

「好忙呀，做到連出恭都冇乜時間呀！」

沒錯，一講到上廁所大便，趣怪香港話就叫做「出恭」，而且曾被視爲卑俗之言，屬低下層階級語系，有教養之人不會談「出恭」的，君不見阿媽教仔：「乜嘢出恭呀，冇厘貴格，以後講『去洗手間』，知唔知道呀！」

唉，其實「出恭」之出處好文雅，而且與文人息息相關也。

明朝時代，政府開科取士，試場規模甚大，而廁所設於場外，考場中有「出恭」和「入敬」牌。應考的士子要出外大便，須要領「出恭」牌，所以後來稱大便爲「出恭」了。

《西遊記》第二十五回這樣寫：「八戒鬥他不過，叫沙僧抵敵，我去出個恭來，悄悄走去草坡上睡。」

在這俗話講得非常流行時，便有變奏爲「出小恭」——即「小便」。

《紅樓夢》第九回：「二人假出小恭，走至後院說話。」

《老殘遊記》第二十回：「兩人商議，要害小人性命，適逢小人在窗外出小恭聽見，進去捉住。」

定

「應該移民定留喺香港？」

唉，我們香港人深受「九七問題」所影響，於是口邊就不離「定」（或「定話」）字這疑問詞了。

「去加拿大定去澳洲呀？」

原來，這「定」的語源，又係來自古老之漢語也。

曾經一度，漢語的「定」係解作「究竟」、「抑或」、「還是」等。

早在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容止》有見，當時是桓溫問計於王珣，便有此語：「桓謂王曰：『定何如？』」這「定何如」，即「究竟如何」咁解。

漢之後，唐宋詩詞經常運用。

杜甫《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聞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風塵淹別日，江漢失清秋。」所謂之「杭州定越州」，也即是說「杭州抑或越州」的意思。

南宋楊萬里《中秋前兩日別劉彥純彭仲莊》詩有此妙句：「要得長隨二三友，不知由我定由天？」很宿命主義，究竟由我還是由天決定呢？

嘿，當今之世走定唔走，未必自己控制得到，禁不着嘆曰：「不知由我定由天！」

踎墩

「唉，今個月踎墩，冇工開，一家大細冇飯食也。」五十年代香港人浮於事，這「踎墩」之聲便到處可聞。

失業待聘何以叫「踎墩」？

此趣怪香港話係源出自咕喱文化，世紀初香港湧入大量勞工，皆因國內農村破產使然。

那些咕喱初來埗到，都集中在上環中環的碼頭與海邊，等候僱主到來招聘開工。通常岸邊上落貨地方，廣州話叫「墩頭」，咕喱等得久了，便蹲下來，俗稱「踎」，於是蹲在墩頭上待聘這種行爲後來就叫「踎墩」了。

隨着香港島城市化過程，咕喱不可能再在碼頭「踎墩」，那些「墩頭」便往陸上空地遷移，時至今日，港島還有一個最著名而歷史最悠久的人力市場，就是灣仔的修頓球場邊緣。每天清晨五時開始，苦力、建築工人、三行工人等陸續集中於球場邊緣，分別坐在馬路旁的鐵欄杆上，或者蹲在路邊，等候各界判頭或工頭到來「揀蟀」。

在開工前，工人們都愛在附近的低級茶館及大牌檔吃早餐，如果判頭急不及待，就索性去茶樓請人，此所以其時灣仔一帶最多「地踎館」（或「地踎茶樓」）也。

踎墩樓

「亞王行船㗎，居無定所，想搵佢呀？試吓踎墩樓喇！」

「踎墩樓」，係唔係踎墩人士聚居之地呀？

對了一半。

因爲唔係所有失業待聘（即「踎墩」）之人都會在此處出現，而只係限於海員也。

一般老香港都會記得，最後一所「踎墩樓」，二十多年前仍然存在，位於西營盤大馬路七號差館附近，樓高三層，是古老式洋樓。說清楚一點，它從前是海員的會所，俗稱「水手館」，又叫「些喇堪」。

哈……哈……「些喇堪」，乜嘢嚟㗎？英文係SAILOR HOME（「水手之家」），香港海員唔鹹唔淡譯之爲「些喇堪」。

舊時做海員的，多數沒有家室，他們的被僱用，是有時間性的，放船回來，即自然解僱，既然單身，居無定所，就住進「些喇堪」，等候另一次被僱出海，在那段時間，就等於踎墩，所以就被稱爲「踎墩樓」，樓內海員全都係踎墩之人也。隨着海員行業式微，「踎墩樓」亦不復存在了。

揸甌

「揸甌乞食。」

「喺乞兒甌度搶飯食。」

時下香港人好興咁樣罵人，好多時執起筆唔識個「甌」字，惟有用個「兜」字代替，此「兜」係「兜圈」個「兜」，而唔係瓦器嘅「甌」也。

一向廣州人愛稱小碗或小盤爲「甌」，因大多數係指瓦器（而非瓷器），所以視之爲下賤之器物，用來載食物餵貓狗餵豬等，故有「貓甌」、「狗甌」等稱謂。

舊時廣州人迷信，害怕孩子命硬養唔大，不特要把小名改稱爲亞豬亞狗等，甚而連吃飯用的碗也避諱而叫「甌」了。

「亞狗，快啲攞個甌嚟裝飯！」如果外人聽唔明白者，仲以爲叫隻狗揸甌自動來搵食，「嘩，狗都識揸甌，奇景也！」

遍查今之漢語字典，此「甌」係讀「歐」音，但古老字音，則有點出入，《說文》：「甌，小盆也。從瓦區聲。」而《段氏說文解字注》有述該字遍傳爲方言，好可能廣州話在相傳間變成「兜」音了。

拿甌餵豬餵狗好早有記載，《淮南子・說林訓》：「狗彘不擇甌甌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也。」

既然下賤，當然有「乞兒揸甌」之說了。

在唐代以前，甌係難登大雅之堂，如東方朔《七諫・謬

諫》有說：「甌甌登於明堂，周鼎潛乎深淵。自古而固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這句說話係影射時代盲目，小人得志，君子不被重用。某程度而言，今之香港世態不是一樣嗎？眞材實料者（「周鼎」）不被重用，反而那些花言巧語的「擦鞋仔」（「甌甌」）卻受到歡迎也。

不過，唐代以後，「甌甌」眞的登於明堂，其時一般人都愛揸甌飲茶和飲酒，甌就變成了茶碗和酒碗了。

《南齊書・謝超宗傳》：「超宗既坐，飲酒數甌，辭氣橫生，太祖對之甚歡。」

《宋史・邵雍傳》：「晡時酌酒三四甌。」

《太平廣記》卷五十《傳奇・裴航》條：「雲英，擎一甌漿來，郎君要飲。」

粗俗的甌，曾經變爲高雅之物，紅過一時之後，落到廣州方言再變粗俗。

我們香港人相當抵死，將英國國歌第一句唱成：「個個揸住個甌……」（編者注：此乃因爲英國國歌第一句的音調相近之所致。）

沕水

「游泳」，香港話叫做「游水」。

泳術高強者又愛「潛水」，但好多人如今還稱「潛水」作「味水」（源用廣州話）也。

「嘩，味咗落水底，嗰種感覺係好寧靜，好虛無……」潛水專家會大談其「味水感受」，令到不熟水性者更加自卑。唉，不過，更自卑者，究竟「味水」嘅「味」字點寫至啱（此「味」係味道嘅味，分明係廣州話借其音，而用過來的），尚是不明不白。

我的大膽推測，「味水」應寫作「沕水」。

「沕」字，宋代的《廣韻》和《集韻》開始收錄，讀如「美筆切」音「密」，又讀如「莫佩切」音「妹」（「妹」者傳到廣州話可能轉訛爲「味」音）。

「沕」，《廣韻》解釋：「潛藏也。」

順勢解釋，「潛藏於海底」就係「沕水」。但要找出「沕水」語例，非常困難，因爲中國古書之多，不能盡看。但勉強找得一則，就係《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裏面之「弔屈原賦」：「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嘿，九淵之神龍，隱藏水中，就係「沕深潛」，分明「沕水」也。

「沕深潛以自珍」，舊時逃亡知識分子保命方法。

因爲潛水的「沕」字，與「未」音相同，便出現了一個IQ問答題：「沕落水底食煙，你話得唔得呢？」

學樣

「唉，大嘅其身不正，細嘅就有樣學樣，學到壞晒囉！」

沒錯，末世香港地，好多人生活放縱，你向我「學樣」，我向你「學樣」，眞係鬼五馬六，好得人驚也。

所以，今次要講趣怪香港話「學樣」，有乜來源呀？當然要請教專家，向專家「學樣」了。

羅翽雲先生的《客方言・釋言》指出「學樣」者乃係客家話：「效法曰學樣，《說文》無學字，斆下云效也……」

講到這裏又要翻看《說文》，搞清楚這個「斆」字。《說文》：「斆，放也。」段注：「放，各本譌作效。今依宋刻及《集韻》正。放，仿，古通用……教字、學字，皆以斆會意。教者，與人以可放也。學者，放而像之也。」

原來古時並無「學」字，只有「斆」，解作「放」，與「仿效」的「仿」是相通的，上文所謂「學者，放而像之」分明解釋學習的意義：仿效得盡量相像也。

據羅翽雲考據，唐朝之前「學樣」係叫做「效像」。

他認爲古時「像」讀若「養」（與「樣」音近），但「自唐至今誤讀像如象，遂別造樣字，而像之本音廢」也。

睺到實

「一於睺到佢實，唔好俾佢走甩！」

「唉，人老珠黃，冇人睺囉！」

「睺佢唔喺度，飲晒佢雪櫃啲啤酒！」

此趣怪俗字好多人唔識寫，有人寫成「吼」、「敲」、「堠」等，都係唔對，應該寫作「睺」，而且字例用途頗多。例如：「睺實佢」即係「監視着他」；「冇人睺」即係「沒有人會要」；「睺佢唔喺度」即「趁他不在」……嘿，簡直變化多端也。

「睺」原來是個古字，後來留存在客家話裏。羅翽雲著《客方言・釋言》指出：「目注所欲，曰眼睺……」

沒錯，心中想欲，兩眼注視，這就是「冇人睺」及「睺到實」之「睺」也。最早是《廣韻》收錄此字：「睺，瞜，貪財之貌。」

考據學家章太炎說：「睺，即覦之變。」

《說文》有解釋：「覦，欲也，從見俞聲。」

《客方言》則認爲古吳越發音，「俞」音如「侯」，「按今狀渴欲之貌曰眼睺睺，即眼覦覦，謂兩目有所覬覦也。」

客家話這「眼睺睺」，好可能又演變爲另一趣怪香港話「眼金金」也。

督波

好多時聽得人家講：「喂，今晚食完飯，一於上波樓督波呀！」

「波樓」係「桌球室」咁解，而「督波」就即係「打桌球」咁意思。

香港人愛稱「桌球」爲「枱波」，其實早在六十年代已相當流行，那時的番書仔和阿飛都愛上波樓督波，久而久之那些波樓成龍蛇混雜之地，經常發生集體打架，而導致警察頻頻上樓搜查。於是，進入七十年代之後，波樓漸漸式微……

好明顯，「督波」係洋玩意，「枱波」之英文叫做SNOOKER，係一八七五年英國的軍官NEVILLE CHAMBERLAIN爵士，駐軍印度JUBBULPORE時創出此種在枱上打球的遊戲，跟着就在軍中流行起來了。

初時，這遊戲是沒有名的，那些軍人打得興奮，見到對方一球又再打得落空，便叫起來：「WHY YOU ARE A REGULAR SNOOKER！」

這個SNOOKER，係軍中俚語，意指新丁笨手笨腳弄到一團糟，乃「失敗者」之謂。(「WHY YOU ARE A REGULAR SNOOKER！」就即係：「嘩，點解你咁渣㗎！」)。

嘿，就這樣一言驚醒夢中人，一於將枱波稱作SNOOKER可也。港人音譯爲「時碌架」也。

吃苦頭

「後生細仔，唔吃苦頭，點知搵食艱難！」

「唉，我呢世人唔知吃盡幾多苦頭了！」

沒錯，趣怪香港話「吃苦頭」，頗爲文雅，相信係外省俗話流傳過來的，因爲香港人極少用個「吃」字的。

講到捱苦就叫做「吃苦頭」，有學者研究過它的來源，丁惟汾先生著《俚語證古》，認爲「苦頭」實是古語中的「苦毒」，他說：「受苦謂之吃苦頭。頭字當作毒（古音讀頭）。《詩・邶風・谷風》篾，荼誠苦矣，而君子於己之苦，又甚於荼。」

丁先生所引《詩經》似乎帶出另外一個線索，我沿此推測：「吃苦頭可能係吃苦荼的古語衍變而成。」

「荼」（音「途」），「苦荼」係一種苦菜，很難吃的。《詩・邶風・谷風》原文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婚，如兄如弟。」按朱熹的《詩集傳》認爲「婦人爲夫所棄，故作是詩」，寫來苦在心頭，猶如吃了苦荼一般。

有趣之處，古有「荼毒」一詞，《書・湯誥》：「罹其凶害，弗忍荼毒。」，難保「苦荼」和「苦毒」同是「苦頭」之源也。

搵快錢

一九九七期近，香港人最新心態及口頭禪：「搵快錢」。

於是繼「快餐」（FAST FOOD）文化而來者，就係「快錢」（FAST MONEY）文化，人人之炒樓炒股，瘋狂賭博，以最短時間搵最多錢，然後移民可也，飛越九七，此之謂「搵快錢」。

傳統天長地久打工，每月安安分分出糧，對機構忠心之觀念，已被視爲老土，唔合潮流也。

「搵快錢」，其實並非香港人如此，好些世紀末資本主義社會都有此現象，美國阿拉斯加大學心理學博士CHRIS KLEINKE稱之爲QUICK FIX心態。

乜嘢叫QUICK FIX？可以譯作「快啲搞掂算數」。

該博士認爲此種心態萌芽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各國社會經濟元氣大傷，傳統價值觀念解體，家長無暇管教兒女，不停灌輸搵快錢思想：「快啲讀完中學出嚟搵錢！」「快啲搞掂功課，同我插塑膠花搵錢！」「你咁蠢，讀唔成書，快啲出嚟搵嘢做！」

總之，人人走向急功近利，一於快啲搞掂算數。由讀書、做事、結婚、生兒育女等，全部馬虎了事，這心態一代傳一代，越來越冇乜計較，隨便、無聊、搞笑……嚴謹的做人處事態度全面瓦解也。

揚衰佢

舊時香港低下層婦女好興咁講：

「咪，大吉利是，揚過你！」

「個死佬丫，一於揚衰佢！」

嘿，頗爲鄙俗的「揚」，「揚衰佢」即係「唱衰佢」咁嘅意思。不過，原意之「揚」，一點不鄙俗，而且正字寫法應該「颺」，典型例子就係舊時廣州俗諺之「有麝自然香，何必當風颺」。

「當風颺」，隨風飄揚，例如：「嗰枝旗仔俾風吹到颺颺吓」之一類也。

「颺」係古字，《說文・風部》：「颺，風所揚也。從風易聲。」此字經常運用於漢唐的詩句裏，像「漁潭霧未開，赤亭風已颺」（《昭明文選》邱希範《且發魚浦潭》詩），又「今日鬢絲禪榻伴，茶煙輕颺落花風」（《唐闕史》之「杜枚」條）等。

「颺」可以運用得很香豔，《太平廣記》描寫石崇的荒淫，「使數十人（婢女）各含異行，使行笑語，則口氣從風而颺」，風流而頹廢。

「颺」可以帶着哀愁，《王梵志詩校輯》說到死無葬身時，「繽繽死將埋，地窄無安處，以後燒卻灰，颺卻隨風去。」

由此得見，將「颺」字用得鄙俗者，還是我們香港人也。

識認

「你話呢個銀包係你嘅，有乜識認呀？」

「冇識認，總之係我嘅，得未吖！」嘩，咁霸道，簡直搶呀。搶完之後，帶出舊時一個趣怪香港話，係將漢語之「認識」倒轉，就是「識認」也。

所謂「有乜識認」即係「有冇樣可以認識」，「認識」變了「識認」，這種倒轉用語常見例子就是俗話「歡喜」——將「喜歡」調轉，但意思是完全相同的。

你一定會說：「嘿，地方俗話標奇立異，搞笑而已！」

那麼你就大錯大錯，這「識認」遠在唐宋年間中原已有此種用法……

例一，宋朝江少虞編《宋朝事實類苑》卷六十八「神異幽怪」曰：「范師道居都水監，忽一日，有野禽飛來室中，如野雉狀，而文彩過之，捕得甚馴熟……將出門外，令人識認，久之，無來認者……」

例二，明朝湯顯祖《牡丹亭》有此道白：「俺柳夢梅，因領杜小姐言命，去淮楊謁見杜安撫。他在衆官面前，怕俺寒儒薄相，故意不行識認，遞解臨安……」

可見俗語「識認」一詞是有其脈絡相承的。

傾偈

「我好悶呀！想搵人傾偈！」

「上課無心聽書，只識講偈！」

沒錯，趣怪香港話但凡講到互相傾談，就稱爲「傾偈」，又或者「講偈」，而聽人講說話，有時叫做「聽偈」。

我相信這「傾偈」係源自佛家，所謂「偈」，梵文音譯「偈陀」之省略，義譯爲「頌」，就是佛經中的喝詞，帶有讖緯色彩，起教訓作用也。

《醒世恒言》卷三十八：「我有四句偈語，把與你一生受用。」

《平妖傳》十一回：「聖姑姑將界方在案上猛擊三下……偈曰。」

關於佛偈，《水滸傳》頗多描寫，例如第五回：「智深跪下道：『洒家願聽偈言。』長者道：『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水而興，遇江而上。』」又例如第九十回：「偈曰：『逢夏而擒，遇臘而執，聽潮而圓，見信而寂。』」佛偈向有玄妙之稱，要心領神會，非凡夫俗子可明白也。

舊時廣州和香港人去佛寺「傾佛偈」、「講佛偈」、「聽佛偈」，後來引伸到普通談話時，便將中間的「佛」字抽起來了。

修整

「修整洋遮鬼鎖！」「修整沙煲風爐囉！」

以前物資短缺，香港街頭經常有小販工匠高叫「修整乜乜物物」，此起彼落。

沒錯，凡普通話說的「修理」，趣怪香港話一律叫「修整」。

不過，「修整」原來係非常古老之詞彙，初時是單字應用。《說文》：「修，飾也，治也，設也，敬也……整，齊也，理也。」

未有「修整」，先有「修正」，可見於先秦諸子書中，作爲形容品行端正人物的語詞。

《後漢書》始出現「修整」，卷二十二《馬武傳》，文中載漢光武與羣臣謙語，有高密侯鄧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都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修整，何爲不掾功曹。」

《舊唐書・裴行儉傳》曰：「及在職，公務修整，衆方歎伏焉。」

其時之「修整」係論人格，後來才「修整」事物。《劉禹錫集・答饒州元使君書》：「其修整非止一身，必將及物也。」

今之香港，修整行業式微，但似乎只有「修整古董鐘表」才最爲吃香。

畀和俾

「我係江湖好漢一名，人人肯畀面！」

「哼，既然來到，俾佢入嚟喇！」

趣怪香港話「畀」與「俾」，經常混淆，總之同音，就不大理會其他了。實在，兩字是不同字義的。

「畀」乃「給」的意思，例如：「畀十元我！」

《爾雅・釋詁》已有此古字：「予也。」

《詩・干旄》：「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左傳・隱公三年》：「周人將畀虢公政。」

「畀十元我！」如唔肯畀，還有一句趣怪香港話：「哼，膝頭對上就——髀！」

另外，「俾」亦是古字，意謂「使」、「被」或「讓」，例如：「俾人打咗身！」

《爾雅・釋詁》亦有此古字，解釋曰：「使也。」

《書序》：「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

《詩・民勞》：「無俾民憂。」

《詩・大雅・板》：「無俾城壞。」

《詩經》的兩句實在太有意思了，指的是執政者的治世之道，「唔好俾（讓）人民擔憂」，「唔好俾（讓）城池破壞」，否則國破家亡，死得人多，此乃千古定理。

催谷

現代香港市場推廣學：想某牌子產品賣得，想某歌星受歡迎，獨步丹方，就係「谷廣告」、「谷宣傳」、「大谷特谷」、「谷到爆棚」、「谷到流行」可也。

特別香港娛樂圈有個行家口頭禪，每謂新秀演員或歌手出道未長，須要精心包裝，大力宣傳，短期內將之捧紅，就是所謂的「催谷」或「吹谷」了。

其實，「谷」字一點都不新穎，舊時廣州話都經常用到，例如「谷肥隻鵝就攞去墟度賣」或者「谷大班仔女就可以食番吓安樂茶飯」等，只不過舊式用法，比較接近「養育」咁解也。

「谷」係有古字，乃「鞠」之借音。

最早見於《詩經・小雅・蓼莪》：「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毛傳云：「鞠，養也。」

只不過流傳爲廣州話之後，由「谷」字代替。

還有別的原因，舊時飼養雞鴨鵝者，爲了短期間要糟肥那些畜牲，便置於狹隘之籠子裏，不讓之活動，還不停用穀物餵食，使之長膏，乃謂「催穀」，俗寫就係「催谷」。

唉，捧新人催谷固然重要，但好多時係爛泥扶唔上壁，枉費心機也。

谷到爆

「谷」字尚未講完。因爲，「谷」又有另類用法。

當用語言逼迫、說服，或者追問不放，廣州話稱之爲「谷」。例如：「佢唔去都要谷佢去！」（意指「無論如何都要說服他去」）又或者「佢唔肯講咩？點都要谷佢講出來！」（意指「無論如何都要迫他說出來」）。

這「谷」似乎又另有字源，係古漢語之「鞫」。《爾雅・釋言》：「鞫，究，窮也。」顯然有窮根究底，咄咄逼人之意味。

「鞫」雖然未見於今之版本《說文》，但《集韻》曾引過該字書的古版：「窮理罪人也，亦作鞠。」嘿，這「窮理罪人」，顯然係窮追猛打，大力逼迫也。

史書上亦經常有用。例如《漢書・車千秋傳》：「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闑九卿廷尉有所鞫也。」又《宋書・夏守恩傳》：「其子元吉通賂遺……通判李參發其贓，命侍御史趙及與大名府通判李鉞鞫問得實，法當死。」

沒錯，「鞫」就係逼迫，逼迫逼迫……最後趕狗跳牆，竟「谷到爆炸」，反咬一啖也。

科錢

「周末燒烤，請衆人科款！」

「陳仔結婚，我哋科錢做人情！」

但凡按人數論計，定額攤收，香港口語叫做「科」，而所謂之「科錢」或「科款」者，其實與「夾錢」冇乜唔同。

不過，最古怪者，翻盡任何辭書，皆不見「科」有「徵集或攤分」之類詞義。嘿，咁此「科」究竟何來？

一種講法，「科」係由唐宋語詞「科配」簡化而來的。

甚麼叫「科配」？係唐代稅制的一種，除官方規定的賦、稅以外，那些臨時攤派的差役和徵收，就叫做「科配」了。

《舊唐書》卷九十八記裴耀卿徵用差役修理通州大路：「道路綿長而戶口寡弱，耀卿躬自修理，科配得所。」

《宋史・河渠志》：「凡科配梢芟一千八百萬。」

到了南宋時代，「科配」之稱已簡化爲「科」了。如《宋史・高宗紀三》論及當時國庫空虛：「詔官戶名田過制者與民均科。」

情況越來越糟，《高宗紀》：「民間市物、官戶、勢家，與編氓均科。」

所謂「均科」，即係個個要畀之意思，已經好接近今之用語也。

沖涼

香港人仍叫出浴或洗身等做「沖涼」，甚至幫襯桑拿浴室，都係話「去沖涼」云云。

不過，「沖涼」唔係廣東話嘅，甚至晚清年間亦無廣州人叫洗澡做沖涼，原來此語係由南洋傳來香港而變成香港話，香港話又傳上廣州，變爲廣州話……

一位外號「端溪女史」的老前輩作家曾敍述他的親歷「沖涼」一語之演變，屬好珍貴資料：

「大概是清宣統年吧！那一年小可初次由廣州城來香港訪友，住在海旁干諾道鴻安客棧。開房後伙計入來問我『要不要沖涼』。這可使這生長在廣州省城的我，感到一頭霧水。我即問他甚麼叫『沖涼』，他說『沖涼』便是你們廣州人的『洗身』。後來我才知道南洋各島的華僑，返回祖國家鄉者，必經香港，又必寄居在海旁各客棧或親戚家。於是這句話便傳入香港了。許多年後小可又往南洋，才知『沖涼』並不等於我們的『洗身』，因生長在南洋之人，每天要用冷水向身上沖淋數次之多，藉以取涼，並不一定是洗浴也……」

南洋華僑又愛稱凍水做「涼水」的。

這位「端溪女史」當年是投函給《新生晚報》解「沖涼」兩字的來源，因爲親見親聞，甚有可信性也。

諗掂佢

「呢單嘢搞到咁大鑊，點收科呀？唔該你諗掂佢！」我們打工仔做錯了，經常給老細喝罵。

唉，痛定思痛，收拾精神，傷盡腦筋，想盡辦法，而香港話就叫做「諗掂佢」也。

這個「諗」（音近「凜」），普通話作「想」，一般都認爲源出廣州俗話，其實不然，因爲此乃失傳之古代漢語。最早見於字書《爾雅》與《說文》。

《爾雅・釋言》：「諗，念也。」郭璞注曰：「相思念，諗音沉。」字義和字音都完全符合今香港話的「諗」。

《說文》另有解釋：「深諫也，從言念聲。」這個「深諫」係「忠告」的意思。

《廣韻》：「告也，謀也，深諫也。」如果「諫」又解作「謀」，亦即與「念」（「諗」或「想」）殊路同歸矣。

其實今之香港話講到「諗」字，亦有點「諫」的意味，例如：「千祈唔好呀，死路嚟㗎，你諗眞至好呀！」這種說法，是否係一種忠告？絕對是也。

自漢代之後，「諗」字不再用到，只保存於廣州方言裏。而趣怪香港話的「諗」更是變化多端，諸如「抵得諗」、「諗咗去邊」、「諗到頭都大晒」、「諗唔掂」、「諗極都唔明」等，眞係越諗越多也。

冰

「佢咁好口，連樹上隻雀都冰埋落嚟！」

「佢俾個舞女冰到暈陀陀！」

「呢個細路女幾識冰人歡喜嘅！」

我們香港人以精叻出名，好多時要施展花言巧語，給予私利去誑騙別人，藉以爲己用，所謂「冰鬼食豆腐」。唉，潮流興吃軟不吃硬，「冰冰」聲也就甚爲受用也。

「冰」，係「水冰」的冰，「冰仔」的冰，照理與「誑騙」之意毫無關連，於是，有人自覺到此乃借音字，就索性借到底，加個「口」旁，變出「唪」字來。

「冰」或者「唪」是有古字的，先看饒秉才主編《廣州音字典》（「廣東人民出版社」）解釋：「啖（啗、噉），①吃或給人吃。②拿利益引誘人……」這即是說，「冰」之古漢語字源有三：即係「啖」、「啗」、「噉」（係相通的三個字），筆者於是往古老字書《說文》裏追查。

《說文》論「啗」：「食也。從口炎聲。讀與含同。」（《廣韻》音讀「徒敢切」，頗近「冰」音）。

《說文》論「啖」：「從口炎聲，一曰噉。」（《玉篇》等都認爲「噉」係「啖」的正字）。

這「啗」與「啖」除解作吃之外，還有訛騙的意思，以下我就找到一些例子給大家參考：

「啗」的最早用例，見於《史記・高祖本紀》：「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爲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

繼而《梁書・韓建傳》：「唐軍容使田令孜密遣人誘建，啗以厚利……」沒錯，「啗以利」，現代香港語辭就係「用錢冚佢」。

「啖」的最早用例，見於《新唐書・劉晏傳》：「（劉晏）饋謝四方有名之士無不至，其有口舌者，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

而《舊唐書》則作：「挾權貴，固恩澤，有口者必以利啗之。」

嘿，「有口者」即係指那些會說話的人，要吃飯的人，那張嘴巴很容易封閉，只須要給點好處，就不會說閒話了，用現代香港語辭說法：「佢衰多口咩，咁就畀錢佢，冚佢收聲！」

本以爲「冚」，便是「啗」、「啖」或「噉」的易變而來。最近，偶然看到一本一九三三年出版，由廣東俗語專家孔仲南先生著的《廣東方言》，內有這個「冚」的正字，是爲「𠱁」。原文如下：

「『𠱁』，讀若冚上去聲，誘人財物曰𠱁。《廣韻》、《集韻》並音憨。戲乞人物也。《集韻》呼紺切。貪財也。」解釋得很清楚，原來「扮嘢」（裝蒜）騙人財物，就叫做「𠱁」嘞！

戙、橦、楝

廣州話有個「戙」（音「洞」）字，係非常生猛抵死，我們香港話亦經常用得到，特別拿來指人愚蠢反應緩慢：「唔該你咪成碌木咁戙喺度得唔得！」又或者咁罵人：「你睇佢個衰樣，成碌木咁戙篤企喺度！」唉，開講有話，撈世界要醒目，咁樣俾人落面法仲得了嘅，一於返屋企「戙高牀板反省番吓喇」。

冇錯，直崩崩硬板板的站立或擺放，都可以講作「戙」，例如「戙高對腳」、「戙起枝晾衫竹」、「戙企水魚」等。

講到這裏，有必要提出兩個觀點：其一，「戙」並非廣州方言的自造字，係來自古老漢語；其二，古漢語的「戙」並非動詞，而係名詞，變爲廣州方言之後，才配上動作，這點好特別，值得注意。

「戙」，在魏晉以後已見於漢語。

《廣雅・釋宮》卷七上：「椴、橛、楬、橥、㦸、戙、栅、杙也。」嘩，林林總總，泛義作「木長而直」，相等於「橦」及「楝」等。

中國古代建築有深遠歷史，往往建設鬼斧神工，連帶建築材料，簡單如一碌木者都有好多名稱，可見實在唔簡單也。

初時「戙」係指陸上樓宇建築用的大碌木，後來慢慢從陸上移師到海上去，拿來在河道上建造小埗頭了。

《廣韻》解「𣍐」：「船纜所繫也。」

《集韻》釋義：「舟纜所繫曰𣍐。」

好清楚反映出建築材料之「專門化」，𣍐係指「船所繫之木」，因河流小舟泊岸，船伕要用繩纜綁船，有時河水氾濫，水流甚急，這些「𣍐」自身難保，左搖右擺，以前廣州人就有句咁嘅口頭禪：「西水𣍐，岌岌貢。」其意謂「非常唔穩陣，靠唔住」也。

另外一個與「𣍐」混淆而用的廣東字，是「橦」。

「橦」（音「洞」），本是一個名詞，泛指竿枝的意思。《後漢書・馬融傳》：「揭鳴鳶之修橦。」李賢注：「橦，旗之竿也。」又木華《海賦》：「決帆摧橦，戕風起惡。」這裏被惡風所摧之橦，是桅竿也。

《說文段注》，指「橦」本爲支撐帳幕的木柱，後來凡是

柱狀、竿狀的竹，或木條，都稱爲「橦」。

後來，這個名詞的「橦」，演變作爲動詞使用，例如：張衡《西京賦》：「烏獲扛鼎，都盧尋橦。」烏獲，是戰國時能舉千鈞之重之秦國勇士，爲秦武王寵用，扛鼎，即舉起大鼎也。都盧，本是國名（漢代時期的一個小國），因國人善於空手爬竿而名，尋橦，便是爬竿的意思。

這句：「烏獲扛鼎，都盧尋橦。」是指皇帝正在觀賞着這兩種雜技表演。

因而，「成碌木咁同戈喺度」、「同戈高牀板」、「同戈篤企」，應該是「橦喺度」、「橦高牀板」和「橦篤企」。

有人用「棟」是極錯的，因「棟」，是房屋的正梁；梁者，架在柱子上支撐房頂的橫木，例如「棟梁」。所以，這橫放的木條，豈可誤爲豎直而立的橦篤企呢！說笑吧！

講到這裏不能不提趣怪香港話「一同戈都冇」，其意指「冇哂符」、「唔知點辦」，通常聽到人如此慨嘆：「我俾佢搞到一同戈都冇呀，陰功！」

此「同戈」非指「木長而直」或「船纜所繫」，而係源出自「天九牌」遊戲。打天九，每人有兩幢牌（每幢四隻），如果你一幢牌也取不到，就叫做「俾人打到一幢都冇」，結果輸空幢，屬好慘之收場也。

也不能用這「同戈」或「橦」字，正寫是「幢」，是指層疊累積成的立方體，如「一幢樓」、「一幢大廈」等，打天九的牌，是一隻一隻重疊而成的「幢」，並非「同戈喺度」的「同戈」也。

拿手

「我整蠱人，最拿手！」

「等我炒番味拿手小菜畀你送酒罷喇！」

「我的拿手好戲就係唱《萬惡淫爲首》！」

沒錯，這趣怪香港話「拿手」也眞的很古怪，意思解作「擅長」、「精於」或「有把握」等。

「拿手整蠱人」就係「精於整蠱人」，「拿手小菜」即是「擅長炮製的菜式」，而「拿手好戲」當然乃「手本戲」也。

其實，這「拿手」係有古老傳統的，散見於舊小說之中，《紅樓夢》就有用例了。

據陸澹安編著《小說詞語滙釋》：「拿手，通常是『擅長』的意思，但有時又作『把握』解釋。【例】《紅樓夢》第十回：若是夜間睡得着覺，那時又添了二分拿手了。」

這「添了二分拿手」，即是「多了兩分把握」的意思。

不過，我還是有點搞不通，「拿手」字義欠缺邏輯，如果照字面解釋就是「拿着自己的手」，怎樣看，也不會感覺到有所謂「擅長」的意思，嘿，眞係百思不得其解。

後來，我找到一句古老俗話「拿雲手」，我相信，「拿手」是源於此也。

甚麼叫「拿雲手」？

我翻閱胡竹安編著《水滸詞典》「拿雲手」條：「能拿雲

的手，比喻了不起的本能。【例】正是：空中伸出拿雲手，救出天羅地網人。……」（《水滸傳》第四十八回）

「拿雲手」，即是本領很大，一伸手可以摘雲，非常神通，而此俗話亦散見於各通俗文學之中……

例如《燕青博魚》一折：「則我這拿雲手，怕不待尋覓那等瞎生涯。」

例如《大唐秦王詞話》第二十四回：「戰不三合，尉遲恭放下鞭，舒過拿雲手，攥住錦征袍，把王元活提過馬。」

尉遲恭這「拿雲手」果然神通廣大，非常厲害。

而我的大膽假設，「拿雲手」傳到了廣州，就簡化爲「拿手」，即手到拿來也。

瞓

「今晚唔開夜工，早啲瞓！」

「唔好搞喇，我好眼瞓呀！」

「食飽飯，也冇乜特別事，最好係瞓一覺！」

沒錯，但凡睡覺，趣怪香港話就叫做「瞓覺」，而且用法比漢語之「睡覺」靈活，例如變化出「冇覺好瞓」、「瞓得覺落」、「瞓唔着眼」、「瞓到懵晒」之類一大堆。

不過，「瞓」這個字是後來方言造出來的，有語言學家認爲原來的「瞓」係來自古漢語詞「僨」也。

「僨」有：仰臥、倒臥等意思，但廣州方言則引伸爲：睡覺、睡眠。

《玉篇》：「僨，甫運切，僵也。」

《爾雅・釋言》：「僨，僵也。」晉・郭璞注：「卻偃。」

甚麼叫「卻偃」？

古人謂「前覆」曰「仆」，僨與仆正好相反，乃係「仰仆」。所以《爾雅義疏》云：「仰仆即卻偃之意。」

《呂氏春秋・順民》有關「僨」爲「睡覺」之例：「摟頸交臂而僨。」

《左傳・隱公三年》有趣怪用例：「鄭伯之車僨于濟。」用今之俗話解釋：「阿鄭伯架車瞓低咗呀！」

撈飯

「冇胃口呀？搵啲湯撈飯喇！」

「唉，舊時日子豉油撈飯，食得多囉！」

趣怪香港話一講到用湯汁混飯時，就會勞煩個「撈」字，此「撈」係撈世界之「撈」，撈到霉之「撈」，應該與吃飯沒有直接關係才對，然則道理何在？嘿，唯有請教專家吧。

羅翽雲著《客方言・釋言》這樣說：「以湯澆飯亦曰撈。《說文・食部》饘，下云以湯澆飯也，古言澆，亦言沃……沃以湯，沃與澆同義，《說文》澆，沃也。淋與澆義亦同，《說文》淋，以水沃也。故通語澆花，客語淋花，古語澆飯，客語撈飯，撈即淋之聲轉。《史記・匈奴列傳》大會蹛林，《索隱》林，或作襂，林襂相轉，勞擧又相轉，其聲類同也。」

解釋得實在很清楚，《說文》中的「饘」，就是用湯澆飯，而古時「澆」、「沃」、「淋」是相通的，而客家話獨愛「淋」字，這便有「淋花」、「淋飯」之類，長久相傳，「淋」有時轉音爲「撈」，所以搞出個「撈飯」也。

「撈飯」用例頗多，舊時捱窮，「番薯撈飯」、「滾水撈飯」，如今吃得奢侈，竟然「魚翅撈飯」，嘩，眞係好折墮也。

煞氣

「夫妻煞氣尋常事……。」

馬師曾名劇《刁蠻公主戇駙馬》有此語。

沒錯，「煞氣」，言人際關係（特別男女間）的執拗和小吵鬧，例如小情侶淘氣，今朝吵嘴明日和，做長者就會勸曰：「成日煞氣，幾時過得埋呢世喎！」此趣怪俗話，廣東人愛用，香港人愛用，且有歷史淵源，原來早就見於明清說部了。

《紅樓夢》七十四回：「王家的無處煞氣，只好打着自己的臉罵道：『老不死的娼婦，怎麼造下孽了？說嘴打嘴，現世現報！』」

描寫得很有趣，因煞氣而無處出氣，唯有自己摑自己，掌自己嘴巴，認爲係報應也。

煞氣，《金瓶小札》有解釋：「或作殺氣，或作散氣，即出氣也。又有遷怒之意，如受人之辱而不敢報之，摔杯擲碗以消散此氣，今人輒曰殺氣，謂其怒因而稍殺。」

原來「煞氣」在古時有另一種意義，就係「殺氣」或「散氣」，因憤怒或受辱而不敢報復，唯有摔擲東西以「出氣」，令到心中氣氛稍煞（或殺）。沒錯，這摔擲東西洩憤，就帶有拗蠻、淘氣、不講理的態度了。

現今，有人將「煞氣」寫作「霎氣」，眞是煞氣也。

講古

「佢咁好打？你講古呀！」

「佢講古佬嚟㗎，信佢一成都死呀！」

趣怪香港話，但凡譏諷某人信口開河亂嗡一通，就會說：「你講古呀！」

嘿，此「講古」又係有好古老之來源。

羅翽雲著《客方言・釋言》做過考據：「謂言談虛渺者曰講古……《周書》周祝解天爲古，鄭康成《堯典注》，古，天也。講古，猶談天。戰國鄒衍談天，亦謂其言談迂闊耳。」

原來，古時的人（當然係知識分子）好講古，這「古」即「天」，因爲天道乃最古，而且一談起天來，便迂闊虛渺了。所以，漢時之五行天道論者，就係最早之講古佬也。

後來，「講古」變成廣州話，指的是「講故事」，即外省的所謂「說書」。

從前香港人娛樂不多，講古佬便應運而生，集中在大笪地及榕樹頭，大講其方世玉打擂台、乾隆王遊江南，或七俠五義等。其時之講古佬帶備一批櫈仔，約有五十張，收費辦法很特別，凡坐櫈仔聽講古者，收一個仙，如果坐滿，便有五毫子收入，那個時代，五角錢可夠兩天生活費。至於不坐櫈仔的就隨意捐助，講完一節就會說：「請各位高抬貴手，幫助小弟生活……」

抹面

「大懶蟲，起身抹面喇！」

「嘩，乜你面都唔抹就去食早餐呀？」

沒錯，我們趣怪香港話有時把「洗面」叫做「抹面」的，也許我們這張嘴面要用水洗，然後用毛巾抹，所以「洗面」順理成章就變作「抹面」了。

不過，羅翽雲先生的考據係另有睇法，他所著《客方言・釋言》這樣指出：「洗面曰抹面，抹當爲沫。《說文》沫，洒面也。俗以洒面爲抹面，亦古義也。洒，滌也。浴下云洒身也。今人假洗爲洒，不知洗專謂洒足……」

原來，「抹面」又係客家方言，保留古語之「沫面」，而這「沫」，意思等如「洒」、「滌」，但不等如古老之「洗」，因爲「洗」係專爲「洗腳」而用的，亦算相當趣怪也。

唔信？再引《說文》：「洗，洒足也。」段氏注曰：「面垢，燂潘請醋；足垢，燂潘請洗。」

唉，既然都係用水（或「熱水」——所謂「燂潘」），「洗」、「洒」、「沫」等又何必如此界限分明，所以到後來，「洗腳」亦稱「沫（抹）腳」。而且，還發展出趣怪俗話：「洗腳唔抹腳（謂人之揮霍無道）」。

問到篤

趣怪香港話「篤」字系列：

「大尾篤」、「大潭篤」（地方名）、「兜篤將軍」（意謂「背後作反」）。

「打破沙盤問到篤」（意謂「追問到底」）。

「沙梨篤」（豬尾底部分的肉）。

「篤」的廣州方言係源自古漢語的「涿」，就是水的下滴，有底下之喻。以上的「篤」雖不解作「一滴」或「一泡」，但有「尾部」及「底部」之含意。

據清代音韻學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的考證，「篤」的另一字源就係「豚」字，他引《廣雅》曰：「豚，丁木切，音穀（讀如篤），尾下竅也。」這「尾下竅」當然係指尾端底部，《博雅》就講得更清楚：「豚，臀也。」

所以，廣州方言「篤」，又係古漢語「豚」的諧音字，竟沿用到今之香港話。

順帶一提所謂「打破沙盤問到篤」，似通不通的，究竟有乜嘢毛病？係個「問」字作怪，因爲本字作「璺」（讀音同「問」）。

《方言》指出：「秦晉器破而未離，謂之璺。」沒錯，沙盤質粗易裂，裂而未離，則其裂紋直指向底部。

璺、問同音字，「打破沙盤璺到篤」，就變成「問到篤」（「追問到底」）也。

糴米

「我去邊？去米舖糴米！」

唉，咁嘅說話久未聽聞，如今買米大都幫襯超級市場，甚麼「眞空膠袋」裝，攜帶方便，不像五六十年代用大米袋載幾十斤的米，然後由米舖伙記托着送上門。

過去用布袋買米，這行爲就叫做「糴米」。

「糴」，音「笛」，原來乃係好古老之漢語。最早見於《說文・入部》：「糴，市穀也。」所謂「市穀」就是買入穀米的意思。

《左傳・隱公六年》有曰：「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宋、齊、鄭、衞。」

《史記・晉世家》這樣寫：「四年，晉饑，乞糴於秦……五年，秦饑，請糴於晉。」

唉，中國歷史天災人禍特別多，經常饑荒，爲了救災，便紛紛向別個省分求助，糴穀以應急，所以古之史書經常出現這個「糴」字。

既然穀米係如此重要，腐敗官僚就會乘機「倒賣」，大發「災難財」……

《文選》有楊惲《報孫會宗書》云：「惲幸有餘祿，糴賤販貴，逐甚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慄。」

可見「官倒」惡行早已有之也。

幌

「搵張保鮮紙芒住碟餸至好放入雪櫃呀。」

沒錯，但凡用紙張、布帛、膠紙之類包裹或覆蓋於另一物體上，我們趣怪香港話就叫做「芒住」。

以前的學生好興用雞皮紙或膠紙包着課本的封面，這就叫做「芒書」了；紙紮舖的師傅用紗紙裱花燈，叫做「芒燈籠」。

唉，此「芒」係芒果的「芒」，照計與以上的用法無相關才對，亦即是說另有其字也。

翻閱古字書，發現有個「幌」字。

《說文》有兩個解釋：「幌，設色之工治絲練者，從巾流聲，一曰幌，隔也。」

所謂「設色之工治絲練者」，係古代宮廷專職染工，職名叫「幌氏」也。

「隔」的意思，段氏《說文解字注》如此分析：「荒，掩也。隔之義，謂網其上而蓋之，即詩所謂荒之也。《玉篇》曰，幌，幎也。」

這似乎講得很清楚了，「網其上而蓋」就係「幌」，而早在《詩經》，這「幌」寫作「荒」。

《詩經・國風・樛木》：「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葛是一種蔓生的草，寄生在樛木上，能把樛木掩蓋。詩意是象徵女附於男，纏綿不離，「芒到實晒」也。

摷

「通通都係反革命分子！」

頑固的當權派「先判後審」政策，目的係想一棍打死民運，如果應用趣怪香港話形容之，叫做「一竹篙摷一船人」也。

這「一竹篙摷一船人」，意指不分青紅皂白打擊一大片，而此俗話最難寫就係「摷」（音近「扮」）字，因爲一般字典都不見此字。

但「摷」並非廣州獨有俗字，而係有古老來源。據《康熙字典》訓解，「摷」字已見於《廣韻》。

《廣韻・感韻》有錄：「摷，搦也。奴感切。」（音近「腩」）。

「搦」這個字，意思頗多，解作：「按抑」、「握持」、「摩娑」等。

「一竹篙摷一船人」這「摷」義接近「按抑」的解釋，試幻想當時情景：古老的河流小埗頭，小舟載着的搭客即將起行，但追兵趕至，岸上的人見船駛開，焦急起來，野蠻起來，隨手拿起岸上的長竹（廣州話稱「竹篙」），使勁揮舞，欲想按抑船開，更想橫掃千軍，連船帶人全部打到沉沒。

「一竹篙摷一船人」，嘿，冇咁容易，持篙者除不分是非黑白，更不自量力也。

頻能

「嘩，走得咁匆忙，好頻能呀！」

但凡事務繁雜而手忙腳亂，趣怪香港話就稱之爲「頻能」。

「頻能」是借音寫出來的，有人認爲應寫作「頻淪」，總之問一句：「此辭有否眞正字源？」好傷腦筋呀。

從語音及字義推斷，這「頻能」可能出自古漢語「紛綸」，其詞義據《辭源》解釋：一、雜亂貌；二、衆多、忙亂；三、淵博、浩繁。意思是否很相近？

早在《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已見「紛綸」一詞：「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歷撰列辟，以迄於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葳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此段古文頗爲深奧，大約是說秦之前幾經歷代興衰，其過程「紛綸葳蕤」。

《索隱》注曰：「紛，亂也；綸，沒也；葳蕤，委頓也。」

《舊唐書・張說傳》：「工部侍郎張九齡立議，請依太常爲定，紛綸未決。」

所謂「紛綸未決」者，即指忙亂之中未能確定的意思。

唐宋史籍常用的「紛綸」好可能落到粵俗話就是「頻能」了。

冇碇企

香港到處都係人，好多地方非常擠逼。

「嘩，人頭湧湧，冇碇企嘞！」

係嘅，趣怪香港話應該講吓「碇」字。

既然「冇碇企」，即係「沒處站立」，此「碇」便等如「地方」或「處所」了。不過，廣州俗話這個「碇」，原先係來自另一個俗話「到碇」……

舊時，廣州民間有句俗語，叫做「廣西米平，唔得到碇」。其意思就是：「縱然是好，卻難得到。」

所謂「碇」，原係船的石墩，船停泊時沉落水中以穩定船身，有如後來的錨；「碇」，也指船泊岸的木樁；故船隻起航叫「啓碇」，船隻抵步下碇叫「到碇」。

所謂「廣西米平，唔得到碇」，係因爲水道交通困難，船隻好難去到也。

「碇」，因帶有「安頓」、「停泊」之義，就給引伸爲「地方」、「處所」之口頭用詞了。如「去遠碇」、「冇碇企」及「嫌佢阻碇」等……

廣州濱江瀕海，自古航運暢通，對外貿易發達，行船觀念接觸甚多，「啓碇」、「下碇」說個不停。唐代已有「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說法（見韓愈《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可見廣州人好早熟識了「碇」，並把其詞義加以引伸和廣泛應用也。

制得過

香港人好現實，講錢失感情，如下對話經常可聞：

「借住一萬元畀我，計番一分息，制唔制？」

「制唔過，冇得傾！」

香港話好多係承繼廣州口語，「制」字就係一例，當表達「合意」、「啱聽」、「答應」等，就說「制」或「制得過」，如果「不合意」、「唔啱聽」、「不答應」等，就即係「唔制」或「制唔過」也。

「唔制又制，唔嫁又嫁」生鬼之辭，用來描寫嬌滴滴少女的矜持，這「制」字妙用無窮。

但令人莫名其妙者，「制」係「制度」的「制」，「控制」的「制」，其語義似乎與以上例子毫無關係，難道又係借音字不成？如果係借音，就一定有古之源了。

沒錯，「制」的古老來源係「聀」字，出現於漢代之後的南朝……

《玉篇》：「聀，入意也，一曰聞也。字書亦作聕。」

《廣韻・祭韻》：「聀入意，一曰聞也。」

「入意」即係「合意」，這「聞」即係「啱聽」，與今之香港語的「制」完全一樣。

還有，當我們說「好過制」（「好過癮」或「好得意」咁解），顯然與耳聞目覩有關，其精神面貌係與「聀」的字義完全配合的。

揞手PAIR

「揞隻牌，睇下點！」

嘿，新春賭局難免，如果玩的是「PAIR牌」（即「撲克」）局，賭「沙蟹」、「二十一點」等爲營造氣氛，都會要求派牌者在重要關頭不要派「開眼」牌，寧願覆着的派來，然後拿着它微揭窺看，故作神秘的，此之謂「揞手牌」，開出來一對大牌，橫掃「沙蟹」桌，就叫做「揞手PAIR」也。

「揞」字，讀如「飲」，又係甚趣怪冷門俗字。

羅翽雲著《客方言》有所解釋：「以手覆物曰揞，《方言》揞，藏也。荆楚曰揞，《廣韻》揞，手覆也。俗於物不欲人見者，以兩手覆之，曰揞。」

沒錯，說得頗爲清楚，「揞」係古時流行於荆楚方言，用手覆蓋物，不欲人見之意。

而丁惟汾著的《方言譯》亦有點補充，他說：「揞，古音讀恩，俗語謂之按，按爲揞之雙聲音轉……」

揞一隻牌，除故作神秘外，當然係扮賭得有形有款，將全副身家盡此一鋪，「開，揞手煙一PAIR，問你點頂呀！」不過，奉勸各位，唔好賭得咁狼呀！

掠水

「嘩，趁新春頭加價，分明喺度掠水！」

「總之，九七期近，見錢就掠！」

「掠得幾多就掠幾多喇！」

末世之趣怪香港話「掠水」，即係「搶錢」，「搶」就係「掠」。

唔講唔知，此「掠」是俗寫，正式搶錢的「掠」，是「落」。吓，唔係嘛！

嘿，翻閱羅翽雲所著《客方言》竟有所發現，原來客家話稱「搶」做「落」……

《客方言・釋言》：「乾沒人財曰落，落者略之聲轉，《方言》曰，略，強取也，又曰撈取也，略與撈皆雙聲。」

原來，客家話一講到「揸住搶錢」（文中之「乾沒人財」），就叫做「落」。

而此「落」其實係古語「略」之聲轉。「略」係搶略，係撈番筆，刮粗龍，略略略……

沒錯，如此看來，「掠水」實在就係「落水」或「略水」，侵略別人的荷包也。

覘

本臭皮匠曾係編劇一名，經常要用香港式廣東話撰寫對白，好多時執起筆一片茫煞，因爲有些俗字唔知應該點寫至啱，唉，簡直傷透腦筋也。

例如寫到劍客暗算仇家得手，哈哈大笑：「我係邊個？擔高頭，張開狗眼睇吓喇！」

嗯……「擔高頭」，等如現代漢語之「抬起頭」或「舉頭」，細想一下，此「擔」好似用字不當，不如寫成「耽」又對唔對？相當煩惱呀！

惟有往古語尋源，嘿，找到了，係咁寫法㗎，「覘」也。

早在漢代揚雄《方言》中收有此字，「覘」係作「窺視」之解，還未有今之廣州話「覘天望地」的詞意。

但到了宋朝，司馬光的《頰篇》云：「覘，都含切，緩頰也。一曰舉首。」

直到宋代後期的《集韻・覃韻》講得最爲清楚：「覘，緩頰也。一曰舉首，都含切，音耽。」完全界定了「覘」字的音和意。

哈，哈，茅塞頓開，我就拿起筆大書特書：「覘天望地」、「覘高頭數星星」、「頭覘天，眼望地」、覘……

斟斗

除了前文的「㘝」，廣東俗字，多不勝數，例如，曾經寫到拿起物件或行李試驗其重量時，我就寫成：「等我的下呢件嘢有幾重！」明知「的」係用得唔啱，但冇法喇，因爲唔知道正寫係甚麼。

不過，爲咗寫《俗文化語言》這本書，被逼痛下苦功，嘿，竟有新發現，那「的」，原來係寫作「斟斗」。

沒錯，這「斟斗」，《說文》係沒有收錄。

最早係《廣雅・釋詁》：「斟，量也。」又《玉篇・斗部》：「斟，丁狄切。量也。」竟連讀音都介紹給大家。

「斟斗」係動詞，用手量一下咁解。

不過，後來又演變成一種量器，例如《集韻・錫韻》有說：「丁歷切，量器。」

但演變爲廣州及香港話之後，這「斟斗」已經唔單止用手拿起某物以試其重量咁解，而且係好多變化……

例如「斟佢返差館，審餐死」，此「斟斗」係拘捕或帶走咁解。

又例如「斟起心肝做人」此「斟斗」係收拾起來之意，「我收拾心情，重新做人」，咁就叫做「斟起心肝」也。

打機

潮流興「打機」，嘿，又多一個趣怪香港話，而且是八十年代才有的。

乜嘢叫做「打機」？

後生仔女爭着的答：「即係打電子遊戲機！」

冇錯，電子遊戲機，八十年代初期傳入香港，未受注意。豈料一九八二年，美國方面創造了「食鬼」（PAC-MAN）遊戲，瘋魔全國，連大學教授都得閒去打機，經傳播媒介大力渲染，「食鬼」進攻香港，而電子遊戲中心就這樣興旺起來，以後這遊戲就層出不窮了。

好了，有必要向大家介紹「打機」創始人，他是美國一位年輕的電子工程師布斯諾（NOLAN BUSHNELL），一九七一年發明「打乒乓球遊戲機」，黑白畫面，乒乓球單調的彈來彈去，毫無變化，亦無色彩，更無音響效果，非常乏味。

儘管如此，布斯諾將遊戲機安置在一家酒吧裏，不到兩天，機器突然停頓，經布斯諾檢查後，發覺原來機內塞滿輔幣，致無法運行。

「發達囉！」

一九七二年，布斯諾組公司，將這種電子遊戲機正式投產，開創打機潮流。

𠯿舌

「放咗工，搵間酒吧，DAP番杯喱！」

「辛苦搵來自在食，DAP番幾味先！」

「佢出名大色狼嚟㗎，小心俾佢DAP咗！」

嘩，趣怪香港話，今次寫到要借英文音，非常誇張。

香港人通常叫「飲番杯」做「DAP番杯」，「吃幾味菜」做「DAP幾味」；還有粗鄙用法，吃了性便宜，就叫做「DAP咗條女」或者「DAP咗條仔」也。

不過，「DAP」字在好古老時代是有正寫的，只是給遺忘了。

羅忱烈教授撰《說文解字裏的粵語字》，把它鉤沉出來：「《說文》舌部的『𠯿』字，音他合切（DAP），解作『歠』，就是『飲』的意思。」

《段注》指出「𠯿」可作「啑」。

《禮記・曲禮》教人曰：「毋啑羹。」《段注》再指出，「啑羹」（或者「𠯿羹」）即「流飲」，即一邊飲一邊自嘴角唇邊淌流下來（顯然係狼吞虎嚥才會這樣），所以是失禮的，《禮記》教大家不要這樣做。

因此「𠯿」的意思有細嘗飲食，非常享受的感覺，經常聽得人說：「慢慢𠯿吓嘆吓，人生至緊要識得享受也。」

香港人愛自創字，將𠯿字，俗寫爲「嗒」，約定俗成，再沒有人識「𠯿」清楚這個字了。

白灼

「白灼龍蝦，每兩十元。」

香港食海鮮乃係舉世知名，一談到烹食蝦類，常以「白灼」爲最佳食法，謂以能保持鮮味，如今最流行也。

所謂「白灼」者，即在白水中不放進油鹽及其他調味品，而煲熟吃之。這種食法，古已有之，但原字寫法係「白瀹」，方言專家認爲係古代吳語。

「瀹」，據《集韻》，音「以灼切」，乃「以湯煲物」之意。

「灼」，據《廣韻》，音「之若切」，乃「燒也，炙也，熱也」。

很清楚看到，如果用白水煲熟食物，就應該以「白瀹」之字最爲標準了。

「白瀹」用例，可見於《南史》卷二十八「褚裕之傳附褚澄」，描寫南齊吳郡太守褚澄爲一冷疾五年未愈之人治病，澄爲診脈，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瀹雞子過多致。」於是開一劑藥給病者服用，未幾嘔吐大作，竟然吐出十多隻小雞，簡直係匪夷所思也。

大概是因「瀹」筆畫繁複，傳到廣州方言，索性借近音字「灼」代替之。

打救

「耶穌基督、觀世音菩薩、如來佛祖，快啲嚟打救我呀！」

嘿，我們香港人好多屬於「大喊十」，一遇危難或緊張，竟然叫滿天神佛幫他，可算非常誇張也。

現代漢語所說的「挽救」、「拯救」、「救助」、「援助」等，廣州口語多說作「搭救」，但去到趣怪香港話，則衍爲「打救」了，不過，「搭」、「打」一聲之轉而已。

「打救」的前身「搭救」，亦有很古老的漢語淵源，常見於元明的俗文學作品中。

例如《元曲選・漢宮秋》：「他也紅妝年幼，無人搭救！昭君共你每有甚麼殺父母冤讎？」

又《元曲選・桃花扇》：「也是我不合搭救你，你將這惡言詞展賴我。」

元曲好多見例，明代小說亦不鮮。《西遊記》四十五回：「半空中，又有四海龍王一齊擁至……行者又謝了敖順道：『前者虧令郎縛怪，搭救師父。』」

《金瓶梅》三回，描寫王婆和西門慶合計勾引潘金蓮：「你先把袖子向桌上拂落一隻筷下去，只推拾筷，他若鬧吵起來，我自來搭救。」

後來「搭救」保留在廣州方言。

出馬

某夜電視機播映功夫片，聞得老土對白：「唔駛驚，等師傅出馬，俾個下馬威班友嘆下！」

嘩，這趣怪香港話「出馬」，成個系列來的，先係講唔掂數，兩幫「人馬」磨拳擦掌，「紮晒馬」，跟着「放馬」大打出手，唔夠打一方返去「班馬」，請出師兄，就係「師兄出馬」，請出師姐，就係「師姐出馬」，再唔係就「師傅出馬」，打倒對方就係施「下馬威」也。

嘿，這「出馬」又係古老之中國俗話，據陸澹安編著《小說詞語滙釋》：「『出馬』，原指將士上陣交鋒，但是因任何事而上前與別人較量，也可稱『出馬』。」

《二刻拍案驚奇》第二回有用例：「張生曉得此言是搦他師父出馬，不敢應答。」

既然「出馬」屬舊有，這「下馬威」當然一樣有來源也。

《西遊記》第三十八回：「不如先與他一個下馬威，嚇他一嚇。」

《二刻拍案驚奇》第二十一回：「李彪終久是衙門人手段，走到竈下，取一根劈柴來，先把李旺打一個下馬威。」

《小說詞語滙釋》亦有解釋「下馬威」：「一開始便使用嚴厲的手段壓服人。」

匿

「嘩，債主臨門，搵個地方匿埋先！」

「嘿，咁抵死，匿埋佢嘅銀包先！」

沒錯，趣怪香港話吸納多方俗語，當躲起來或把某物收起，就稱之爲「匿埋」，而此「匿」係讀如「柄」也。

《嘉應州誌》：「俗語藏匿，曰匿。」

《東莞縣誌》：「藏匿曰匿，匿讀曰土音柄。」

嘿，原來此字古老到《說文》已經有記，而且都係同一個意思：「匿，側逃也。」段注補充解釋，此「匿」又可寫作「陋」：「《堯典》之側陋，謂隱藏不出者也。」

著名考據學家章太炎著《嶺外三州語》認爲：「匿」與「秘」相承，他說：「《秦紀》始皇崩於沙丘，秘不發喪，此屬事言秘，《後漢書・袁安傳》之秘器，班超之秘寶，此屬物言秘……《漢書・盧綰傳》，綰愈恐，閟匿師。古曰閟，閉也，閉其蹤跡，藏閉其人也。」

閟與秘通，此屬人言秘。秘、柄一聲之轉，秘之爲匿。

章太炎之推論，「秘」係用着形容隱藏事實和收藏事物，而「閟」則形容人物的逃遁藏匿，但「秘」也好，「閟」（或「閉」）也好，與「匿」（音「柄」）乃一音之轉罷了。

變卦

「萬一有變卦，即刻好打電話畀我呀！」

沒錯，香港地發展神速，一日千里，變化莫測，好難適應，唯有以靜制動，睇吓有乜「變卦」再作打算也。

據饒秉才主編《廣州音字典》：「變卦，已定的事情又改動。」

趣怪香港話「變卦」，係有深厚之中國文化淵源，因爲「卦」是《周易》中象徵自然現象和人事變化的一套符號，「卦」的玄妙係在於「變」，如何「變」？非我此輩門外漢所明白也。

不過，「變卦」成爲俗話，早在元曲之中出現了。《梧桐雨》三折：「似恁地對咱，多應來變了卦。」

明代的通俗小說經常用到「變卦」。

《警世通言》第三十一回：「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若再有人攛掇，怕不變卦？」

《拍案驚奇》第二十回：「卻只有那婆子看看，恐怕兒子變卦，和老兒拆開了手，推出門外。」

可見這「變卦」早就流行了，當然到今時今日香港人好談占卦算命前生後世風水物理等。

「變卦」此趣怪俗話更加不能遺忘也。

扠

「哼，呢單嘢唔關你事，唔該你唔好扠隻手埋嚟！」

「嘩，佢啲仔女好冇家教㗎，挾餸亂咁扠，仲扠到埋人客面前！」

沒錯，趣怪香港話但凡講到「插手」、「刺取」等，就會出動很生猛的「扠」字了。

此「扠」有好古老來源，甚至《玉篇》已見：「扠，楚牙切，橫扠也。」稍後《集韻》亦見：「扠，初加切，挾取也。」前者解爲樹木的橫枝（大若其時之古文「叉」、「杈」、「扠」，同音便共用了）；後者解爲「挾取」，但仍沒有「刺」和「插」的意思哩！

大概東漢鄭玄注《周禮・天官・鼈人》一句「以時簎魚鼈龜蜃凡貍物」，其注文曰：「簎，謂以扠刺泥中搏取之。」這「扠」顯然是指刺魚鼈的工具，後來便引伸爲「刺取」了。

《柳河東集》卷四十二《同劉二十八院長述舊言懷》詩：「貯愁聽夜雨，隔淚數殘葩……岸蘆翻毒蜃，磎竹鬥狂摩，野鶩行看弋，江魚或共扠。」

「共扠」，一起去扠魚也。

趣怪香港話的「扠」係唐人語詞遺留，不過發展到今時今日卻相當生猛：「嘿，搵個八卦鏡射我，我攞把戟扠你！」

頂缸

「唔關佢事，佢頂缸㗎咋！」

「佢自願做替死鬼，代人頂缸！」

嘿，趣怪香港話但凡講到替人頂罪，代人受過，就叫做「頂缸」。

尤其五十年代香港，煙格賭檔妓寨開到成行成市，警察冚檔拉人之際，必有「替死鬼」自動認罪：「阿SIR，係我開㗎！」可見，其時「替死鬼」乃係專業，專替幫會人物「頂缸」，拿一筆安家費坐監可也。

此「頂缸」好早已在中國俗話中出現了，而且例子頗多……

元曲《陳州糶米》四折白：「你不知道，我是僱將來的頂缸外郎。」

嘿，所謂「僱將來的頂缸外郎」，其精神面貌與現代香港非常相似，「替死鬼」受僱頂罪，睇錢份上可也。

「頂缸」，舊時的通俗小說講得不少。

例如《西遊記》第二十七回：「三藏回入棄面道：『是那三樁？』行者道：『明日要你頂缸、受氣、遭瘟。』」

例如《紅樓夢》六十一回：「平兒聽了笑道：『這樣說，你竟是個平白無辜之人，拿你來頂缸的……』」

「頂缸」發展到今時今日，就有「孭鑊」這個俗話出現也。

轉彎

香港話「轉彎」有好多重意思，最表面當然係「轉圈」或「拐彎」，（例如「揸車扭軚轉彎」），但經常有較複雜的意義，舉例說明：

「佢講說話總係轉彎抹角。」（意謂「講極都唔入主題」）。

「呢單工程有冇轉彎嘅可能？」（意謂「能否順利挽回」）。

「佢雖然有所決定，但唔排除會轉彎嘅可能。」（意謂「回心轉意」）。

唉，咁複雜，當然又係古語了。

沒錯，「轉彎」係由「轉圜」演變出來的。例見《漢書・梅福傳》：「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顏師古注：「不及，恐失之也。轉圜，言其順也。」

這「轉圜」，即是肯聽別人意見，順其所提議，反映出國家執政者的英明，相信此現象在中國歷史上是罕見的。

《玉堂薈記》就寫出執政者的愚昧可悲：「袁崇煥既被執，遼東兵潰數多，皆言：以督帥之忠，尚不能自脫，我輩在此尚何爲……。上乃出諭，謂暫令解職聽勘。而先之言深，卒無轉圜之意。」

嘿，一於唔肯「轉彎」，典型的封建死硬派也。

做人情

「呢排幾單結婚請飲，眞係做人情做到手軟呀！」香港打工仔女經常這樣說。

沒錯，「做人情」，亦即係送禮，古已如此，特別中國舊日喜慶喪葬極重排場，所送之禮也要很厚，這種觀念今仍存在，雖然淡薄得多了，尤其白事，除花牌外，已不會再做其他「人情」了。

杜甫《戲作俳諧體遣悶》中有：「粔籹作人情。」

高文秀《遇上皇》第一折：「父親，這三日吃酒。有些人情，所以吃酒。」

可見，「人情」並非新名詞。

不過，香港人愛講爲「做人情」。而且五十年代社會風氣甚差，政府部門、洋行等普遍流行送禮，「做人情」變成「走後門」，係一種賄賂和貪污的過程。

唉，其時盛行之趣怪俗話就是「人情緊過債」，寧願欠債都要人情，一來因爲時人頂愛體面，二來出於非靠送禮不能上下打點。

「好喇，算喇，做個順水人情喇！」此乃「做人情」新境界，大抵意指替別人做一件事，在自己不過是舉手之勞，不須受惠者酬報，但受者可能獲益不少，對他永遠感激不盡，這是一種精神上的「人情」也。

打九九九

「好呀，你唔走嘛，我打九九九拉你！」

「火燭，快啲打九九九喇！」

嘩，趣怪香港話竟然講到警察總部嗰條超級熱線，凡遇盜劫火警，以及謀殺意外死傷的緊急事件，一撥「九九九」電話，警車消防車及救傷車即風馳電掣而至，場面非常悲壯也。

所以，「打九九九」，係救命，又係搵執法者求助之意。

大家都以爲設置這種緊急電話，並以「九九九」爲號碼，是本港特有的措施，其實不然，管治香港的英國倫敦早已有「九九九」電話，而且正是蘇格蘭場（SCOTLAND YARD）的重要措施之一。

蘇格蘭場是英國警察總部的俗稱，因爲當年（本世紀初），倫敦警察總部位於蘇格蘭場，所以變成了英國警察制度之代名詞。

其時，「九九九情報室」，就成爲蘇格蘭場的神經中樞，每逢九九九告警電話一到，這裏即有一盞紅燈閃閃示警。室內有特殊繪製的地圖，當值人員能根據報告立即找到出事地點的所在，跟着警車出動。

在本世紀初，它被認爲是全世界最完善的警察通訊系統，後來香港警察制度向英國學習，於是又多了個趣怪俗話。

打戲釘

那天，聽得老人家如是說：「舊時家在戲院附近，得閒就打戲釘，我的童年如此度過。」

於是，我記起了一句趣怪香港話「打戲釘」了，甚麼意思？一定難倒很多人呢。

原來舊時香港戲院做大戲，演了半場之後，便不再收入場券，那些街坊或小孩子，如果與戲院的工作人員相熟，便會乘虛而入，站在後座的「企位」觀戲，看到散場爲止，竟不費半分錢。這種賴着面皮，討戲院便宜的看戲方式，就叫做「打戲釘」。

但何解稱「釘」哩？又有來源也。

廣州俗話有句：「好仔不當兵，好鐵不打釘」。

當年當兵者必係爛仔，打釘的鐵，一定是廢鐵，沒有用的爛銅爛鐵才拿來製造鐵釘；而鐵釘價值低賤，那些「三行」師父替人家打一兩口釘，有時是奉送的，不會怎麼計較，因爲一門釘只值幾分錢的。

所以，「好鐵不打釘」是有指人不成材的意思。

睇戲不願意付錢，偷偷摸摸入場站企位，正當人家視之爲「賤格」，不許孩子有此抵賴行爲，所以貶之爲「打戲釘」也。

「打戲釘」後來又發展到「打書釘」——進書店不買書，站着把書看完爲止。

打眞軍

「嘿，佢哋兩幫人馬帶齊武器，打眞軍開大片呀！」

沒錯，言人「開大片」除有「演全武行」之外，尙有俗話「打眞軍」，但凡出動眞刀眞槍上陣開片，舊時就叫「打眞軍」了。

沒錯，這「打眞軍」又與戲班有關，特別粵劇武行經常強調眞功夫，因爲相傳紅船子弟盡得少林眞傳也。

何解？清朝政府認爲少林寺潛伏反清復明勢力，數度派兵清剿，火燒少林寺，導致少林高手紛紛逃遁南方，很多混進紅船躲避，於是就將武功傳給粵劇武行了。

其時的武生武旦們最看不起花拳繡腿，經常宣稱他們在舞台上所打的是眞功夫，爲表現其精於技擊好勇鬥狠，就索性帶眞武器上台表演，標榜曰：「打五色眞軍器，包喝三個大彩。」

「五色軍器」，刀槍劍棒釵也。

嘩，眞刀眞槍上陣當然驚險無比，而刀光劍影之外，還發出犀利飛鏢，直插戲棚大杉，搖搖欲墜，使人驚心駭魄……

把所謂「打五色眞軍器」縮短來講，就是「打眞軍」了，而發展到後來，但凡言人之「假戲眞做」（或「玩眞」），亦一律稱「打眞軍」也。

演全武行

「嘩，兩幫人馬大打出手，演全武行呀！」

沒錯，舊時香港搵食艱難，好多行業結集成幫派，動不動就數百人羣毆，場面極之悲壯，好多趣怪俗話由此而生，例如「打大交」、「開大片」、「打眞軍」等，較文雅一點的，就叫做「演全武行」了。

「武行」，其實係戲班用語，負責戲中武打者就叫「武行」，計有「武生」、「武旦」、「武淨」、「武丑」及「上下手」（即今之龍虎武師），屬相當大族，佔戲班人數最多。他們雖然聲名不顯，待遇甚薄，但團結力極強，倘遇本行中有一人被欺侮，就會傾巢而出……

余慕雲著《中國戲劇史》記載上海發生的事：「曾有某名旦於大新街亦舞台出演時，以細事與某武行口角，旋至動武，並傷及某武行面部，因而大動公憤。翌晚，羣皆袖藏匕首，擁至後台，咸謂非將某名旦雙眸挖去，事不已也。某旦聞悉，驚恐萬狀，幸經滬上某聞人出任魯仲連，命某旦宴請全體武行，並收其爲義子，此事乃寢。由此可知，若輩團結之堅固與夫勢力之雄厚矣。」

不過，意氣之爭好多時引致羣毆，此之謂「演全武行」也。

嘵

「佢請客呀？一於趙番餐勁嘅！」

「個衰人冇啲良心，趙完鬆！」

趣怪香港話一講到吃，就叫做「趙」。「趙番餐」即係「食番一餐」；「趙完鬆」即係「吃完就鬆人」，多數江湖男女的性關係用語，暗示「吃了性愛便宜便不顧而去」；「趙完鬆」之外，還有「趙完唱」呢。

唉，眞有點想不通，「趙」只係姓氏一字，何解會變成「吃」？一定是借音字。

據羅忼烈教授《說文解字裏的粵語字》指出：「《說文》口部有一個『嘵』字，粵語音『趙』，是嚼、齧的意思。」

我的疑團立刻得到解決，原來「趙」乃古漢語「嘵」的借音字。

羅教授還引了《禮記・少儀》的用例：「侍食於君子，小飯而亟之，數嘵。」

所謂「亟之」是快的意思。

「數」字俗音「速」，「數嘵」就是快快咀嚼。

所以，「嘵」本來就有吃得快的意思，我們現在還時常聽得人講：「喂，喂，嘵快啲喇，夠鐘收檔嘞！」「係嘞，得嘞，我最多大啖啲嘵喇！」嘿，正式係「嘵完鬆」也。

擦番餐

「牙擦擦」之「擦」字，古字寫作「齰」，字的結構複雜難寫，連字房工友或植字的大哥都唔歡喜，不寫正字也吧。

不過，趣怪香港話之「擦」又另有變化，我們經常聽得人說：

「嘩，阿孤寒鐸竟然請食晚飯呀，一於擦番餐勁嘅，擦到佢破產爲止！」

此「擦」並非「牙尖嘴利」咁解，而係「吃」，「擦番餐」等如「吃一頓」，「擦餐死」等如「大吃特吃」。

唉，越看越沒理由，爲甚麼這「擦」與「吃」又有關係，從字形到字義一點都冇相關，難道又有古字不成？

沒錯，大膽假設，「擦」之古字係「䶕」或「齚」。

《說文》：「䶕，齰齚也，從齒卒聲。」這裏指出，「䶕」與「齚」可以同用。

《玉篇》認爲二字相通：「䶕，齚也。初栗切。」但這些古老字書並沒有把兩字的讀音講得清楚，倒是現代版本的《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收錄了「齚」字：「音責，咬嚙。」還引《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作例：「魏其必內愧，杜門齚舌自殺。」

廣州及香港話「擦番餐」之「擦」顯然在音與義都同「齚」（或「䶕」）極相近，況且有「齒」才有得吃也。

擺路祭

舊時，香港人認爲孩子們踎街邊檔，通街食嘢有失斯文，就會很不高興的加以責罵：「吓，你估擺路祭呀！」

「擺路祭」，早已遺忘的趣怪香港話，卻源於非常古老的喪禮儀式。「路祭」，自唐已盛行，出殯時，親友在靈柩經過處設筵致祭，名爲「路祭」，又叫「路奠」。

宋司馬光《書儀》有載此儀式：「奠於與所經過者，設酒饌於道左右，望柩將至，賓燒香酹茶酒，祝拜哭。柩至少駐，主人詣奠所拜，賓哭，從柩而行。」

中國人非常重視厚葬，出殯儀仗隊巡遊大半天，中途當然要在路邊吃點東西呢。

《紅樓夢》第十四回寫賈府出喪：「走不多時，路上彩棚高搭，設席張筵，和音奏樂，俱是各家路祭。」

嘿，非常誇張，「設席張筵」，用今之俗話：「喺街邊擺番幾十圍酒席也。」

舊時禮教「沽酒市脯不食」，將沿途就地吃東西看作是有失斯文，所以嘲爲「擺路祭」，意謂：「食得咁過癮，送殯呀！」

不過，時移世易，今之大都會甚而視露天茶座（摩登大牌檔之類）爲高格調享樂，還理他甚麼擺路祭呢？

中國人以死後，得有風光大葬爲榮，所以，白事舉殯是非常講究的，必須做到大陣仗才滿意。而老人家的傳統觀念，又要在家中過身才算「好死」，因此，早期在香港出殯，每每先要搭棚架，將棺木由仵工從樓上抬下，隨道士開路，和吹打佬組成的出殯儀仗隊引領，孝子、親友、家屬在後面擔幡及抬着紙紮祭品而行，整隊人龍（過百人也屬常事），在街上遊行，兼要擺路祭，款宴親朋。很多時，並有警察開路及維持秩序，好不熱鬧，現在已經成爲絕響了！

心照

「晚飯跳舞直落，全部我嘅，不過，嗰單嘢，你心照喇！」

沒錯，未有廉政公署前的香港人心態，有事搞唔掂，就會走後門，洗黑錢，然後含蓄的講句：「心照喇！」

嘿，這「心照」，表面意思係「心裏明白」，但另一趣怪香港話「照起」（即「關照住」）可以作補充；「心照」者，即係「用個心照起」也，但無巧不成話，「心照」卻散見於明清通俗小說中……

例如《二刻拍案驚奇》第六回：「只好問問父母安否？彼此心照，眼淚從肚裏落下罷了。」

又例如《儒林外史》第四回：「湯父母雖然不大喜歡會客，卻也凡事心照。」

這種「心照」，北方還有另一俗話，叫做「外甥點燈——照舊」，意指外甥通常都關照舅父的，「心照住舅父」，而「舊」是「舅」的諧聲。

《通俗編》有解釋：「風人之體，但取音同，不論字異，今諺亦然，如云外甥打燈籠照舅，以舅爲舊也。」

《醒世因緣》第六十二回：「雖知江山難改性難移，外甥點燈，還是照舊。」

可見，大江南北，「心照」之風不改也。

騸牀騸蓆

「佢飲咗好多酒，結果醉到碌地，典來典去！」經常聽得人這樣說。

我們香港人好鍾意說「典牀典蓆」——形容晚上不能眠，在牀上滾動着。

舊時廣州人打架，打到碌地滾來滾去，就叫做「典地沙」——初時係形容貓、狗、馬等畜牲在沙地上翻滾，磨擦皮毛，後來索性拿來講人之行爲也。

但想深一層，此「典」係字典之「典」，典故之「典」，沒任何理由會變成「滾來滾法」之動作，一定另外有字的，所以有必要搵番個正字出來睇下……

沒錯，大膽假設，古漢字「騸」就係今之「典」，段氏《說文解字注》說：「騸，馬轉臥土中也。從馬展聲。」段氏指出，各版本之《說文》雖沒載此字，但古籍《藝文類聚》曾引《說文》，解作「馬臥土中也」，似乎《說文》曾有過此字。

《廣韻》提過讀音：「騸，馬土浴也。陟扇切。」顯然「騸」音近「典」也。

這字的原義係馬在地上滾，後來用來描寫人在地上滾，見於《宋朝事實類苑》卷五，它記載了海外「毛羅島」人的習俗：「……犒其酒食，食罷，以手捧首而騸，意若懽感。」

所以，「典牀典蓆」的「典」應該係「騸」也。

趯得就趯

「九七期近，趯得就趯！」

唉，香港末世情，大衆心態，「有機會移民，就好趯嘞！」

「趯」，省港澳獨有之俗話，係音「笛」，可以代替「走」字用，例如：謂人挾帶私逃則說「趯路」、謂人抱頭鼠竄則說「趯唔切」、謂人有咁遠走咁遠則說「趯到冇雷公咁遠」等。

似乎這「趯」字，比「走」更生動更傳神呢。

不過，「趯」係極古老之漢字，遠在《詩經》中可見。

《召南・草蟲》有此詩句：「喓喓草蟲，趯趯阜螽。」其時之「趯」作何解釋？《毛詩》：「趯趯，躍也。」

《史記・春申君列傳》：「趯趯兔。」

「趯」的原義爲跳躍貌，後來引伸爲奔走之義，像蟲一樣的跳，像兔一樣的跑。這古漢語慢慢地不被採用，只保留在廣州的方言中。

《郝通志》：「廣州謂走曰趯。」

《東莞縣誌》：「疾走曰趯……今土音讀與笛、糴相近……」唉，九七期近，「趯得就趯」、「最驚趯唔切」、「諗盡辦法都要趯」？未必係正途，要知道，人間無樂土也。

加拿大香港文献资料中心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1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 Toronto, Canada • M5S 1A1

參考書目

楊爲珍、郭榮光	《紅樓夢辭典》	山東文藝出版社	1987 年
饒秉才	《廣州音字典》	廣東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湯草元、陶雄	《中國戲曲曲藝詞典》	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1 年
饒秉才、歐陽覺亞	《廣州話方言詞典》	商務印書館	1981 年
胡祖德	《滬諺外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
劉正琰	《漢語外來詞詞典》	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5 年
仁赫	《俗語典故精選》	北京農村讀物出版社	1991 年
溫端正	《中國俗語大辭典》	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9 年
吳開斌	《簡明香港方言詞典》	廣東花城出版社	1991 年
趙榮光	《現代粵語》	雲華語文學苑	1972 年
周振鶴、游汝杰	《方言與中國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上海南滙縣文化所 上海民間文藝家協會	《哭喪歌》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88 年
丁世良、趙放	《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滙編》	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1991 年
中華民俗方言文獻	《方言等號》	文海出版	1985 年
舒蘭	《中國地方歌謠集成》	渤海堂文化公司	1989 年
武占坤、馬國凡	《諺語》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王樹山、尙恒元	《古今俗語集成》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中國民俗方言謠諺叢刊初編》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1989 年
王捷、徐建華	《中國俗語》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2 年
羅翽雲	《客方言》	台灣文藝出版社	1984 年
丁惟汾	《俚語證古》	齊魯書社	1983 年
羅肇錦	《講客話》	自立晚報社	1990 年
張洪年	《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	香港中文大學	1972 年
莊世光	《廣東話指南》	文史哲出版社	
李鑑堂	《俗語考原》	文海出版社	1937 年
馬學新、曹均偉	《上海文化源流辭典》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92 年

波多野太郎	《方志所錄方言滙編》	橫濱市立大學	昭和 47 年
陸澹安	《小說詞語滙釋》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
王利器	《金瓶梅詞典》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8 年
上海市紅樓夢學會 師範大學文學研究所	《金瓶梅覽賞辭典》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
溫瑞政	《中國俗語大辭典》	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9 年
吳漢癡	《切口大詞典》	上海東陸圖書公司	1924 年
曲彥斌	《江湖隱語行語的神秘世界》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胡竹安	《水滸詞典》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1989 年
張龍虎	《人稱稱謂詞滙釋》	廣東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孔仲南	《廣東俗語考》	南方扶輪社	1933 年
張孝忠、閻德年	《古今稱謂語詞典》	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1988 年
劉廣和	《熟語淺說》	中國物資出版社	1989 年
尙英時	《俏皮話精選》	常春樹書坊	1980 年
富宗	《風趣俗語 6000 條》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馬國凡、高歌樂	《歇後語》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譚永祥	《歇後語新編》	山東教育	1984 年
張平	《歇後語 8000 條》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寧榘	《古今歇後語選釋》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82 年
施寶義、盧堯逸	《歇後語例釋》	商務印書館	1985 年
閔彥文	《歇後語大全》	甘肅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鄭世忠	《歇後語 2000 條》	中國城市出版社	1991 年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	《中國語文通訊》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1989 年
HERBERT A. GILES	《A GLOSSARY OF REFERENCE ON SUBJECTS CONNECTED WITH THE FAR EAST》	KELLY AND WALSH	1886 年
屈大均	《廣東新語》	中華書局	1974 年
李洞兄	《粵東筆記》	上海今文堂	1915 年
陳昌齊	《廣東通誌》	——	清道光2年

作者簡介

吳昊，影評人、編劇、電視監製、專欄作家、電台節目主持、舊文物收藏家、香港歷史民俗研究員、大學講師、傳媒顧問。

此人，研究香港社會史經年，出版「香港學」的書籍已有多本，《香港老花鏡》、《懷舊香港地》、《亂世童眞》、《風月塘西》、《香江風塵史》、《香港回望》、《回到舊香港》、《香港怪談》等。

「香港俗文化語言鮮有人研究。」吳昊說：「它一樣記錄於香港社會生活面貌。」

於是，吳昊妄自尊大，發放宣言，要把香港俗文化語言一網打盡，當然又要經年累月的搜集功夫，請大家可憐一下他，幫幫他吧！

香港話大系

《俗文化語言》

姊妹作

《次文化語言》

香　港　新　方　言　概　論

彭志銘著

已經出版・各大書局有售

・「坐花廳」何解等如「坐監」呢？

・「三衰」係乜嘢？「六旺」又是甚麼？

・放貴利的，點解會俾人叫做「大耳窿」呢？

・「墨超」，太陽眼鏡乎？它原是中國官大人斷案時所戴？

・唔講唔知，美國紐約和三藩市兩個大埠，曾爲粵菜「雜燴」一詞之起源，對簿公堂。

・「沖涼」，並非廣東話，也不是香港話，而是……

・出賣朋友的「二五仔」，原來是一位少林高僧？

4 892160 000022

文文化
現象文化
時代見証

962・7420・05・22A
SCB 164 $60
Printed in Hong Kong